民國叢書

第四編

·60·

文學類

粵東之風　羅香林編

歌謠論集　鍾敬文編

歌謠與婦女　劉經菴編

上海書店

一

粵東之風

羅香林編

序一

我國風詩的采集，發達最古，都把地方的名詞，來作爲一種標記。因爲各地風俗不同，所以古代把各地的歌詩采來，作爲觀察風俗的材料，這就是稱爲風詩的緣由。他的目的，在乎實用方面，文藝的賞鑑，却是在其次；就是賞鑑，也重在聽他的歌聲，文彩却在其次。

我國最古的風詩，就是十五國風，都在中國北部采集來的，只有周南召南及陳風，稍入南方。陳在陳州，周南召南，據胡承珙毛詩後箋采王夫之說：「召南在漢中商，领，興安，鄖，夔，順慶，保寧一帶；周南在南陽，襄樊，承天，（竟陵）德安，光，黄，汝，潁一帶，」都在江漢江淮之間，沒有采集到揚子江以南。當周朝初年，楚受封於丹陽，在宜昌的歸州東南，北枕大江，與夔國並處；後徙枝江，亦名丹陽，北據大江，是最初的楚地，似在江南多些。因爲楚是子爵，他的初封，

不過五十里，周南召南還沒有達到楚國疆域以內，所以他們的詩，沒有一句涉乎楚國的。近來有人說：「周南召南就是楚國的風詩，」這是很不對啊！到了戰國的時候，屈原的九歌崛起於江南，後人集爲楚辭，於是歌詩就擴張到楚國，並是擴張到江南了。漢武帝立樂府，采各地的歌詩，也用地名來做標記，也是一種風詩。他所采的，北方却到了燕、代、雁門、雲中、隴西；南方却不過到吳、楚地方。我看漢書歌詩的目錄，就可以知道，可惜他采集的詩，已經亡了。可是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却有楚調曲三卷，吳聲曲四卷，又有西曲三卷，是襄陽、石城（竟陵）樊、鄧、江陵、荊州、巴陵、尋陽、壽陽、揚州各地方的歌詩，實在也不出乎吳、楚之外；惟有巴州之竹枝詞，道州之欸乃曲是兒童舟子所唱，流傳得很廣。又有蜀國弦、蜀道難、湘中弦、湘中曲、豫章行（唐薛道衡豫章行云：「江南地遠接閩、甌，」又云：「君行遠過茱萸嶺。」）越城曲、永嘉行等等，那末更擴張到五嶺那邊去了！樂府詩集采集北方的歌詩，擴張得更遠，所以說是到中國本部的塞外，所以他

的功績也不小；但是對於南方的五嶺以南，却還沒有！近來興寧羅香林君，有粵東之風第一集三卷，於是我國的風詩，方采集到最南部。自從周朝初年算到現在，這種工作，經過三千年，方從最北采到最南，羅君的功績，實在比較搜集楚辭的功績，更加卓越了！

有人說：「番禺劉彬華所采集的嶺南羣雅，和南海伍崇曜所采集的楚庭耆舊詩等，都是粵東的詩；其他五嶺以南的，如福建、廣西、雲南和貴州的南部，都各有他們的全省總詩集，采風問俗，也足以窺見全豹，羅君似不得專美的！」我以爲不然！他們所選各省的總詩集，都是選文人學士的詩，足以代表各個人的性情，不足以代表一地方的風俗；是裝飾的，不是本色的，性質迴乎不同。又有人說：「粵東歌詩的采集，成爲專書的，已有好幾家了！如李調元的粵風，這算是最早的，現在還有李金髮的嶺東戀歌集、劉信芳的梅縣歌謠集、鍾敬文的客音情歌集、苗志周的兩粵情歌等，却也不少；而且零零碎碎見於詩話、見於週刊的，還有好幾家，所以采

集粵東的歌詩，羅君也不能專美的！」我以爲羅君的粵東之風，雖然不能算首倡，却希望可以集大成！他把這件事看得很重大，要追踪十五國風，這一點見識，就高出於衆人之上啊！至於解剖的細密，整理的完善，也是他們所不能及的！

有人說：「羅君的粵東之風，僅僅采集客家的歌謠；他的客家歌謠中，大部分多是情歌，這那裏可比得十五國風呢？」我以爲十五國風的鄭、衞，大都是情歌，姑且不說；就是周南召南裏邊的情歌，却也不少。客家是汝南的遺民，就是周南的嫡裔。周南的詩，共有十一篇，開首第一篇的關雎，就是情歌，他思念所求的淑女，甚至「寤寐思服，轉輾反側；」其他若葛覃、若卷耳、若樛木、若螽斯、若桃夭、若芣苢、若漢廣、若汝墳、若麟止，無非是戀愛懷人，無非結婚生子，十一篇倒有十篇，多是這種事情；尤其是遵彼汝墳這一章詩，所謂「未見君子，惄如調飢；已見君子，不我遐棄」，這種熱烈的感情，和客家情歌中見心肝等篇，不相上下，多是赤裸裸地直喊了出來；因爲戀愛後不能結婚，或者結婚後無可戀愛，都是人

生最不幸的事！所以戀愛和結婚兩件事，是缺一不可的！我們中國講禮敎的人們，不許戀愛，只許結婚，結果戀愛這件事，無論在結婚前結婚後，只在暗地裏進行，大都不得遂他們的願望，坑殺了世間不知多少男和女。唉！你道可憐不可憐呢？周南這幾篇情歌，產生在禮敎沒有興起以前，現在已被人講得來着了禮敎的衣服，不是赤裸裸的了；他們嫡裔客家的情歌，也只能在山椒海澨的地方，讓那些樵女耕夫們高聲直唱；一進了城市，遇着了被禮敎麻醉的人們，就假撇清說道：「這是下流的東西唱的！」其實他們自己往往有了這種苦趣，沒有地方去哭訴！這眞是社會上一個很大的問題！羅君把客家的情歌搜集起來，發揮戀愛的必要，固是一件急要的事；可惜客家以外，廣東其他各族，不是從中原禮敎之鄉去的，我想他們的戀愛，更能自由發揮；他們的情歌，必更新鮮好聽，將來還勸羅君趕快的搜集，完成這件大事！其他若生活歌、兒歌等等，可以發現很大問題的，一定不少，也須從速完成工作！

從前我在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所」，也曾參預發起一個「歌謠研究會」，刊行了一種歌謠週刊，采集各省的歌謠，有數千首。關於粵東歌謠，藍孕歐、王信我、謝琪、胡幼蕃……諸君，各有數首或數十首，登載在週刊上；又有北大歌謠研究會裏一個健將鍾君敬文，他一人搜集了千首左右，前面已經舉過他的客音情歌集，還有峯歌集和戀歌集等，已經出版了。羅君的粵東之風得他們的幫助不少；不過北大的許多歌謠，還沒有大規模的分省整理，將來羅君的粵東之風完全輯成，廣東一省，可說是整理就緒，可以做其他各省的模範。各省有志於此的人，一定能聞風興起，完成我國二十一省及其他特別區域的風詩，上繼十五國風，豈不是一件大事業嗎？羅君！羅君！不要放棄這件首功，趕快努力去做罷！

一七，八，二，朱希祖

序一

從民國六年，北京大學徵集歌謠以來，歌謠的搜集，成爲一種風氣，直到現在。梁實秋先生說這是我們現今中國文學趨於浪漫的一個憑據。他說：

歌謠在文學裏並不佔最高的位置。中國現今有人極熱心的搜集歌謠，這是對中國歷來因襲的文學一個反抗，也是……「皈依自然」的精神的表現。——浪漫的與古典的三十七頁。

我想他說的是實在情形；看了下面劉半農先生的話便可明白：

我以爲若然文藝可以比作花的香，那麼民歌的文藝，就可以比作野花的香。要是有時候，我們被纖麗的芝蘭的香味薰得有些膩了，或者尤其不幸，被戴春林的香粉香，或者是 Coty 公司的香水香，薰得頭痛得可以，那麼，且讓我們走到野外去，吸一點永遠清新的野花香來醒醒神罷。——瓦釜集八十

這不但說明了「反抗」是怎樣的，並且將歌謠的文學價值，也估計出來。我們現在說起歌謠，最容易聯想到新詩上去。這兩者的關係，我想不宜誇張地說；劉先生的話固然很有分寸，但周啓明先生的所論，似乎更具體些：他以爲歌謠「可以供詩的變遷的研究，或做新詩創作的參考」——從文藝方面看。

嚴格地說，我以爲在文藝方面，歌謠只「可以供詩的變遷的研究」；我們將牠看作原始的詩而加以衡量，是最公平的辦法。因爲是原始的「幼稚的文體」，「缺之細膩的表現力」，如周先生在另一文裏所說，所以「做新詩創作的參考」，我以爲還當附帶相當的條件才行。這因歌謠以聲音的表現爲主，意義的表現是不大重要的。所以除了曾經文人潤色的以外，真正的民歌，字句大致很單調，描寫也極簡略、直致，若不用耳朵去聽而用眼睛去看，有些竟是淺薄無聊之至。固然，用耳朵聽，也只是那一套的靡靡的調子，但究竟是一件完成的東西；從文字上看，却有時

竟粗糙得不成東西。我也承認歌謠流行中，民衆的修正，但這是沒計畫，沒把握的；我也承認歌謠也有本來精鍊的，但這也只是偶然一見，不能常如此。歌謠的好處却有一椿，就是率眞，就是自然。這個境界，是詩裏所不易有；即有，也已加過一番烹鍊，與此只相近而不相同。劉半農先生比作野花的香，很是確當。但他說的「清新」，應是對詩而言：因爲歌謠的自然，是詩中所無，故說是「清新」；就歌謠本身說，「清」是有的，「新」却很難說——我寧可說，牠的材料與思想，大都是有一定的類型的。

從淺陋的我看來，「念」過的歌謠裏，北京的和客家的，藝術上比較要精美些。北京歌謠的風格是爽快簡鍊，念起來脆生生的；客家歌謠的風格是纏綿曲折，念起來嫋嫋有餘情——這自然只是大體的區分。其他各處的，則未免鬆懈或平庸，無甚特色；就是吳歌，佳處也怕在聲音而不在文字。

不過歌謠的研究，文藝只是一方面，此外還有民俗學、語言學、敎育等方面。

我所以只從文藝方面說，只是性之所近的緣故。歌謠在文藝裏誠然「不佔最高的位置」，如梁先生所說；但並不因此失去研究的價値。在學術裏，只要可以研究，喜歡研究的東西，我們不妨隨便選擇；若必計較高低，估量大小，那未免是勢利的見解。至少從研究方面論，學術總應是平等的；這是我的相信。所以歌謠無論如何，該有牠獨立的價値，只要不誇張地，恰如其分的看去便好。

這冊粵東之風，是羅香林先生幾年來搜集的結果，便是說過的客家歌謠了。近來搜集客家歌謠的很多，羅先生的比較是最後的，最完備的；只看他前經採集的成績一節，便可知道。他是歌謠流行最少的興寧地方的人，居然有這樣成績，眞是難能可貴。他除排比歌謠之外，還做了一個系統的研究。他將客家歌謠的各方面，一一論列；雖然其中有些處還待補充材料，但規模已具。就中論客家歌謠的背景，及與客家詩人的關係，最可注意；前經採集的成績一節裏羅列書目，也頗有用。就書中所錄的歌謠看來，約有三種特色：一是比體極多，二是諧音的雙關語極多。這兩種都

是六朝時「吳聲歌曲」的風格，當時是很普遍的。現在吳歌裏却少此種，反盛行於客家歌謠裏，正是可以研究的事。「吳聲歌曲」的「纏綿宛轉」是我們所共賞；客家歌謠的妙處，也正在此。這種風格，在戀歌裏尤多，——其實歌謠裏，戀歌總是佔大多數——也與「吳聲歌曲」一樣。這與北京歌謠之多用賦體，措語洒落，恰是一個很好的對比，各有各的勝境。

歌謠的研究，歷史甚短。這種研究的範圍，雖不算大，但要作總括的，貫通的研究，卻也不是目前的事。現在只有先搜集材料，隨時作局部的整理。搜集的方法有兩種：一是分地，二是分題；分題的如看見她。分地之中，京語、吳語，粵語的最爲重要，因爲這三種方言，各有其特異之處，而產生的文學也很多。（說本胡適之先生）所以羅先生的工作是極有分量的。這才是第一集，我盼望他繼續做下去！

朱自清，北京清華園，

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晚。

自序

如果這本書是可以不要序文的話，我無論如何是不敢多費筆墨的，因爲做序文是頂無聊的工作。介紹書的內容嗎，編得這樣淺薄的東西，只要人家肯去看，自然一目了了，誰還要你去介什麼紹？批評書裏歌謠的價值嗎，反正文學是主觀的東西，說牠好，便是好，說牠不好，便是不好，好與不好，都是你自己的私見，誰還高興去和你爭論大家都說不出道理來的糊塗賬呢？

不過事實還是事實，理論上，雖然不許多說費話；實行上，却不能如是的乾脆。記得去年二月，我自清華合作社買了一本吳歌甲集，因爲個人的愛好，竟告了一天假，一個人孤零零的在寢室裏玩味那些歌謠。同室的T君，怪我和平常看書有點兩樣，硬要我將書裏的要點說出來給他聽。我因爲要維持我『不輕易批評人家的著作』的信條，沒有答應他的要求。當時我對他說：『現成的是書，要知道牠的內容，拿

去看罷，反正你眼還來得比我高明呢。』他聽了，很不高興的說：『別選罷，誰有工夫去看牠的內容呢？』可是我仍舊不肯給他傳述書上的要點。他等得無法，只好自己打開書去看。他最初檢到胡適之的序，剛要縱目，但又伸出手來翻算頁數，發現了這篇序並不很長，然後再一行一行的看下去，看完了，照樣的檢看第二，第三兩篇短序，看完了後，他便把序四，序五嘿吵嘿吵往下翻，一直翻到自序，便又去估計頁數，最後他便說道：『太長了，看不完的。』說完了，遂自動的把書擱回去了。我看他這樣的匆忙，知道他對於書的內容是領悟不了的。『怎了，找到了要點了嗎？』我帶誚的問他。『自然是找到了，人家怪恭維的，原來還是一團糟；』別的且慢說，只要看他的分類，便夠把我氣昏了。什麼『鄉村婦女的歌』，『閨閣婦女的歌』，我不知道鄉村婦女和閨閣婦女究有怎樣的界說，更不知道閨閣裏竟亦有所謂眞正的平民文學。分類尚且如此的含糊不清，其他當然也不敢領教了。怪不得他的老師，還要嫌他彈詞式的長歌太多呢？』我聽了T君的話，確實曾替他表一番同情，

因爲我讀吳歌第二卷的時候，確會感到有幾分的不痛快；但我表面還是維持我沈靜的態度。『不過，你也不好過信序文罷，因爲看法是各人各樣的，單看胡序，信口批評，難保沒有錯罷。』我這樣的回答他。『單看胡序，自然不夠，不過相當的概念，已經有了。』T君這種輕信序文的態度，我始終認爲不對。『那末，遇着沒有序文的書怎麼辦呢？』我又問他。『沒有序文的書，自然只好直向書裏去求相當的概念了；不過，書是不可沒有序文的，因爲看書的人有好幾種，做書的人，總要顧慮到事忙的讀者罷。』我聽了，許久沒有回話，T君見我不太贊成他的主張，便正式的向我發議論了：

『近來有一般好奇的人，總以爲書是可以不要序文的，不知這實在是錯誤。因爲序文是一書的綱，內容是一書的目，提綱所以挈要，敍目所以明理，沒有目，固不成其爲書，沒有綱，也不能完其用。會看書的人，有工夫，看目，沒有工夫，便看綱，這正像看報紙的人，有工夫，詳看新聞，沒有工夫，便略看

標題罷了。」

我聽了T君的話，不禁連點其頭。他比我畢竟高明一點，曾用普通心理去解釋實用問題。事忙的讀者，所以單去看序，不去看書者，並不是他甘爲序文作信徒，實在是因爲忙不過來，不能不出此下策的。他們看序文，爲的是要得些書裏的消息，和普通的概念，以便將來有機會時再去檢讀。這種辦法，雖然不見得好，可是比起沒有來，多少總强一點。

爲着要顧慮到事忙的讀者，——這自然是我的理想，因爲有沒有人去讀這本書，還是很成問題的呢。——我便決定爲這個糟糕透了的東西多加上幾篇序文。恰巧朱自清先生適在水木淸華掌敎文學，我便向他要求，結果，答應了。同時朱希祖敎授也應允我的要求，於百忙中趕出一篇序文，這不能不令我十分的感謝！

二位朱先生答應我替粵東之風作序後，我便進一步要求國立藝術院敎授劉旣漂先生替我畫個封面，結果，又得到一幅很有意味的圖案畫。關於這層，我不能不向

我的好友袁偉民先生表示謝意，因爲他是我和劉先生的中間人，沒有他，我是無法向劉先生要求作畫的。

劉先生畫的這幅封面，筆畫簡樸，意味雋永。中間那個樵婦，——至少，依我的看法，她是樵婦，——天足放胸，情致瀟灑，担着柴頭，在那山邊水涯，且行且唱。一看到她的姿勢，我便想到鄉間婦女的一切活動，『你在介崗吾哩崗，你係日頭吾月光；你係雞春吾鴨卵，唔得打爛共盤裝。』一切一切的鄉野風味都浮上腦際裏來了。『念彼岡頭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復，歌聲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想到此，又不能不和黃公度先生表同情了。假如大家承認T君的說法，序文是一書的提綱，那末這種圖序，——封面畫——更是綱中的提綱了。說到這裏，我便要向讀者說幾句話：『你眞的忙得不可開交嗎？好，看看劉先生的封面罷；眞的沒有多大的工夫嗎？看二位朱先生的序文罷；你眞的「閒來無事」嗎？那末，就去看全書罷，不過請你千萬不要笑，最好正正經經的罵我一頓，給我一次冷水浴，那就感激

不淺了。」

閒話扯得太遠了，勒轉馬頭來談談罷。

這本書的編輯，開始於民國十五年的秋天，那時同學劉信芳君的梅縣歌謠集剛才脫稿。一天他對我說：「歌謠本來是可以陶冶心性的，所以整理歌謠，不但可以當作正當學業上的一種副產品，並且還可以利用牠去排除心裏的煩鬱。」我聽了很表同情。自從那天起，幾年來我所收到客家歌謠，便一變而爲我唯一的消遣品，每逢考試完了後，必把牠拿出來做除煩消倦的清涼散，禮拜日有空，便弄弄筆頭，做點關於客歌的文章。到了去年五月，便於有意無意間完成了這樣的一本書。因爲整理的時間，花得不多，所以連我自己也覺得牠一點都不充實。

全書大體說來，可分二部：頭一部是專門討論客家歌謠的背景、價值、分類、整理、考訂諸問題的，叫做討論之部；第二部，是專錄歌謠的，叫做歌謠之部。全書有論文六萬餘字，歌謠五百餘篇。內容沒有什麼比旁的歌謠集子特別，有

之，便是冠在前頭的論文罷了。

說到書裏的討論之部，有一段趣事，可以向大家談談。大概也就是去年夏間的事，那時朱湘先生，剛要替文學社出一本文藝彙刊，因爲同社的關係，好幾次他向我要稿子。我被他迫得無法，所以便隨便把那討論之部第一章什麼是粵東之風和第二章客家歌謠的形質交他發表。當時我總以爲隨便敷衍，是沒有什麼要緊的。那曉得那本文藝彙刊出版以後，竟惹起打鬼先生（大概是清華園內的雜談大家）的罵纔，出口『集天下糟糕之大成』合口『集天下糟糕之大成』的糟來糟去，自第一篇張大東君的文學與社會到末篇朱湘君的明妃三曲，罵得落花流水。對於我那兩篇更是罵得巧妙。他說：

『第二篇是香林君的，甚麼是粵東之風，這是一篇很老實很努力的好文章，我只希望香林君努力他的工作，把粵東之風趕快弄了出來，給我們拜讀，不要像北京平市官錢局的銅元票，老免不了現。』（清華周刊二十八卷三號）

自從被打鬼先生諷了一場以後，同學者訥君更天天笑我爲『銅元票』，說我粵東之風是『兌現不了』的。其實我的現洋早已準備就緒，所以遲遲沒有兌換出去者，正因這些現洋的成色過於低下，恐怕兌了出去，不但與兌者沒有甚麽好處，並且還會和本公司的名譽發生不利。

說到這裏，我又要痛恨社會了，人性本來是喜歡藏拙的，牠偏偏要叫你去獻醜。冷諷呢，熱嘲呢，熬煎呢，逼迫呢，一切的一切，都要使你掩不住肚子裏的拙劣。這冊粵東之風的出版，不能不算是平民產品中的一胎流產。而所以促成牠流產的禍首，不是別人，就是打鬼先生。

這是無怪其然的，這樣流產下來的胎兒，牠的身體，自然是孱弱不過的。不過事情已經鬧到了這般田地，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設法補救。打鬼先生已然造下了這樣的寃孽，如果稍有人心，自當好好的扶掖牠，領導牠，使牠終有達到成人的一天，將來以功贖罪，還可得到人家的大赦，不然看你『罪孽深重，必自殞滅』，到

那時『悔之晚矣』。

關於這本書所以終以把牠付印的原因究竟，已略如上述。現在再就本書取材方面的問題略說幾句。本來收集歌謠，並非一個人所能隻手包辦的事，何況我又是一個懶散不過的人，更不敢懷抱這個包攬一切的大志。此書所收的歌謠雖說有五百餘篇，不過大半都是我的朋友代我收集的。我親手向民衆的嘴上錄下來的，不過略有三分之一罷了。就朋友中所幫忙的力量來說，最使我不能不感激的，就是那位多年的同學陳漢標君，他是打鬼先生的反面，不但代我收集了許多情歌，並且還對我獻貢了許多意見，不過他是一個不愛虛文的學者，所以我在口頭上從來沒有向他道謝過一句；拿他平素對我的態度觀察起來，將來還是可以幫助我向平民文學這條路上前進的，這是我的自信，也是我的願望，想來也是陳君樂於聽聞的罷。

閒話不是我所喜歡說的，也不是讀者所喜歡聽的，就此殺筆，你我兩便。

羅香林序於清華　　十七年七月廿五日

粵東之風第一集目次

上編——討論之部

下編——歌謠之部

E，生活歌……………………………………………………………一四一

附錄

1，客語考源略例

2，客家歌謠特別方音表

3，客音雙關語

4，客家歌謠研究會徵集客家歌謠啓事及簡章

什麽是粤東之風

什麽就是粤東之風？此爲開卷當頭的問題，非把牠解釋清楚，則此書的意義終不易明。現在且分二段來說。

1. 風的意義

風，本爲空氣的震動。莊子：「大地噫氣，其名爲風，」這是風字最古的解釋。因爲空氣有傳吹的意味，故引用到風俗方面去，凡教化、俗尙、習慣，都可稱之曰風。我們且看『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巡狩，命太師以觀民風』，一類的話，便可知其梗概。至於風所以能和詩經發生關係者，就是因爲從前的太史之官，常常要陳列民間的歌謠，以考察人民的風俗，日子久些，便命其所採集的詩歌

爲風，——詩經上的十五國風，便是此例。鄭樵說得好：

『風者生於土風，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遠，其言淺近重復，故謂之風。』

朱熹說：

『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之歌謠，所謂男女相與咏歌，各言其情者也。』

章太炎說：

『風是空氣的激盪，氣出自口就是風。當時所謂風，只是當時所謳唱的罷了。』

德國文學家斯託姆Stom有一段話，很可以拿來作風字的解釋：

『這些歌决不是編出來的，她們是生出來，她們從空中落下，如像晴靄一樣的飛到地上，東一飛，西一飛，各地方的人民同時都唱起來。我們自家的

工作和苦惱，都合在這些歌中，就好像我們幫助她們做出來的一樣。」

觀此可知人民謳唱的聲音，是極能表民間的風尙，和一切苦樂的情境的。現在且將上述的話綜合起來，把風字重新下個定義：

風者，實爲一種普遍的，活動的，出自人口的，表示人民苦樂的，自然底唱聲，——換句說就是流行的歌謠。

2. 粵東之風的命名

風的意義已弄清楚了，然後始可進言粵東之風的命名。粵東，爲廣東的別名，粵東之風，自然就是流行廣東全省的歌謠。不過粵東兩個字須得看活一點，因爲歌謠的流行是以各種不同的民族爲單位的，不能純以政制上的省界爲其唯一的範圍。這是我們研究歌謠的人應該注意到的。

廣東的人種，比之國內任何一省都爲複雜。這是到過廣東的人所公認的。不過

就大體說來，還可以用下列五類去包括牠：

A廣府族

B客家族

C福佬族

D蜑民族

E苗猺族（包括黎獠等類）

廣府族多住在廣州的附近，沿珠江一帶的地方，上至廣西的南部，大半都是他們的勢力範圍。他們的先民據鍾君獨佛的粵省民族考源說是古代越族的分支，確否還待考證；福佬族則住在潮汕方面，據有韓江下游一帶的地方，他們所講的話和廈門話同一系統，相傳他們是唐時從福建沿海的地方，搬進來的；蜑民族多住在水上，君主專制的時候，他們是不能上陸居住的。（現在自由多了）他們的來源現在尚沒有考據出來，有許多人都說，他們的先民是因犯了大罪，被謫到南方來的，但沒堅確

的證據；苗猺族本為南方的土著，他們因為受著漢族的逼迫，逐漸從平原的地方徙到山谷裏頭去，人數一天少似一天，到了現在，只有海南島五指山中的高地和廣西西北一帶的山地，還在他們足跡之下；至於客家族則為一種後來的民族，他們多住在廣東的北江和韓江上游的地方，上亘江西的南部，福建的東南部，和廣西的一小部，都是他們散居的地方。他們的來源和上述四族都不相同。他們來到廣東後，因與主戶意氣不投，嘗起了極慘烈的爭鬥。外處的學者，不明他們的真相，都說他是化外的蠻民，不知道他們的語言和習俗，實際上都和古代漢族的極為接近。他們的祖先本來是河南、湖北間的民族，自從經了晉朝永嘉的變亂以後，（公年三一一年司、兗、豫、雍：等州，相繼淪沒於五胡外族，他們也就迫不得已，挈家渡江，相率徙到閩、贛二省的地方來了，這是客家第一步的遷移。自從黃巢造反，（公年八七九年）到五代末年，（公年九六〇年）其間凡八十餘年，中原的地方，到處『干戈擾攘』，『民無寧日』，而割據福建的王緒，又復『暴虐無道』，一屠殺良

民」，他們又復向南遷徙，慢慢的走到廣東的東北二部，這是客家第二步的遷移。後來到了宋末，元兵節節南下，臨安陷落，（公年一二七六年）宋室君臣，南徙入粵，客家民族或避元人的兵刃而移居粵省的西南部，或起兵勤王，轉戰於崖門一帶，因而留居其地。這就是客家第三步的遷移。（參看拙著客家，和Huntington: Character of Races Chs. XIandXIII）他們經過了這三步的遷徙，遂分佈在閩、贛、粵三省交界的幾十縣的地方之上。他們所講的語言是一種不十分純粹的古代中原的官話，和廣州民族的語言是不相同的。（參看何仲英中國方言概論，章太炎嶺外三州語，楊恭桓客話本字和溫仲和所次嘉應州志方言，諸書）

上述五種民族都有他們特殊的平民文學，而尤以歌謠一類尤為顯著。我們只要能夠從他們特殊的歌謠上去觀察，便知道他們各種特殊的風俗習慣。若再把這五種民族的歌謠合併起來便是整個的粵東之風。這是粵東之風命名的第一椿的解釋。

爲什麽不稱粵東歌謠，而反沿用古名，稱之爲粵東之風呢？這縱然是很小的問題，可是也有商榷的必要。現在硏究歌謠的人，大都偏重文藝方面去觀察，以爲牠僅有文藝上的價值，不知歌謠除了藝術上的貢獻以外，尙有代表民間風俗習慣和語言轉變的價値，而且還可以爲敎育家增進敎育效能的工具。眞的好歌謠，其生命決不僅寄託在文藝裏頭。上面我已說過，歌謠是普遍的、活動的，平民所借以表現其苦樂的唱聲，所以從藝術上看，固有牠天然的美節；從聲韻上看，更足以明示語言的遞演；而其功用則能使人興感振作，和敎育亦甚有關係。倘把牠在民俗、語言和敎育各方面的精神完全抽去，無論牠不復能發生藝術的價值，卽使能之，也不過差可和文人無病呻吟的作品相比埒罷了，那裏還有平民文學的意味呢？但是一般人對於歌謠所以僅僅能注意到文藝一方面的，也未始沒有他們的緣故。因爲歌謠中歌字的概念和文人詩詞歌曲中的歌字底概念常相含混。普通人都以爲平民口上的歌和文人筆上的歌是一樣做法的，牠們的體相也是一樣的。不知文人學士的歌詞，大半都

是憑空雕琢，以逞其才氣的。至於平民文學的歌謠，乃是不知所以做而自然做，不知所以工而自然工的。一是人工，一是天籟，一是粉妝玉琢的模特兒，一是渾身赤裸裸的安琪兒，那裏有絲毫的同點呢？今爲引起有志研究歌謠的人避免『含糊的歌的概念』起見，易其名曰『風』，一以明歌謠和風俗敎化的關係，一以示歌謠自身之能活潑流變，非人力之可得而強。這就是我對於粵東之風的命名底第二樁解釋。

粵東之風雖然是整個的所以容納粵東五種民族的歌謠的總簿。不過在這第一集裏所採集的都是客家民族的產品，其他四族的歌謠，一概都沒有雜入，——爲採集和整理的方便起見，不能不把牠分開，——以後所討論的問題都是純乎關於客家歌謠一方面的說話。這是我應該聲明的一點。

客家歌謠的形質

1. 源　流

歌謠本爲一種自然的產物。隨便什麼地方，只要有人在那裏居住，便都有歌謠的發生。牠的色彩，一方可以代表殊異的風土，一方又可以代表特別的民俗，前者爲受環境影響而成的特質，後者多屬民性遺傳的表現。南方的歌謠往往有形彩上與北方的歌謠完全不同，然而細察其精神的所在，則又完全與彼相似者，就是因爲牠曾經受了環境律和遺傳律兩種影響的緣故。

因爲歌謠常受遺傳律的影響，所以我們復可以從牠的精神所在處去推究牠的源流。客家的歌謠，從前並沒有人討論牠的淵源。自黃公度出而輯錄山歌，始曾提論到牠的源流問題。他說：

『土人舊有山歌，多男女相思之辭，當係獠蛋遺俗。今松口、松源各鄉尙相沿不改。每一辭畢，輒間以無辭之聲，正如妃呼豨，甚哀厲而長。』

獠人蛋人本來是一種極喜歌唱的民族，恰巧客家民族又復住在他們的舊地或鄰地。難怪黃氏硬要說客族好歌的風俗乃係獠蛋之遺。不過這種說法，完全是臆切之詞，對於事實毫不符合。我們知道蛋人獠人的語言和客家語言是不相同的。而且二族的各種習慣，也顯然有天然的區別。所以客家人好歌的風俗，只可說牠偶然的和蛋人獠人相同，決不能即說牠就是蛋人獠人的遺俗。再從文化上看，獠人雖爲土著，但智識幼稚，事物單簡，決不能用以同化他族。至於客家民族則有優勝之文化，而且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自尊的心理，無論到了什麽地方，總以爲自己是不會輸人的，對於蛋人獠人尤睬不起。我想他們有了這些特性，一定不會去學獠蛋的歌唱罷。

那末，他們好歌的習尙是沒有源泉的了嗎？不，他們的歌謠也是曾受過遺傳律的支配的。上面我已說過他們的祖先是從河南、安徽逐漸搬進來的。河南、湖北自

來是出產歌謠的地方，他們的祖先已然生長在那裏，逃不了也要受些歌謠的洗禮，後來遭亂過江，生活上起了絕大的打擊，情志奔放，越發要借歌唱來發洩心裏的感觸，日子久些，便構成今日客家好歌的風俗。

再從切近些說，客家民族中的譜牒，有許多都記載他的祖先，原籍住在光、黃之間。考光黃係河南之光州，湖北之黃州，地相接壤，南至江，北至淮，爲江淮之間一自然區域。汝水貫其北，故知其地，均在汝南。這些地方，在宋以前，確是歌風極盛的。蘇東坡仇池筆記鷄唱云：

『光黃人，二三月，羣聚謳歌，不中音律，宛轉如鷄鳴耳。與宮人唱漏微相似，但極鄙野。漢宮儀，宮中不畜鷄。汝南出長鳴鷄，衞士候於朱雀門外，專傳鷄唱。又應邵曰：今鷄鳴歌。晉大康地道記曰：後漢衞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鷄唱是也。顏師古不考古本妄破此說。今余所聞，豈鷄唱之遺音乎？今土人謂之山歌云。』

觀此可知客家好歌的風俗，本來已有其極悠久之歷史。今日客家的地方如興寧五華等縣尚有唱鷄歌的名目。每日有一種專門以唱歌乞錢的人沿門求唱，或在城市，或在鄉村，均稱唱街歌，或曰唱歌子。從前我不知道鷄唱的來歷，以爲客家的街歌實在就是一種流行在街市上的歌謠。但因牠同時復流行在鄉野和山谷，不能全以街字去解釋，所以終於不敢決斷。近日閱蘇氏筆記，才曉得街歌就是鷄歌的訛字。因爲鷄街二字在客語是同樣讀法的，誤鷄書街，是毫不足怪的事。

2. 體　調

歌謠本爲天籟的表現，是活動不過的，決不能用那呆滯的格調去限制牠。現在所謂體調的，不過姑就現在所流行的幾種歌謠的格調拿來說說，目的在於明白現狀，並不是說這幾種體調，便能永久的包括客家的歌謠，這是不可誤會的。

客家的歌謠大別言之，可分山歌和兒歌二種。山歌的內包頗爲廣漠，體調亦

多。茲舉幾種較爲重要的來說。

a.情歌：　情歌爲一種男女贈答或其他獨自表示其戀情的山歌。數年前我曾集興寧山歌數十首，序上有：『客家男女，雅好歌唱。偶過岡頭，樵夫薪婦，耕子牧童，唱和之聲，洋洋盈耳。雖其詞多屬男女相悅之句，然其婉曲取喻，哀感玩艷，有足多者。』諸語，頗能表現這種情歌流行的狀況。黃公度的『土俗好爲歌，　男女贈答，頗有子夜讀曲之意。』和前清許廷鑅粵中吟的『迢迢五嶺雁來遲，越女含情唱竹枝。漓小月明三萬丈，至今流不盡相思。』諸語，也是記實的話。至其格調則甚似七言絕句。如

『北風下裏吾就驚，　吾今同妹借領衫；
長衣短褸吾唔愛，　總愛妹子黏肉衫。』

『黏肉衫來黏肉衫，　借得你來吾又冷；

長嘅官會安紐子，　短嘅官會褒衫領。」

又

『入山看見籐纏樹，　出山卽見樹纏籐；

樹死籐生纏到死，　籐死樹生死也纏。」

但牠和七言絕句實質上却有分別。魏伯子說得好『夫楊柳竹枝諸詞，類乎七言絕，生查子瑞鷓鴣之闋，類於五言七言律，而聲調差池，風流遐逖者，情致異也。……』我們細味『情致異也』一句，便知七言的情歌和七言絕詩的分別了。七言的情歌又有中間襯以九字句的。如

與寧哥子與寧聲，　與寧聲子硬叮叮；

今番食裏妹嘅口瀾水，　就愛變轉妹嘅聲。

又有所謂五句腔的。其歌：首各五句，句各七字，頭一首的末句必和第二首的首句相同。如：

『走盡惠州並河源，　井裏燒火暗出烟。
新打茶壺得人錫，　仔細看眞係有鉛；
只交人情莫交錢。』

『只交人情莫交錢，　有緣總愛嫩嬌蓮。
燈草拿來整掃把，　總愛有心慢慢纏；
纏來纏去就團圓。』

b.過街遛：　過街遛，爲乞兒沿街乞錢時的歌唱，故又名曰乞歌。歌時手執拍板，先唱『手拿竹籤過街遛，走盡江湖走盡州，』諸句，且唱且拍，狀殊可憐！其最足令人痛心的有『一天只有十二時，一時只討兩三間，一間只討一文錢，蒼天蒼天實可憐！』一首。

c.打景奇：　打景奇也是乞歌的一種，但歌者須能觸景生機，自由變化，貴能不襲用前人的遺句。行乞時其歌詞常隨商店的大小，顧客的多寡而各異。常有往復竟

日，沒唱過一首雷同的山歌，其才技殊令人驚嘆！至其腔調，通常亦以七絕體爲主。然亦有爲五句腔的。記得我八歲的時候，一天跟着隣居的和尙入城內看神明出行。在大街上，碰着一個乞兒，拍板高歌。這個和尙本來是多嘴的人。當那乞兒唱完了，他便說道：『小江湖！你也竟會唱五句腔！』和尙的話剛才說完，那乞兒便不假思索地，拍着板兒對我們唱道：

「這位先生係在行，聽出我歌五句腔。
看你唔像學堂生，樣般頭髮毛寸長。」

觀此已可知打景奇的風尙了。

d. 採茶戲山歌：茶採戲實爲一種獨幕的鄉間舞蹈劇。業此者多屬贛南客族中的放蕩少年。演唱時僅須二人上台，一扮丑，一扮旦。所演者多屬婚娶送別諸事；但歌詞多取之情歌。其表情的工摯，歌唱的自然，實多可稱的地方。不過他們的末流，往往過於猥褻，致蒙誨淫的罪名，近幾年來已爲地方官所禁止。至於他們的唱法，

和普通的情歌，微有不同。如『送郎送到五里亭，送到五里難捨情，再送五里情難捨，十分難捨有情人。』一首，其末句情人二字以下，必殿以『唉唷』二個助聲。

e.掛折體：李調元粵東筆記，粵俗好歌說：『粵俗好歌，凡有吉慶必歌唱以為歡樂，以不露題中一字，語多雙關，而中有掛折者為善。掛折者，掛一人名於中，字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這段話實可稱為掛折體的注解。至其腔調，與情歌相同。如『三尺棺材來入斂，十分冤枉吾曲裝。』其曲裝二字實射人名菊莊。又如『七日醮園三日雨，話吾樣般來辭壇，』其辭壇二字，是射詞壇——人名，——但近幾年這些山歌已不甚盛行。

f.家庭生活歌：家庭生活歌多咏男女婚姻和其他男女操作的情形，其腔調和情歌大同小異。但另有所謂四字句的體。如：

懶尸婦道，說起好笑，
半晝抗床，喚三四到。
頭髮蘢鬆，冷鍋死灶。
水也唔核，地也唔掃。
苧也唔積，紗也唔到。
講三講四，左停右嬲。
偷食野飲，唔顧家教，
不理不管，養猪成貓。

老公打裏，開口便叫。
詐走落塘，瓠棚下嬲。
捉起又打，毛氣可報。
去投外家，目汁如尿。
歸不敢歸，嬲不敢嬲。
哀子送回，惹人恥笑。
想先娶來，用銀用轎。
早知如此，貼錢不要。

g.農家嘆：農家嘆為農人階級所常唱的歌。其最著者為農民十二月一篇。為五言句體，唱法和情歌乞歌都不相同。又有農諺一體，也是農家所常唱的歌。其體無所謂腔，無所謂調，句法純任自然。如：

春丙寅陽，毛水撒秧。

夏丙寅陽，　　早死禾娘。

關於山歌方面的主要類別，大概如此。茲更進言客家的兒歌。上面我已說過，客族的人民是因爲受着外患的逼迫，流離轉徙，而後居於粵閩贛交界地方的。因爲他們曾飽經外族的摧殘，所以種族觀念最爲深重。唯他們最愛同族，故極喜羣居，名家巨室，往往有傳至五六代，子孫數百人，尙未分家析居的。因此之故，同居的小孩們便得羣聚玩嬉，而兒歌也就因之而發達。

誠然，粵東的兒歌也是非常發達的。可是現在已被學者徵集錄存的，却非常之少。所以然者，一因受了山歌的影響，許多粵東學者，都以爲能夠代表客家平民文學的乃是濃艷哀麗的山歌，只要把客家的山歌，一首一首的鈔錄起來，便足以盡提倡客族平民文學的責任；一因客家的兒歌當中，趁韻亂唱的太多，有寓意的太少，一般粵東的文學家，多以爲她是沒有文藝上的價値的，所以不肯設法搜羅。不知這種兒歌雖然沒有那山歌發達得光華璀璨，然而把她抽出於客族平民文學以外，粵東

之風，便是個五官不全的人，不怕她耳目多麽伶俐，也不能說她無所缺憾。至謂兒歌偏於趁韻，沒有文藝上的價值，那就更是自愚，更是不知平民文學底生命的寄託之所了。——關於這層，上段已經說過，茲不多贅。

粵東的兒歌，已多數偏於趁韻，則其格調自然以趁韻換語方面的爲多。現在且舉幾首看看：

一，月光光

月光光，　好種薑。
薑必目，　好種竹。
竹打花，　好種瓜。
瓜盲大，　孫子偷來賣。
賣到兩文錢，　學打棉。
棉弓斷，　學做磚。
磚對節，　學打鐵。
鐵生銹，　學剮猪。
猪會走，　學打狗。
狗會咬，　學打雕，
雕會飛，　貝銃來。

二，月光華華。

月光華華，　核水煮茶。

養茶唔好，打死滿嫂。
滿嫂賊嫁，嫁分隣舍。
隣舍啲啄，嫁分葡杓。
葡杓搯水，嫁分酒甕。
酒甕襯糟，嫁分剪刀。
剪刀落地，嫁分皇帝。
皇帝命短，嫁分竹管。
竹管有空，嫁分雞公。
雞公會走，嫁分黃狗。
黃狗晒合，嫁分白石。
白石輾石，嫁分臘鴨。
臘鴨有油，嫁分黃牛。
黃牛唔食草，嫁分四大嫂。

其不趁韻而有寓意的。如：

禾四子
禾四子，喙哇哇，
上桃樹，拗桃花；
有喙罵別人，毛喙罵自家。

以上幾種歌謠的體別，其中情歌，兒歌和家庭生活歌，是各處的平民文學所公同具有的，不過唱法各有不同罷了。其打景奇，過街遛，掛折體，和採茶戲歌，則為客族所獨有的特例。至於農家嘆一例，雖非粵東所獨有，然其描寫農民生活，能

無微不至的，當以客家的農民十二月一篇最爲沈痛。

3. 實 質

欲明白客家歌謠的實質，第一先要明白客族社會的背景，社會的背景不明，便不知她的成因。玆分禮敎，宗法，地理，階級四部言之：

a. 禮敎，——客族的人民本來是從河南安徽山東等地搬來的。他們的祖先是曾飽受古中原的舊禮敎的浸漬的。他們搬到南方以後，雖然也曾小小的受過那弱小無能底苗子的影響，然而總不能融化他們的保守性，較之曾被强而有力的五胡人，遼人，金人，蒙古人諸族的侵陵移化的大江以北的諸民族，其禮敎思想的濃淡，殆有上下牀的分別。我們但看嘉應州志的禮俗考，什麽『長幼尊卑』哪，『親疏之別』哪，『三綱五常』哪，『男女分別』『三從四德』哪，『立祀』哪，『出妻』『家祭』哪，五花八門，煞是詳備。

b.宗法，——客家人因受禮敎的影響，故傳統觀念最爲深重。因爲注意族統，故不能不講宗法，而聚族羣居。因爲注意親疏，故姓界的分別最爲嚴厲，外姓的靑年男子有和本姓女人私通的破其家，逌之出族。惟男子乃得借口原配妻子不能生育，得以自由納妾，雖妻子怎樣的凄涼，亦可不顧。

c.地理——客族所住的地方，在在山多田少。故男子多出外經商，家庭中的炊爨田場的耕種，槪由妻子担任，住在山邊的，就要天天上山採樵，家裏有錢也好，沒有錢也好，做丈夫的便可借口家鄉謀生不易，一溜烟出南洋去了，不怕她天天眼巴巴地望着他早日回來同受甘苦，或寄回洋錢供給家用，但他總可以老是不管。

d.階級——客家人以地理關係，不能不致力於外地商業，故中等階級最爲得勢。其在商業上能獲取餘利的，便衣錦回鄉，大買其良田，特做其新屋，弄得一般平民盡入其支配之中。因此租佃的制度逐日發達，而農人的叫聲，也就遍聞內外了。

這四種現像就是客族社會的徵結。現在且讓我再說牠和歌謠的關係罷：

性的愛，是人類所同有的。有了性愛，便有慾求，達到了，便覺『躊躇滿志』，『舞之蹈之』，『歌之唱之』，一種自然快愉，發現出來；反過來說，不幸了，慾求橫被障礙竟達不到，那末『憤憤於心』，『神志沮喪』，嗟嘆哪，呻吟哪，一種失意的感傷，也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來了。客家人本是一種進化的民族，他們青年男女所具底性愛的強度，自然也是不消說的。可是一不幸受了舊禮教和舊宗法的壓迫，自己的婚姻，自己不能參加絲毫的意見，夫婦間若有了不融洽的地方，也只好抱恨在心，不敢明目張膽地在家長前說話。尤足令女同胞們難堪的，就是『嫁豬隨豬，嫁狗隨狗』一類的金科玉律。因此許多青年男女的性愛，都不能於正當的地方發洩，然而又不能壓迫牠消滅，而且還要依物理學上彈力的定律，發出他們和她們的反抗力來，所以一片「連情」的呼聲便直破禮教的綱維而出。數百年來「連情」兩個字，在客族中極是常見，假使其先沒有禮教的壓迫，恐怕會另有色彩；不幸受了地理上的影響，許多青年夫妻，因爲要維持各人的生計，不能不頻唱驪歌，住在

山谷的女同胞們；更是因爲常常任過苦的勞作，覺得生活枯燥，恰巧家裏要叫她們上那禮綱，到山中崗！去採樵，而她們的性愛的衝動，也就使她們自然而然的發表她們求友的唱聲，我們且看客族山歌中開場幾句『竹葉撐船瀟灑子！咿哩哽！遛呀遛等來！』一首，便知她們求友的概況。

誠然　述情、送別、求友三種呼聲，都是社會的環境逼迫出來的，被迫而出的呼聲，自然有不平的氣息，放散的志趣，哀屑的長音。客族情歌的長處，也就是因爲有了這些實質。李調元粵東筆記粵俗好歌說：

「其歌也，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襯貼之。歌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音，自回自復，不肯一往而盡。辭必極其艷，情必極其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已。……大抵粵音柔而直，頗近吳越，出於唇舌間，不淸以濁，當爲羽音。…………」

友人羅倬漢先生在嶺潮學報上曾介紹過一首客族山歌。他說：

『我的朋友賴道鈍先生爲我言，他去年來京，自松口搭船，沿韓江而下，夜間聞兩岸歌聲颯颯，至爲哀厲，令人有身世蕭條之感！從此可知，黃公度說的「一聲聲道妹相思，夜月哀猿和竹枝，歎是團圓悲是別，總應腸斷妃呼豨。」誠爲寫實的傑構了。』

這兩段話很能表現客族情歌的氣息和聲調。至於她的散放的志趣，只要我們細味『殺頭吾贼風吹帽，坐監吾贼嬲花園。』『拆得屋瓦放紙鷂，只顧風流唔顧家。』『籐斷就有篾來駁，船到橫頭水路開。』一類的斷句，便知分曉。

愛平等，喜自由，這是人類的天性，客族的農人自然也逃不出這個例子。可是那可恨的豪商，偏要集中他們的金錢，收買農田，使一般自由的農民一變爲地主的佃戶。收成好呢，還可以供妻子，若一遇水旱疾涝，收成不好，便連田租都沒地方出，所以不平的唱聲，也就自然而然流露出來，故客族的農歌，直可謂資本家和

農民爭軋的山歌。我們且看農民十二月一篇，什麼『耕田多儕，蓄氣又蓄氣，』『生借都唔肯，只想謀田屋，』什麼『債主來取錢，話得囉囉唆。情願送屋，担得背駝駝。』什麼『長年是荒月，窮人毛春光，』『年到債又到，窮人修老命，』一種『呻吟嗟怨』的情形，眞可以看出資本家的毒餘。故『大地主的認識』也可謂是客族農歌唯一的質分。

至於客族兒歌所以發達的就是因爲他們宗法制度，聚族羣居，小孩們有機會羣集遊戲，得以發展他們羣相呼唱的天性。——上面我已說過。——這種兒歌，妙在聲韻自然，『拍節合乎天籟』，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意義，我們不可勉强穿鑿，去附會她的實質。

以上性愛的奮鬥，地主的認識，和天性的呼唱，爲搆成客族歌謠的實質。其乞歌，掛折歌，採茶戲歌，和家庭生活歌，都是常受表現這三種實質的兒歌，農歌，和情歌的影響而改變的。故不必再一一去考究她的實質。

客家歌謠的價值

一、一般歌謠底價值的審定

普通研究歌謠的人，大體說來：可分爲文藝的和歷史的兩大派；文藝派的意思，以爲歌謠是原始的，而又永不老謝的詩，可以供我們研究詩歌流變問題的取材，或做新詩的參考。他們對於歌謠的認識，僅是如此，他們所宣布的歌謠的價值，也是如此。這一派並且包含有倡導文學革命的分子在裏頭，在今日最爲時髦，歷史派的見解，則以爲歌謠是表現民情風俗和語言轉變的唱聲。他們雖然不反對牠在文學上的位置，但總以爲牠的唯一的價值，還在牠供給民俗學和語言學上的材料的那一點。這派的內容，共分民俗、考證、語音三種，現在的人數，還不很多。

在這兩派的見解當中，誰也不能說那一個强，那一個弱，不過兩者都有偏而不全的

毛病吧了。此外還有一派專門附會的人，他們說童謠或山歌是一種讖語或勸善歌，牠的效用等於劉伯溫的交餅歌或玉皇大帝的戒殺歌，是可以預卜將來國家社會上的大事的，可以勸人改惡從善的。他們研究歌謠的目的，是預言和勸善，聽了兒童在唱：『青絲穗，綠飄帶，俺去河南做買賣。一做做了三年整，沒人問俺飢和冷；咬咬牙，狠狠心，尋個老婆見俺親。』便說牠是福中公司，在河南打煤窰的預言；看見三百篇上有許多述男女戀愛的和行淫奔唱的，便說是：『古人思君懷友，多託辭於男女之情；詩人風刺淫邪，是代狡狂自述。』好像凡是民歌都不能出乎勸善和預言兩途的樣子。不怕牠原來是怎樣好的民歌，一經過他們的考證，便成了一篇太上感應篇，或先生神數。這一派在專制時代，很是得勢，好在現在已漸次斂悬了。

（參看歌謠增刊）

我以爲歌謠的生命，實寄託在文藝、民俗、語音，三方面中，——上章已略說其理由，要想檢核牠的價值，總得在這三方面上着想。文藝派的見解，已嫌狹

陸，歷史派的說話，也欠詳實。至於上章所述：「歌謠可以供人去增加教育效能」的話，本來是牠間接的效用，因爲牠能讓我們去擇其內包中可以激發人類志氣的部分，去做『寓敎於歌』的運動。但這並不是牠本身的問題，因爲民歌的作者，從不因什麼勸善勸惡的理由而創作的，他們歌唱是他們不能不唱；至於將來牠對於社會上影響如何，他們都是不負責任的。不過事實還是事實，民歌當中既有許多可以引人奮鬥的品色，則牠雖然不自任其功，我們也應當以相當的價格去估計。

關於審查歌謠底眞價值的各方面，——卽文藝、語音、民俗、敎育四方面——討論淸楚了，而後始可進言客族民歌價值大小的問題。

二、從語音方面去看客家歌謠的價值

客家人本是古中原的民族，他們來到南方以後，大半都棲止在海濱或山谷。這些地方，並沒有受過遼、金等外族人的蹂躪，也沒有和他們雜居，所以客族人民的語

言和遼、金等族的語言，是沒有關係的。他們雖然也曾小小的受着南方土著和種種環境上的影響，而把他們傳統的語言稍爲轉變，可是若把牠和各省各族的語言對照起來，無論如何，總可以說，牠是最近於古代中原的官話的。番禺陳氏，做東塾集嘗說：『客音多六朝之音。』徐仲可淸稗類鈔，方言類，述客家人的語言，也說：『其語之節湊句度，較之內地，不甚相遠，與六朝音韻相合』；『章大炎嶺外三州語：『廣東惠、嘉應二州，東得潮之大阜豐順，其民自晉末逾嶺，宅於海濱，言語敦古，與土著不相能。……余嘗問其邦人，雅訓舊音，往往而在。……』最近何仲英作中國方言概論，更直說：『客家人，一部分說老官話，一部分說廣東話，（按郎所謂廣州話）以官話爲主要原質。』可見客族人的語言，實在包含得古中原的官話最多。雖然不能說就是古中原的官話，然而總算是比較純粹的漢族話。

研究語音學的人雖然不能純取材於各種民歌的聲韻，然而各種以方言組成的歌謠，到底還是一種研究語言流變，和聲韻遞演的大好的資料。客族的語言已爲比較

純粹的漢族話，那末，要想研究我們漢族語言的演化問題，便不能不重視客家的民歌了，這就是從語音方面所能看到的客族歌謠的價値。現在且舉幾個例子來證明客家民歌，和漢族語言的關係：

A,客家民歌中，最常見的就是『麼』字，考『麼』就是『沒有』的意思。讀作"mao"。現在，除粤東以外，很少人知道『麼就是沒有的意思』。要想嘗嘗『麼』的滋味，還要去看粤東之風，就可以一目了然啊！

B,客家歌謠中有：『八月十五看月光，看等鯉魚騰水上。鯉魚唔怕長江水，多情唔怕路途長。』一首。考『騰』，即行止相隨的意思，客音讀"ten"。說文：『騰，傳也。』所以傳車曰騰，傳送也曰騰。客騰字的用法，本是存古，無奈現在的人都說牠是土音。

C,客家歌謠，蘿蔔苗一首，有『仇仇浮』之句。考『仇仇浮』有輕輕浮的意味。客音讀"fay"客家稱輕浮的東西，多用仇字去形容。如輕舟曰仇船，輕浮

少年，曰伅仔。廣雅『伅，輕也。』左思魏都賦：『遇以伅剽之單慧』張載注，引方言：『伅，剽輕也。』實與客家的用法一樣。

D，客家歌謠農民十二月，有：『街上十分穠，早去歸來黑，』之句，考『穠』本用以形容衆多。客音讀"iay"，毛詩周頌傳：『穠穠、衆也。』其音義均與粵東的『街上十分穠』的穠字相同。

E，客音讀『吾』如"yai"，用於主格及賓格的時候，均讀『疑』母，收聲於『皆』韻；用於所省格時，則收聲於『痲』。汪榮寶，歌戈魚虞模古讀考內，（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曾論及『吾』字的讀音，大意說：『自稱曰「吾」，「吾」之爲言NGA也，象小兒學語聲，故小男小女謂之「吾子」，亦謂之「童牙」。古音「吾」「牙」同也。』廣韻也說，「吾字兼入痲韻」。所以允吾讀如『鉛牙』。可見客族讀「吾」爲"yai"，實在還是存古，決不能說是土化。至於講到他們的歌謠呢，且更常用吾字去押韻脚，雖在不懂

聲韻轉變的人，亦可以從其上下所押的韻眼推知牠那吾字的讀音。（參看韋潮學報二卷二號，羅倬漢覆羅則栢的信）。

F，廣雅。『核、擔挑也。』唐韻：『核，——胡改切。』博雅如王懷祖父子，不識核字，至今尙爲士林笑話。客族山歌中，對於核字，極爲常見。如：『柑子落船用籮核，世上多橋就係吾；』『千間當舖吾唔開，情願同妹核石灰；』『弟弟核唔起，好在有家兄。』其核字的用意均與挑字相同，讀作"kai"，和唐韻所記的讀音相似。

G，毛詩國風傳：『藪，澤也；禽之府也。』韓氏說：『禽獸居之，曰藪。』考工記註：『鄭司農曰藪讀蜂藪之藪。』今所在都以巢字去代藪字，獨客族人民尙緣用之。讀如"tiu"，我們試看：

『大風吹倒鵶鵲藪，樣般跌槎跌咁兇。』便可知「藪」字風味。

關於漢族古音和客家歌謠的關係問題，本來例子極多。只要我們肯用心去研

究，卽從這幾百篇的客族歌謠上着手，便可以得許多對於漢字演化和嬗變的智識。上面幾個例子，本極粗淺，不過可稍介紹客家歌謠在中國語音轉變問題上的價値罷了。

三、從民俗方面去看客家歌謠的價值

晉左太冲三都賦敍說：「先王采焉，以覲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衞地淇澳之產；見「在其板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可見民歌實有代表民俗的功能。近數年來的學者，復有謂歌謠爲研究民俗學唯一的資料的，其言雖不無過甚，然若謂牠在民俗學上有相當的幫助和貢獻，則無論何人總不能加以反對。至於說到客家的歌謠呢，則更足以看出客族人民特殊的風俗，和社會上各種急待解決的問題。我們若能循着牠所表現的風尙、去探索客族人民習俗的構成和轉變，不難推知古中原民族的習俗，——歷來史家沒有注意到的習俗。——可惜我對

於民俗變遷的智識，太過幼稚，一時想不到恰當的例子來說明。現在先把牠所能表現出來的風俗拿來說說，至於牠如何會轉變或保守到這般田地的問題，則留待將來討論。

A，女子種田或採薪的習俗：中國北中兩部的女子，大體說來，都是不問耕種的事務的，——除非窮至一文莫名的人家，有多少例外。至於說到客家的女子呢：那就沒有這樣的趨勢，中等以下的人家的女子，固不必說，就是夫家有幾十萬貲產的，或曾經做過官吏的，到了耕種的時候，也不能老是住在閨中，不問田事，他們在平常的上午，十之八九都是赤足。至於住在山邊的女子，那就更是辛苦，她們不但要跟着男子去種田，而且還到山崗上去斫柴或割草，以爲家中的燃料。若有苟且偷懶的婦女，敢長年處在家裏，不管田務的，社會輿論，便必以『懶尸婦道』，或『好懶嫗，賤東西』等，惡名詞去攻擊她。因此客族女子中遂養成了一種『須與男子一同力役』的風氣。我們但看下面幾首歌謠，便知她們勞作的景況：

菱角子

菱角子，角灣灣
大姊嫁在菱角山。
老妹騎牛等大姊，大姊割禾唔得閑。
放落禾鐮拜兩拜，目汁活活落衣帶。

大嬌嬌

大嬌嬌來細嬌嬌，
一陣嬌嬌去割燒。
正二月天落春水，
激到嬌嬌乒乓蹺。

家難當

肚餓難過四月荒，
脚倦難上六月崗。
六月割禾麼米煮，
鎖匙難帶家難當。

B，男人重商的實況：客族人民所處的地方，在在山多田少，故不能專靠農業以謀生活。然而又因時代的關係，不能有大規模的工業，以容納男人，所以一般田產

不豐的男子，更不能不單向商業一途發展。恰巧又因他們的家鄉靠近海濱。以是遂引起他們海外經商的企圖。而南洋羣島和臺灣等地，遂爲此族人民謀生的焦點。當海禁未開以前，那些地方，物豐人少，故客族男子之到此經商的，沒有一個不滿載而歸，其尤狡黠的，則更和那裏的土人爭起政權來，往往喧賓奪主，自立爲王。（像羅芳伯、吳元盛葉萊等輩便是此例）因此效尤出洋的男子越發衆多，而社會上重商的趨勢，也就因而成立。一般男子重商的觀念已成，便不能不輕於離別，而婦女傷離的唱聲，也就隨而哀厲。我們且看：

愛囘頭

送郞送到浮橋頭，
脚踏浮橋浮對浮；
浮子沈裏還要起，
吾郞去裏愛囘頭。

牛角山

送郞送到牛角山，
隔山不見僬目還；
今朝行過牛山側，
牛角依然灣復灣。

更傷梨

買梨莫買蜂咬梨，
心中有病沒人知；
因爲分梨故親切，
誰知親切更傷梨。

別人籠

白紙寫信紅紙封，
寄到番邦分相公；
再過三年都毛轉，
畫眉飛過別人籠。

客家歌謠中，佔領篇幅最多的就是那種情歌。而情歌的主要部分又除不了那些送郎的唱聲，可見『商人重利輕別離』實爲客族社會的實况。

C，資本階級壓迫農人的景况：關於這層我已於上章討論客家歌謠的實質那一段，說明其梗概，這裏用不着再贅。不過我們應該知道．粵東之風會明示我們以資本階級和農階級尙在互相爭軋就是了。

D，迷信風水和神權的俗尙：客族的人民，十有五六都是迷信風水和神權的，——尤其是婦人迷信得更利害。（迷信神權爲國內各地的人民通有的惡俗，可不必

論，現在單就迷信風水一層來說）無論壽夭禍福，都以爲是家裏所有的風水（包括屋場墳山二種）有好壞的緣故。現在且舉幾首歌謠來作證：

相思病（第五段）

目汁雙雙係痛腸，
風水屋場虧吾郎！
妹子今番歷郎帶，
寒酸日子就難當！

又（第九段）

大伯亞叔愛增光，
快請先生踏地方！
嶺頭行到嶺尾轉，
九龍崗上葬吾郎。

十八亞哥你唔知，
咁好後生死得裏！
陽間唔曾生到子，
香燈乜人奉祀你？

樣東靚

阿妹生來樣東靚？
紅珠墨筆寫唔成；
紅珠墨筆寫唔倒，
風水厝場出妹靚。

以上四種俗尚都是客家歌謠裏明顯地告訴我們的。客族的人民已爲一種純粹的漢族，他們的風俗當然有供我們中國人去充分注意的必要。客家歌謠已爲一種表現客族民俗的歌謠，那末，要想探問他們的習俗，便不能不請敎於牠老先生了。這就是從民俗方面去看客家歌謠的眞價值的說法。

四、從教育方面去看客家歌謠的價值

從前孔老先生評論當時的歌謠，嘗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這幾句話雖然簡單，然而極能表明歌謠在於敎育方面的價值。本來歌謠是一種人民情緒的表現，故最能引起其他人民的共鳴。我們偶聞他人在唱激昂慷慨的歌調，便不期然而然也生出一種『躍躍欲試』的熱誠；若偶然聽了哀哭父母或妻子的悲聲，心裏便生出一種不可思議的哀感，有時且會灑出一掬同情的淚來，可見歌謠魔力的偉大，有非其他勸善的詩文，所能追及的地方。唯歌謠有這種魔力，所以敎

育家遂得利用牠以爲增進敎育效能的工具，擇其中能激發人民志氣和喚起社會同情的部分，編爲敎材；或製爲聲片，以轉移人民的志趣。這種功能雖然和歌謠的創作者沒有什麼關係，可是也算得是牠的價值的一種。這種價值，爲各地的歌謠所同有。現在所以一並抽出來說，不過表明客家歌謠對於敎育方面的價值也不敢『妄自菲薄』罷了。

客家的歌謠在敎育方面，雖然有相當的價值，可是現在尙少人去利用牠，以做轉移人民志趣的工作，許多廣東的敎育家，也還沒有明白到這一點。至其對於歌謠曾稍爲利用到社會運動上去，並且曾收過相當的效果的，據我所知，有一位羅則桓先生。他在寧潮二卷二號，寄羅倬漢先生的信上，述他在前清末年，曾仿民歌的調子，作改妝歌十首，以爲與寧婦女改妝運動的工具。他說：『弟作歌數首，在事諸人極贊賞，刊行各鄉，並雇歌者，沿門歌唱，婦人小子聞之，轉嗔爲喜，阻力潛消，改妝告成。……』他的歌是：

一

唔知那人㗎可惡，
造倒謠言嚇鄉婦：
汝話改妝惹天旱，
㑚曾改妝壓番豆。

二

唔知那人㗎怪誕，
看了改妝就懷恨：
汝話改妝惹土匪，
㑚曾改妝先造反。

三

唔知那人㗎奇異，
不顧風俗只顧利；
汝話改妝惹飢荒，
㑚曾改妝米先貴。

四

正月初四轉外家，
四路撥勇去巡查；
查到十四歸家日，
一見帶髻就嚴拿。

五

見倒龍髻就要拆，
見倒㕸團搜籮鬲；
若係改妝良家婦，

雙手放過唔敢嚇。

六

新年至好換新妝，
又儉錢來又排場；
人人梳得省城髻，
出入儼然大地方。

七

結等麼團羞死人，
戴得銅來又怕人；
改過新妝眞面目，
出入麼人敢近身。

（餘略）　（羅先生原文，盲，書作盲，悞也。故特爲更正。）

羅先生的山歌，雖然也是用土腔、土調和土音去組織的。可是描寫方面，還算不甚深刻，較之流行的民歌，畢究有點不同，也許是他的情緒，沒有達到最迫切的程度罷，不過我們因此，却覺得歌謠在敎育方面的效能，越發偉大。我很希望今日中國的兒童敎育家，對於民歌能有一番相當的硏究，能夠把歌謠中之含有促人向上之性質的一部分，收羅起來，運用到敎育方面去。

五、從文藝方面去看客家歌謠的價值

歌謠是人類情感的產物，是原始的，萬古常流的文學，宇宙間只要有人類，便有歌謠。人類日益發達進化，歌謠所表現的影象，也跟着日益發達進化。牠雖然是詩歌的一種，可是牠所佔領的地位，却爲旁的詩歌所不能及。牠不但能跟着人類的進化進展，並且能夠提攜旁的詩歌向前發展。所以歌謠發達的地方，其地文人的詩歌，亦必另有一種異彩。牠所以能勝於旁的詩歌的，就是因爲牠有迫切的情緒，有自然的音節，有空間的特性，能放情而唱，能按歌而舞，能口授保存。多生氣，多活力，多喻解。從文藝的方面看，小之可以爲我們研究詩體演變的資料，大之可以做我們創作新詩的參考。所以一般對於文學稍有涵養的人，都不敢看輕牠的價值。客家的歌謠既多爲社會壓迫和因其他特殊關係而產生的唱聲，則其情緒的迫切，音節的自然，和地方的個性，比之其他歌謠，當然有過之而無不及。現在且舉出幾首

來質證質證。

柑子

柑子跌落古井中，
一半浮來一半沈；
汝愛沈來沈到底，
切莫浮起痛吾心。

五更鷄

催人出門鷄亂啼，
送人離別水東西；
挽水西流不容易，
從今不養五更鷄。

十分嬌

一姊嬌來二姊嬌，
三寸金蓮四寸腰；
買便五六七盒胭脂粉，
打扮八九十分嬌。

嫩嬌蓮

間裏種花爲花園，
好花唔得出頭天；
屯得荷池來做屋，
踢壞幾多嫩嬌蓮。

新打茶壺

新打茶壺錫包鉛，

汝話錫來吾話鉛；
汝話鉛來吾話錫、
總愛錫裏才有鉛。

人道風吹花落地，
吾愛風吹花上枝；
親將黃蠟黏花去，
到老終麽花落時。

花上枝

蘿蔔苗

蘿蔔苗，仉仉浮，人家養女嫁猪頭！
猪頭來到娘歡喜，花轎來到女憂愁！
女阿女，你莫愁！阿爸阿娘嫁汝大屋大舍大門樓。
上厂金鷄喔喔啼，下厂金鷄狗唁唁吠，石榴打花球是球。
也有兩女配一郎，也有紅花對石榴。

以上七首表情的深刻，含意的綿密，聲調的自然，措詞的濃麗，把牠和十五國風去一比較，誰也不敢說後者一定高出前者。但這都是關於山歌方面的，現在再舉幾首

兒歌來看看：

畏書

官坪佘狗古，
畏書如畏虎。
秦王唔燒盡，
害吾今世苦。

阿滿子

阿滿子，滿心肝。
惜大來，買猪肝。
阿滿子，滿嬌嬌。
惜大來，買猪腰。

月光光

月光光，好種薑。
薑必目，好種竹。
竹打花，好種瓜。
瓜盲大，孫子偷來賣，
賣倒兩文錢，學打棉。
棉弓斷，學打磚。
磚對節，學打鐵。
鐵生魯，學劏猪。
猪會走，學打狗。
狗會咬，學打鵰。
鵰會飛，背把銃子上江西。

這些歌雖然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牠的音節，却非常自然，而且極能表現兒童天眞爛熳的情志，和觸類聯想的技能，在兒童文學中，總算得是一種好作品。

客族的歌謠對於提攜旁的詩歌向上發展的功能，亦極明顯，粵東的文學家——如宋湘、黃遵憲、胡曦諸人——之所以能特別具有一種活氣，和革新的精神者，也就因爲他們曾經飽受過客家平民文學底影響的緣故，不過這種問題，討論起來，也非幾句話所能淸楚。所以把牠列在後頭，另立一章去研究，在這章只得就此收場了。

客家歌謠與客家的詩人

A 歌謠與詩人的關係

要知歌謠與詩人的關係，必先明白歌謠與詩的命意，和牠們倆個相互間的關係。說文：『詩，志也。』書經舜典：『詩言志。』傳云：『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詩經國風關雎序：『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可見詩的命意，純在於表現心志。宇宙間只要有人類，便卽有詩，至於歌謠的命意，則略帶有『唱』字的意味。說文：『歌，詠也。』禮樂記：『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又說：『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書經舜典：『歌永言。』正義：『直言不足以申意，故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又詩經魏風：『我歌且謠。』傳云：『韓詩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戴侗

曰：『歌必有度曲節，謠則但搖曳永誦之，兒童皆能爲，故有童謠也。』據此則知詩與歌謠的分別，一則僅言心志，（不過這裏的志字實包括情字。關於這層，可參考潘大道的何謂詩一篇。）一則並重詠誦。但是牠們的生命則均建築在眞情的表現，和藝術的深刻之上，所以牠們的實質，也極相似。同是一首歌辭。若僅能以說話式表現之者，則稱爲詩，如果更能依其情節，循聲高唱，便可以說牠爲歌。古人所謂「詩三百篇，皆可絃而歌」者，便是這個道理。民間的歌謠本來是維持心靈生活的產品，已有迫切的情緒，做牠的背景，又有自然的音節，使便於放口高唱，所以從靜的方面去看牠是一種詩，從動的方面去看，牠却又是一種歌。這就是歌謠和詩第一種的關係；不過這裏所說的詩，並不就是文人筆端下雕琢出來的詩。文人所作的詩，固然也有許多描寫得很是自然的，不過他們執筆的動機，到底沒有民歌作者的純潔。做民歌的人，只是在有意與無意之間，把個人的眞情自自然然的流露出來，既無求名的目的，也無求利的企圖，至於文人作詩，則决沒有若是的簡單。胸懷

裏的情緒旣沒有達到最迫切的程度，而描寫的藝術，又常不能十分深刻。做詩的條件，首在有眞摯的情緒，有了眞摯的情緒，然後始有執筆的可能。關於這層，一般詩人，都能言之，無須再說。至於講到描寫深刻與否的問題，則很有討論的必要。做詩一事，不是隨便說說就成的，一來要有描寫的對象，二來要多讀名家作品，貯積牠的精華。多讀歌謠，可以啓示許多方便，使描寫時能得許多傳神的幫助。所以我說歌謠特別發達的地方，其地所產的詩歌也有一種特別的色彩。我常常對人家說，歌謠在文藝上的價值，最要緊的，還是在牠能夠提攜一般文人的詩歌向前發展的那一點原來也就是這個道理。清人沈德潛嘗輯隋陳以上的郊廟樂章和童謠里諺，爲古詩源十四卷，謂是唐詩發源的聖地。其言雖未必盡當，要其對於歌謠提攜文人詩歌向前發展的理由，則隱有幾分認識，而不可厚非。這就是歌謠和詩第二種的關係。

歌謠和詩的關係明白了，然後始可進言客家歌謠與客家詩人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凡是文學作家，總逃不了時代和環境的影響，所以周秦有周秦典麗的作家，漢

魏有漢魏淵厚的作家；荆南有荆南頑艷的作家；燕趙有燕趙慷慨的作家。到水國則輕舟畫舫，在陸地則白馬金鞍，這都是受了環境影響後，自自然然的趨勢。歌謠本是環境的產物，爲一切文學的先驅，自經唱者隨意唱出來以後，便就領導文人的詩歌在環境的勢力內向前發展。所以歌謠越發發達的地方，其地富有創作精神的文人也越發衆多。屈平宋玉之所以能爲中國文學史上唯一的人物者，也就是因爲他們生長荆楚，曾經受過土俗山歌的影響的緣故。粵東的歌謠，已若是的發達，所以那裏的詩人，也就特別有一種活潑的氣象，和革新的精神。可惜他們都因爲僻處南服的緣故，往往抱有絕大的文才，而不能聞名『禹甸』，所傳子孫，又多不能保存先人的遺稿，不怕他生平『著作等身』，而身後反抱『不言之痛』，說來眞令人嘔氣！這許多富有特別色彩的詩人，若欲一一加以評論，事實上已不可能，就使可能，也極費事。現在爲節省時間和筆墨起見，特抽出宋湘和胡曦二人來做代表，其餘的人則遇有機會時附帶說說。至於黃氏人境廬的詩，則已有胡適先生的

『五十年來中國的文學』一篇，述其所受平民文學影響的情形，今不復贅。

B 宋湘的詩與歌謠

宋湘字芷灣，嘉應州人，爲前清嘉慶間的翰林。著有紅杏山房詩七集：內不易居彙集一卷，豐湖漫草，續草二卷，漢書，後漢書摘詠二卷，燕台臏瀋一卷，南行草一卷，滇蹄集三卷，楚艘唸一卷，附應試排律二卷，賦一卷。他對於詩歌，雖然沒有明目張胆掛過革命的旗幟，但因他曾經受過客家歌謠洗禮的緣故。所作的詩，却有幾分革新的精神。生平不贊成雕詞琢句，不主張摹擬前作。說詩：

三百詩人豈有師，都成絕唱沁心脾；今人不講源頭水，只問支流派是誰。

塗脂傅粉畫長眉，按拍循腔疾復遲；學過邯鄲多少步，可憐捩戶賣歌兒！

學韓學杜學髯蘇，自是排場與衆殊；若使自家無曲子，等閒鐃鼓與笙竽。

可見宋氏對於作詩，不特不主張强分派別，而且極重創作。我們細玩「自家曲子，」四字，便知他的用意。至於他的作品，則更饒平民文學的色彩，現在再舉幾首和客家山歌更爲相似的詩，來看看。

出城即事（錄一）：

燕燕平疇何所營，菜畦蝴蝶共縱橫。水中栽稻折腰女，照見榴花堆髻明。

船頭月下：

江風泛泛送行人，江月逢人秋更親。忽想二千年上事，此間照過屈靈均。

荆山守風（錄一）：

長年三老不須悲，沽酒攤錢恣爾爲。多得紀行詩幾首，也供妻子話長時。

出城：

雨晴農務問間忙，一路戎戎草木香。作郡太平眞事業，山村五月看栽秧。

記順寧郡雜景物（錄一）：

小草班班也自芳，紅薔薇好更分秧。明知明日主人去、留少春風留少香。

清明日舟中：

江水鬧歌也斷流，誰家今日在孤舟。野棠花開一路雪，山鷓鴣啼千澗秋。鴉隊趁人趨壠墓，馬醫有鬼醉松楸。生兒莫似舟中客，淚灑清明只遠游。

綠珠：

妾碎明珠客碎琴，妾憐珠內盡郎心。石交豈有狂瀾起，金谷應無古井深。斜日秋風吹鬢影，落花春雨濕樓陰。美人名士俱長恨，白首同歸酸鼻吟。

西湖櫂歌十首錄七：

東江水長西江落，南堤北堤有水關、生小西湖撑艇子，不愁風浪只愁閒。

三月花開湖草青，踏青都上六如亭；渠儂嫁得好夫壻，聽說前生渠念經。

西新橋下水蘇蘇，三月風吹白飯魚；郎望橋南妾橋北，兩頭莫放一頭虛。

簇新亭子近書樓，新種梅花一百頭；四面青山三面水，兩湖明月一湖秋。

半徑人家半賣樵，下郭人家養魚苗，黃塘人家半畊種，城裏人家來造橋。

昨日游人放艇來，兩江都漲過湖堆，游湖終比浮江好，五眼橋邊飲酒回，

處處梅花處處仙，邨邨賣酒仕人間，羅浮只在煙深處，不識羅浮看象山。

陳梅脩同年入粵，三月不見，今日晤于珠江墨卿太守舟中：

相逢相失總有神，浮雲飛鳥笑前因。君看海上千秋月，儘照今宵三個人。

憶少年七首錄二：

老屋柴門樹打頭，青山屋後水門流；受書十日九逃學，恨不先生命牧牛！

世間何物是文章，提筆直書五六行。偷見先生嘻一笑，爐前索果索衣裳。

兩不賣（書，劍，）錄一，（見十三詩內）：

春日桃花吹滿店，「君是何人書酒欠？」回頭叱咤風雲生，壯士窮途不賣劍。

這些詩的意境，大都和客家歌謠相同，其詞句雖然不能說就是白話，但裏頭所含的

白話成分却也不少。牠的好處在於『易於取曉』。凡是稍爲識字的人，都能領略牠的好處。至其表情的方法，大部分也是受歌謠影響的。我們細玩『水中栽秧折腰女，照見榴花堆鬢明』；『江水鬧歌也斷流，誰家今日在孤舟；』『妾碎明珠郎碎琴，妾憐珠內盡郎心；』『生小西湖撐艇子，不愁風浪只愁閒。』『渠儂嫁得好夫婿，聽說前生渠念經；』和『受書十日九逃學，恨不先生命牧牛，』……等句，便知分曉。原來這種描寫的方法，也是當時客家的風氣，一般詩人，多能運用，不過宋湘特別用得熟手罷了。茲再舉幾首陳一峯（興寧，嘉慶年間的擧人）的作品來看看：

會同雛鳥詞（三首錄二）：

橄欖雛，細思量！既食我橄欖，何食我檳榔？前村樹是女兒港，後村樹是婿家鄉。十五十六愛檳榔。

檳榔雛，仔細聽！待食檳榔肉，毋食檳榔青！郎來醒時愛郎醉；郎來醉時愛郎醒！易醉易醒檳榔青。

花田雜詠十六首錄：

香波蹴步客魂銷，長短綠垂百萬條；烟水斜拖殘照滿，男青不若女青嬌。

青鬟凝立曉風前，近水居遊小似仙；認取人家秋色好，一庭橘柚滿廚煙。

蠔田竹枝詞六首錄三：

種蠔隊隊踏蠔田，大姑後來小姑先；願得蠔房光滿腹，珍珠顆顆也論錢。

海角今年雨打蠔，丫鬟日夜在波濤；潮消潮長渾間事，爭得成山幾丈高。

上字竿頭水面參，東官江口濕雲低；多情姊妹如花貌，步步人看醉爛泥。

陳氏作詩，最喜套用山歌句法，故頗不見悅於當時的大人先生，然而陳氏詩的價值，竟因此而不朽。我們細昧『十五十六受檳榔。』一句，何等眞摯！何等頑艷！

（參看梅水匯靈集）

胡曉岑，別號壺園，興寧縣人，為前清咸豐間的拔貢生。他曾竭畢生的精力，去研究學問；在文學界開闢了許許多多的新地方。著有十文藕花吟舫（？）卷，卅六鱗留瀋二卷，散花餘瀋四卷，枌榆碎事四卷，梅水匯靈集八卷，文藝今話（？）卷，湛此心齋詩集十二卷，鶯花海四卷，一家草（？）卷，五一墩草（？）卷，湛此心齋文集（？）卷，梅水文鈔（？）卷。（其他尚有經史論述及各種雜著二十餘種，約百餘卷，今不具述）。但因他不事家人生產，又不肯出去做官，所以後來弄到『家無担石』，「一貧如洗」。所有著作，都不能及身剞劂，子孫不肖，任牠散失。至今國內能學之士，不獨罕曾見過他的著述，並且罕曾聽過他的名姓。說來眞可痛心！他生平論詩，最重神味，其作品，類多詞淺意深。鶯花海一書，為他特創的新詩，凡一千餘題，題名各三字，均係截句，「格創調逸」「風雅絕倫」。惜今已無存稿，無可引證！（據鄉中父老言。）嘉應人黃公度，最推尊他的詩才，故每有積詩，必『寄與就正』。我家尚有黃氏與胡氏討論山歌的信稿，稿末附有

小誌：

……（上略）僕今創爲此體，他日當約陳雁臯，鍾子華，陳再薌，溫慕柳，梁詩五，分司輯錄，我曉岑最工此體，當奉爲總裁，彙錄成編，當遠在粵謳上也。

黃氏爲倡導詩學革命的健將。他對於歌謠受有極深的影響，故其作品，太半也多平民文學的色彩，然而對於纂輯山歌一道，猶言當奉胡氏爲總裁，可見胡氏對於平民文學的涵養，必更爲深切。珠江雜詩（七首錄三。）：

舟居越女水爲家，潮退潮來信不差。水落爭下泥滘去，低頭塗足摸魚蝦。

艇孃搖艇兼搖兒，背負小郎啞啞啼；大兒稍長頗解事，同孃搖到沙尾西。

四圍水黑影模餬，夢醒還鄉客枕孤；遠聽琵琶絃子急，誰家鄰舫唱盲姑。

豐湖雜詩六首錄一：

半徑黃塘樵且漁，靚粧山色靜涵虛；玉簪不是無情物，化作年年白飯魚。

山家（見在寧昌竹枝詞內）錄二：

採茶三月阿儂忙，鹿子山前路許長；歸晚好風吹不斷，歌聲一片水羅塘。

賣桃賣李賣朱梨，椎髻村姑結隊齊；風雨趁墟三六九，隔宵先訪價高低。

景物（亦見寧昌竹枝詞）錄五：

六篷船好四絃哀，花柳河西四月催；老去秋娘風貌減，琵琶愁唱到春來。

一程來往百花洲，柳月蘋風畫舫遊；蝴蝶推篷蝴蝶會，簫聲吹落倚雲樓。

風箏風語自鳴弦，洋蝶遊空爆欲然；黑鴿蒼鷹十八雁，儂愁不下碧雲天。

送錢十萬紙錢焚，巫保巫先接到門；怪底剪刀牙尺響，哥哥聲裏竹搖魂。

夜月誰家冶遊郎，金鞍珠勒少年場。行過走馬燈前笑，爾我無端一樣忙。

閨情（並見寧昌竹枝詞）錄五：

偷青十五怕人窺，阿媽當前母後隨；最苦鳳頭鞋子窄，四更踏月話歸遲。

百花生日祝春風，最喜花開洗手紅；低語聯吟諸姊妹，怕人偷聽荔牆東。

米賽橋頭春草長，個儂結伴去燒香；舉頭合掌低頭祝，九子須同阿媽娘！

出門不愁花見羞，鷯哥擎傘愛烏油；韓公帕子蘇公笠，怎說潮州更惠州。

郎出門行咋起身，今朝儂去拜花神；儂郎心事儂私祝，花母花公莫笑人。

喜醉生兒滿月觴，瑜環繡葆出華堂；不將蓬矢桑弧射，呼鵠呼鷹笑阿娘。

胡氏的詩才和宋湘的不相上下，雖其氣息各有不同，然其喜歡描寫鄉村風物及趨重自然的好尙，則曾無二致。不過這種趨尙，實在說來，也並不是他們兩人所獨有的。我們可知道，有清一代，客家的詩人最喜歡創作的爲雜詩和竹枝詞。所以然者：就是因爲受了民歌影響的緣故，不知不覺間養成一種描寫鄉村風情的手腕和好尙。現在且引幾首平日不甚注意平民文學的吳梅脩和陳其藻（魯塘）的詩來看看：

吳梅脩嶺南荔支詞四首錄三：

南風先熟鷓鴣斑，藤盒家家迭往還；怪道珠孃好顏色，箇儂原住荔支灣。

香醪何處問林婆，古木荒祠長薜蘿；曾摘驪珠三百顆，年時湖上薦東坡。

松江江上樹離離，不種桑麻種茘支；記取色香兼味絕，蒨紅初擘酒醒時。

陳鲁塘齊昌竹枝詞八十首錄八：

白衣庵裏許長齋，姊繡幢幡妹繡鞋；默禱觀音多少事，不言小婢已心猜。

新梳髻子學程鄉，半底紅鞋百摺裳；頭上不嫌多點綴，素馨花間夜來香。

黑蝶蒼鷹紙翦工，登高擕上貴人峯；雖然線索由儂手，吹入雲霄總借風。

竹絲湖上稻田多，趁早儂栽百日禾；暮刈草皮朝檢稗，讀書悔不聽哥哥。

賣扇江西又廣西，湘潭漢口亦同時；囑郎切莫貪高價，大衆歸來汝獨遲！

偷青鄰圃費儂心，籬矮身高怕露簪；歡喜今宵還湊巧，剛剛月影障梅陰。

軍塅男禾間女棉，踏車忘倦織忘眠；今年穀賤郎無計，妾布留來納課錢。

鐵山嶂下鐵長坑，種地鋤峯日日忙；買賣赴墟三六九，郎挑桐子妾挑薑。

吳氏本來是個經學家，平日不大言詩的，——更說不上提倡平民文學；——陳氏爲

純主模擬前作的詩人，平日作詩並喜用典。從常理說，他們的作品，都不應帶有平民文學的色彩。然而事實上竟適得其反，可見客家民歌潛勢力的偉大，雖就與牠絕緣的人，但一受了牠的洗禮，也不能不暗地裏改變他的面目了。

至於說到胡氏呢，則更被那民歌陶醉得特別厲害。他不但極喜歡做那和山歌極其相近的竹枝詞和雜歌，並且還立下一個宏願，要把他所能採集的歌謠，都抄錄起來，分配到他的集子裏去，我們但看梅水匯靈集第八卷所附的繇辭雜諺總目以下的注子，便知他那圖志考餘和散花餘瀋二書裏面所收集的客家歌謠的豐富了。可惜二書都未曾出版，原稿又不知遺落在誰人手裏，無從引證！梅水匯靈集原稿裏的繇辭雜諺（此書至今仍未付印，原稿尚極零亂，存於我家。）本爲未完之作，所錄的歌謠非常之少，這自然是胡氏死得過早的緣故，然而只這一點，亦已足以看出胡氏生平對於民歌的態度了。

D總結的話

總上以觀，我們可以總結幾句：

1. 客家特出文人的作品，大都帶有平民文學的色彩，他們的主張，頗趨向『文學革命』的一個方面走。

2. 客家文人所以特別有一種趨向平民化的色彩者，就是因爲他們曾深深地受了一種特別歌謠底影響的緣故。

3. 民間的歌謠，確是能影響文人的詩歌向上發展的。

4. 因爲客家歌謠感化力的偉大，越足以證明牠的價值。

客家歌謠的分類

歌謠本是一種天籟，牠的性質和空氣最爲相似。環地球上，無論什麽地方，都有牠的踪跡，都有牠的波浪。

空氣中不斷的有波瀾發生，成了種種的天風，或寒或熱的向各方傳播，以吹拂萬物；人聲中也不斷的有天籟發生，成了種種的民風，或苦或樂的向各方傳播，以沁洗人羣的脾胃。

風的發生，已無斷限，風的方向，又無一定，故其變幻，也不可究詰，而其形式，則愈不可核算。因爲民風有這種種的關係，所以我們研究歌謠的人，往往一談到民歌分類的問題，便若遇着亂絲，茫然不知頭緒的所在。三百篇中的國風，本來包含有情歌生活歌或諷刺歌等類。可是那删詩的孔老先生，都沒有替牠去分類過，

後來讀詩的人，也從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漢時劉歆跟班固箸錄的代、趙之謳，和秦、楚之風，以及宋時郭茂倩的樂府詩集，淸時華廣生的白雪遺音，據說也是沒有什麽分類的。近來周作人先生的自己的園地始曾論及民歌分類的問題，他在民歌這個統名之下，分爲六類：

一、情歌。

二、生活歌。——包括各種職業勞動的歌，以及描寫社會家庭生活者，如童養媳，及姑婦的歌皆是。

三、滑稽歌。——嘲弄諷刺，及沒有意思的歌皆屬之。

四、敍事歌。——即韵文的故事。

五、儀式歌。

六、兒歌。

這種分類法在中國雖屬創擧，然而究其實際，却也有幾分脫漏之處。上面我已說

過，歌謠的發生，是永無間斷的，而其方面，也是漫無限制的，所以無論如何分類，老實說來，總難免有多少的掛漏。周先生的分法，於平民生活方面，可謂已能包括，但於平民思想方面則仍然沒有顧及。歌謠中，固不少專以表現其個人之人生觀，或對於某事物之觀感或認識者，如亡魂歌、地名歌、花名歌、論史歌，（評論古人得失之歌。）……等等，繩於周先生的六類分法，均不能容納。我以為要免除這種困難，理當附列雜歌一門，以便兼包各種不便歸類的東西。

稍後，則有傅振倫曾於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歌謠周刊上發表過歌謠分類問題的我見一文，對於歌謠的分類法，論列頗多，但不能無所謬誤。舉其所述『一般研究歌謠者之分類法』言之，其所列略表，『以歌的用法分類』一項，分歌謠為六類：

I 事物歌。——抒情歌，（狂歌、情歌、七情等）敘事歌，（韻文故事，人物，歲事歌，即事歌，）

II生活歌。——家庭的、社會的，（附乞頌歌喜歌）職業的，（大部分是勞働歌，）——夯歌、春歌、工歌、行歌、廠歌、決擇歌、相成歌、農歌、秧歌。山歌牧歌、樵歌、船歌、漁歌，採茶歌等。

III滑稽歌。——嘲弄，無意義詔文，急口令，譏諷、形容過分，（反語）——甚少。

VI習俗歌。——儀式歌（占候歌、結婚、喪葬、慶祝、厭禁，）非儀式的。

V游戲歌。

IV兒童教育歌。

這種分法，表面看起來，似乎極其完備，然若細心一察，則其謬誤之處，正亦不少。第一，習俗一事，本爲各類民歌，所在多有的本質，不能勉强另立一類，以減煞一般歌謠的實質。我們既已知道，歌謠乃環境的產兒，民俗的結晶，所以無論何種民歌，多少總包含有特殊的民俗在內。若其內容所述，與地方的習俗毫無關係，

名義上儘可有人說牠是事物歌、或生活歌，……，總之不可說就是眞正的平民文學。古代『行人』的所採，大部分爲情歌及生活歌，然而世人總不能說其工作爲非採風問俗的舉動。而必欲將『習俗』建立一類，則其他事物，生活，各類的歌謠，均將無物可言，更不必去談分類？第二，『山歌』二字，本爲一種歌謠的普通名詞，內容所包，有情歌，有滑稽歌，有儀式歌，……等等，決不是僅指山谷居民的歌子。（粵中慣例，全部歌謠中，除兒歌以外皆可稱爲山歌。）今傅君乃把牠列於職業歌之下，『以小繫大』，其謬孰甚。

此外傅君又嘗述及『研究民俗學者之分類法』，『研究敎育者之分類法』，及『研究文藝者之分類法』。然皆無甚精意，非失之淆雜無章，即失之輕重倒置。沒有多大的價值可說。

顧頡剛先生編輯的吳歌甲集，亦曾略爲分類。他的分法是：

一，兒童的歌。

二，鄉村婦女的歌。

三，閨閣婦女的歌。

四，男子（農、工、流氓）的歌。

五，雜歌。

顧先生的分法，純乎以民歌作者的類別爲類別，把生活和愛情等類，併在一處，從大體上說，似乎比傅君的分法，略好一點，然而究其實際，却也有幾分短處。第一，民歌作者的類別是不大容易分辨的。有許多歌謠，只可以看出牠大體說的是什麼東西，不能硬說作者便是男性，抑是女性，客家的歌謠尤爲顯著。如籐纏樹：『入山看見籐纏樹，出山卽見樹纏籐；樹死籐生纏到死，籐死樹生死也纏。』切莫浮起痛我心：『柑子跌落古井中，一半浮來一半沉；你愛沉來沉到底，切莫浮來動我心。』見心肝：『久裏唔曾見心肝，一見心肝心就寬；一見心肝心歡喜，唔得心肝黏心肝。』……等等，誰敢說定牠的作者是女子，還是男子呢？我想整個的吳歌當

中，一定也有這一類的歌，不過顧先生還沒碰見罷了。第二，民歌的發生，本爲情志的牽動，故其流變，多有兩性唱和之體。對照看之，則情緒迫眞，若剖分爲二，則意味索然。如客家歌謠中的借衫、相思病、上京舉子和讀書郞……等等，均是一唱一和，一問一答的山歌，若把他的任何一方，强爲抽開，則全部的精神爲之失掉，若不抽開，則半屬男性，半屬女性，併之入男籍乎？抑送之入女籍乎？我們將深感困難。

玆參考周、傅、顧三氏的分法，附加個人的意見，將客家的歌謠分爲五類：

一、情歌：歌謠本爲人情迸發的聲音，所以情歌實佔其中的重要位置。這類的歌，純屬男女獨自抒情的，或互相唱和的山歌，而一部分的採茶戲歌亦屬之。

二、生活歌：這類的山歌，最能表現社會的眞象。包括各種職業界勞動的山歌，和社會上家庭上各種生活的歌均是。如工歌、農歌、商歌、乞

歌、氓歌、樵歌、織歌、衣食歌、居住歌、婚娶歌、和行旅歌，……屬之。

三、諷勸歌：凡嘲弄、諷刺、規勸、調笑、詼諧的歌，均屬之。（掛折體歌，當然亦歸在此類。）但鄉曲間無聊文人的勸善歌，則嚴加屏除。

四、兒歌：凡兒童嘴裏胡謅出來的有韵的東西，戲謔的也好，怨罵的也好，有意義的也好，無意義的也好，一概收錄。

五、雜歌：凡以上各門不能彙包的民歌，如敍事歌、儀式歌、農諺、花名歌、人名歌、地名歌，和一切對於宇宙人生求解答的山歌，……等等，均屬之。

這種分類法，我現在尙未提出與各師友討論，不對的地方，自然還是很多的。我十二分的希望我的師友，能不客氣地給我一番指正！如果事勢和時機均允許我，使我能繼續出粵東之風的第二集的話，或者有一種較能滿意的補充或修改。

客家歌謠的各種格調，本來均各有專名。我在客家歌謠的形質上，已略為敍述，本來不必更為分類，多增糾紛。不過那些分法都是歌者演唱的類別，於歌謠的內容，和起初的類屬，還是含混不清的。如採茶戲歌和過街溜歌的內容，多是脫自時下通行的情歌，便是此例。上面的五類分法，雖然也是幼稚不過，可是比較這種表裏含混的分法，已經清晰得多了。

說到這裏，我又覺得慚愧！我對於客家的歌謠，雖主張用「五類分法」去整理，可是這些都是空話，因為我這次搜集歌謠，全部的精神，多用在情歌方面，徵得的歌謠多半是情歌，其他各類都是零碎得不了。這雖然是時間的問題，可是我也不能辭那疏懶的罪過。

客家歌謠的採集

A 已經採集的成績

歌謠本是表現民俗的產品，爲考察民俗唯一的工具。我國古時本有採詩的專官，（古時亦稱歌謠爲詩。）漢書食貨志：『每歲孟春，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可見『采詩觀風。』的制度，在周代盛時，實頗詳備。——根據儒家之說。自周室東遷，諸侯畔亂，天子的號令已不出都門，采詩的制度也就隨而消滅。漢時王莽，想篡帝位，因恐『民望未歸』，乃復仿行采詩觀風的制度，但結果，竟爲諂臣所騙，所采集的，概爲他們杜撰的東西。其後各朝的君主，都沒有提倡過採詩的制度，所以民間的歌謠，也就無從彙集，而詩三百篇也就得居然獨美於前。雖其間尙有多少文人零零碎碎忽斷忽續的在那裏收

集，可是他們采詩的目的，已多不甚純正，（參看本篇第三章第一段，）而搜集的方法，又毫不講究，間有所得，又復任意修改，求其眞正能代表平民文學的，實在找不出多少！想不到歌謠的命運，也竟會如此的蹇澀呢！

至於說到客家的歌謠呢，那就比那皖、豫、湘、鄂，下至於江、浙諸地的民歌，更是不幸。因爲那些地方，或則曾爲往昔文化的中心，或則曾爲多數文豪的鄉里，境內所產生的民歌，有的曾見採於行人，有的曾見錄於文士，（自然，也是非常之少的）所以無論如何，還算不幸中的幸者。至於客家一地，則因自身賦有時間空間上的特殊情形，元、明以前，文士極少。境內所產生的歌謠，已未蒙有周行人的採訪，又未蒙中原學者的注意，所以明朝以前的客家民歌，到了現在，實已無可找尋了，可惜！

然而，畢竟『世事否極而泰來』，『好月晦久而終皎。』客家的歌謠，雖則說『命途多舛』，可是一到了清朝，牠的知音人也就欣然來了。這自然是王漁洋、李

雨村、梁紹壬和黃公度諸人的慧眼過人，能夠鑑賞這從未暴露頭角的「薄命阿嬌」，——客家民歌，——然而不是牠天賦的婀娜綺妮，爛嫚嫵嬌，又怎能引起這許多才人的注目呢？

客家的歌謠，自經王李諸人的品題以後，注意牠的人也就漸漸的多起來了。現在就略爲說說他們在採集上的成績吧。

王氏的詩才，和他對於做詩的見解，在稍爲讀過漁洋詩話的人，都無不明曉，所以我現在也不去多述。他曾把好幾首客家的山歌放進他的集子裏去，他並且曾說到粵西好歌的風俗。（這裏所言的粵西乃是專指廣西通行客話的一部分的地方，關於這層我在本篇第一章已有論述，可以參考。）現在且舉幾條他所錄的粵歌來看看：

一

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

二

兩岸人煙相對出，只隔青龍水一條。

三

己娘莫學鯉魚子，那河又過別條河。

四

科舉秀才取紅豆，相思及早辦前程，黃菊花開九月九，枝枝葉葉有嬡名。

五

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情只在暗中絲。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眞絲。

以上所舉，據胡懷琛中國民歌研究、兩廣山歌上說是王氏從吳冉渠所撰的粵風轉錄出來的。(一)，(二)，(三)，三條都係斷句，(四)，(五)兩首，則爲整歌。吳冉渠究竟是誰？所撰粵風底內容究竟怎樣？我現在還不曉得，不敢妄肆批評。不過據我所知，則羅江李調元，(字雨材，)曾輯過粵風一書，列入涵海之內。(我家

尚藏有原刻本，近人鍾敬文復曾爲之重編，在北新書局出版，）內容所輯，共分粵歌、猺歌、狼歌和獞歌四種。粵歌原爲睢陽修和所輯，共歌五十三首，不盡都是客族的山歌。（因爲中間尚有沐浴歌等，和一般客族山歌的體調均不相同。）而漁洋所錄的第（一）條，（漁洋詩話上並沒有分牠爲（一）、（二）、（三）、（四）等記號，此地爲便利討論起見故特分之。）却和修和的粵歌的蝴蝶思花的第三、四句相同，第（二）條則和他的隔水的第三、四句相同；第（三）條又和他的妹同庚的第六首的第三、四句相同。至於第（四）第（五）兩歌，一則純同於粵歌中的黃菊花，一則半同於粵歌中的妹相思。（妹相思的首二句爲：妹相思，妹有眞心弟也知。其下二句則和漁洋所錄的全同。）據此則吳冉渠的粵風又好像和修和的書有若何的關係。（因爲前人採錄山歌，多喜歡改竄牠的字句，如「唔」字換作「不」字「毛」字改作「沒」字，便是最顯著的例子。因爲他們都喜歡改字，所以同是一首民歌，甲乙所錄，各有不同，倘使竟然相同，則甲乙二人間必有若何的關係。）

李雨村本是一個很忠心於平民文學的才人，我們只要把雨村詩話拿出來一看，便都無不承認。他在文學上最大的貢獻，就是纂輯粵省各種民族的歌謠都為粵風一書。全書共分四卷，各卷本署有原輯的人名，但據顧頡剛的推測，這些人兒，諒都是李氏的幕僚，在李氏游宦粵中的時候，得他的指導而輯成的。（參顧氏粵風序。）

顧氏又曾評論李氏採集歌謠的成績，他說：

「到了李調元，纔敢更進一步，從民衆口中寫錄出來。這事在我們看雖覺得平平無奇，但在百餘年前學術專制的時候，不能不說是一件極大膽的創舉。他一任歌謠的自然，不加上任何索阮，而所錄的以情歌為多，這很可給與讀者一種看歌謠的正當的眼光。……。」

顧氏的推測，和批評，我都有十二分的同意。本來搜集民間的歌謠，是件極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從前學術專制的時候，——一來怕舊社會的惡勢力攻訕，二來又怕一般歌者懼舊禮教的制裁，不敢吐實告諸採訪的文士。而李氏乃敢於百餘年前，毅然

決然，不顧『一切非議』和他的同志們從那言語不同的粵東民衆的口中，錄出這麽多的山歌來，眞是大膽！眞是可敬可佩！現在我們也用不着把他所集錄的粵歌一首一首的拿來討論，只要我們能夠本着他的精神，繼續他去做搜集和整理那粵東民歌的工作，那就得了。

其次，就要說到錢唐梁紹壬了。梁氏著有兩般秋雨盦隨筆，中有論述粵東山歌的一節，錄有粵歌十餘首。他開場便說：『粵俗好歌。……』。和李調元粵東隨筆中的粵俗好歌所評述的大致相同；大概梁氏所錄的粵歌，也是從李氏的集子裏轉錄出來的，不過數目上有多有少罷了。（這些山歌在本書的後部已有照錄，在這裏不復多贅。）

以上三家，都不是粵人，有的並且沒有到過粵東，他們採集粵東民歌，其唯一的原因是爲文學上的鑑賞，所以他們所錄的山歌，都是很有藝術上的意味的東西。

現在再擧兩個粵東文豪對於採集他的本地的山歌底事功來說說：

我們都知道，嶺南的文士中，最富有革命性的就是黃公度了。他是晚清中國新詩界的慧星，著有人境廬詩鈔，以表現他解放的精神，和革命的主張，（專指文學而言，）他的作品，頗多方言攙和其間，故極富平民文學的色彩。他極想把粵東的山歌都彙錄起來，編成一個專集，可惜因別種關係，到底沒有做成功！現今存在人境廬詩鈔中的山歌，乃是他在倫敦使館時，偶然憶及而記錄的。他在所錄的山歌以下，附有一段小注，很可以看出他對於民歌的態度。注中說：

十五國風，妙絕古今，正以婦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學士大夫操筆爲之，反不能爾，以人籟易爲，天籟難學也。余離家日久，鄉音漸忘，輯錄此歌，往往搜索枯腸，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岡頭溪尾，肩挑一擔，竟日往復，歌聲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見黃氏致胡曉岑信，原稿存在我家。）

黃氏對於客歌上的採集，其功勞遠不若李調元的偉大。可是他因爲曾經受過民歌極嚴重的洗禮的緣故，不獨自己的作品特別富有一種革命的精神，而且還要大聲疾呼

地在唱其『我手寫我口』的主義，開近日白話新詩的先河，只這一層已足以壓倒李氏了。

在客家歌謠的採集上，曾經獻過功勞的第二個的粵東的文豪，算來就是胡曉岑了。胡氏對於平民文學的涵養，實在說來，比黃氏還要深切一些，就是他對於採集粵歌上的功績，比起黃氏來，實在也來得偉大些。不過他所處的地位很壞，凡所集得的粵歌，都沒有親手付印，留給我們欣賞，到了今日，連原稿也不知散失到那裏去了。（現今存在胡輯梅水匯靈集的民歌，不過僅有數首罷了。關於此事，本篇第四章已有詳述，現不復贅。）

以上所說的人，都是清朝的文士。現在再把最近曾致力於搜集客家民歌的人來說一說：

最近努力於徵集客家歌謠的人，大體說來都是粵東有志的青年，他們一方面因爲曾受過粵歌的影響，對於文學特別有一種興趣，一方面又因看透了『一切的詩，

皆起源於民歌』，認到客家的歌謠也有絕大的價值。所以才想極力去徵集。不過他們都因爲有種種的關係，至今尙少能夠滿足我們期望的成績。就中比較上可以說稍算成功的，就是我的畏友劉君信芳所輯的梅縣歌謠集。（梅縣卽從前的嘉應州）劉君對於徵集歌謠，極有一種令人佩服的勇氣，據說他無論那一次回鄉，都要找幾個鄉里中會唱山歌的人，——或朋友，或長輩，或小孩們，——訪一訪問，所以他所錄的山歌，大半都是從民衆口中寫下來的。其次則算是楊君晶華了。楊君早已想出一本嶺南歌謠集，據他自己說，現在他已經輯得的已有七八百首了，可惜至今還沒有出版，給我們拜讀，也許歌量太多，不容易整理罷。再次，則可以拿李君金髮來說，李君曾出『嶺東戀歌』一小册，據說是他費了很多心血的成績。『把他出版，並不是因爲國人提倡民衆文學，而我也來湊湊鬧熱。其實我在十年前，就有這個意思。後在巴黎，曾托國內的朋友覓了幾本手寫的册子，……巴黎是不能出版的，乃想把他譯成法文，尙未動手，而這傑作已不翼而飛了。』可見他對於粵東歌謠的收集，

也是很熱心的。又次，要說的就是鍾君敬文，鍾君本是北大歌謠研究會中的一位健將，對於粵東歌謠的收集，特別努力，據他自己說：『我數年來承北大歌謠研究會諸同人的獎勵與誘掖，收集到了千首左右的歌謠。……』現在他已經出版的，有粵歌集、戀歌集、和客音情歌集三種，（還有沒有別的，我可不知道了。）鍾君又說：『剩下的材料還有許多，所以把這書題作「第一冊」以便將來出第二冊，以至第三四冊。』本年鍾君又復把李調元的粵風除去狼歌和獞歌二種，加上一篇顧頡剛的序文，重新編印出來，給我們拜讀。此外，客人中，還有幾位，也曾致力於收集客家的歌謠，就是藍君孕歐，王君信我，謝君琪，胡君幼蕃。藍君輯有平遠的山歌八十餘首，登在歌謠周刊三十九號，內容概爲戀歌，可惜未曾加以詮註，若給別省的人去讀，未必即能盡領歌中的好處。而且歌中的文字，亦多錯寫之處；如第一首的『吾』字他竟寫作『涯』，『端出一籮同你對』的『你』字，他竟寫『悉』，其他如『嬲』字，『毛』字，他也沒有寫對。王君所輯的三十八首平遠情歌，亦是

登在歌謠周刊三十九號，也沒替牠加上注解，其得失正和藍君相似。謝君所錄的，題名五華情歌，其實就是坊間所賣的相思山歌，不過其中曾變換了好幾個字，也許是相思山歌傳到了五華以後，自然的生了變化罷。胡君幼蕃在歌謠周刊上僅登有數首兒歌，沒有多大的成績可說，不必多費筆墨。最後要報告的就是胡君懷琛和苗君志周兩位，胡君的中國民歌研究，有一節專論兩廣山歌的文字，他把王漁洋、李雨村、梁紹壬、和黃公度諸人所輯的粵歌，照鈔了幾首。他在歌的後面，加了幾句介人笑穿鼻孔的好話，什麽『但只看這幾首，已可見一斑。或者此外也沒有再好的了。倘然有的，他們早已記錄下來了。』我且問問胡君，粵東的民歌、王，李、梁、黃諸人是否曾一首一首的聽見過？就使當時全部的粵歌都曾被他們聽過，難道他們的生前死後，粵東就沒有歌謠了嗎？何以見得一定比他們所錄的壞呢？苗君則輯有兩粵情歌一小冊，內容所錄，除粵東山歌以外還有苗人、蜑人、猺人、和獞人的情歌，大概也是拿李氏的粵風做藍本，再加上幾首在報章或雜誌上發表過的兩粵歌謠

勉强湊成的。既沒校勘，也沒整理，比之鍾君敬文所重印的粵風，還差一籌，鍾君的書，雖然也沒有什麽整理的工作可尋，但卷端還有一篇顧頡剛的序文，比較可以看看呢。此外尚有孫君靜庵，曾做過一篇小說，題目叫做粵歌。聽說所記錄的都是兩廣人唱山歌的風俗，文內並採有山歌多首，但我却很慚愧，截至今日，還沒看到這篇文章；按照古人『不知蓋闕』的道理，不應多嘴。

過去的，採集客家歌謠的成績，大概已如上述，(但不敢說已完全沒有掛漏。)現在且把這種成績列表如下：

已錄的客歌調查表

採錄者	載錄歌謠的書名	所錄的分量	備考
王漁洋	漁洋詩話	數首	
仝	池北偶談	數首	
李調元	雨村詩話	數首	

仝	粵東筆記	十數首	
仝	粵風	約五十首	即修和所錄的粵歌
修和	粵歌	約五十首	
梁紹壬	秋雨菴隨筆	十數首	
黃公度	人境廬詩鈔	數首	
仝	黃氏信稿	十五首	信稿數帙，存在我家
胡曉岑	散花餘瀋	？	書未印行
仝	岡志考餘	？	仝
仝．	梅水匯靈集	數首	稿存我家未印行
劉信芳	梅縣歌謠集	全書	印刷中
李金髮	嶺東戀歌集	全書	
鍾敬文	客音情歌集	一百四十首	

藍孕歐　歌謠周刊三十九號　八十餘首

王信我　仝　三十餘首

謝　琪　仝　三十餘首

胡幼蕃　仝　數首

胡懷琛　中國民歌研究　十數首

苗志周　情歌第一册　數十首

歌謠研究會歌謠紀念增刊　約十首

此外粤風續九一書據王漁洋的池北偶談及漁洋詩話均謂是他同年吳冉渠（淇）所作，——上面我已說過。但其書已未和我的眼簾接觸過，所以不敢輕易的把牠列入表內。近來又有人告訴我說上海暨南大學也有一位梅縣人輯有客歌百數十首，登在該校的刊物上。月前我的朋友羅君季靜，自南京來信和我討論歌謠。他說『年前任滬，見梅縣人（姓名可記不清了）亦曾印有松口山謌等，其中多有文言以代土語

者，便覺神韻頓減。……可惜這兩位梅縣人所錄的東西，到了今日，我尚未能買到，不但不敢遽下批評、而且不敢即予列在表上。

B 個人搜集的經過

客家本來是個歌謠的寶庫，那裏的人民，無論男女，大體說來總曾受過歌謠多少的影響。不過，我却非常不幸，生長在那歌聲不到的興寧縣的東郊，——是前清舉人老爺最多的地方，他們因爲要提倡聖人的禮教，視男女歌唱，有傷風化，所以把牠禁了。自一歲到十四歲，從沒聽過他人唱過一首山歌。就是兒歌，也不過聽過五六首罷了，然而自己又不能將這五六首全數背唱。十五歲的冬天，因往朋友家吃喜酒，在那裏歇了兩天，晚間出去崗上眺望，忽然左邊的山路上來了三個二十來歲的婦人挑着菌兒，遠遠地發出一種婉轉嬌娜的聲音，什麽『竹葉撑船蘯洒子！咿哩喉，——遛呀遛等來』的山歌引子，慢慢的由我的耳鼓，沁進我的心肺裏去，一時

好奇心動，便倚着崗上的松樹，呆呆地瞧她們唱歌。一會兒便聽得：

你在介崗吾哩崗，

你係日頭吾月光；

你係鷄春吾鴨卵，

唔得打爛共盤裝。

我聽完了這首歌，心裏很是不安，很怕她們再跑前幾步就要來調笑我這個下山人，（與寧呼近城的人家曰下山人。）所以便沿着崙地，發脚走了。然而她們的聲音却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腦裏。跑回朋友的住屋以後，不知因爲什麼緣故，又想再到崗上去聽聽她們唱歌；但因爲朋友的纏擾，不好意思出去。婦女唱歌的事實，本來近這二年，已聽同學說過好幾次，可是不是這次的親耳親眼的聽見瞧見。實在還似瞎子論日，講來講去，找不出頭腦。

自經那次崗上聽歌以後，我對於山歌便不知什麽道理，和牠竟有一種不可思議

的關係，在學校裏無論聽見什麼人在說山歌，我都要加進去談談，並且還要叫他們將所知道的山歌寫給我看看，他們中有許多也高興抄錄幾首，敎我唱唱。到了民國十二年的冬天，我便將我幾年所抄起的山歌，重新彙抄一本，加上一篇短序，題爲興寧山歌，而我個人的採集民歌的工作，也就以此爲『嚆矢』。

十三年秋，在滬抱病，醫生囑我要輟學靜養。長日困在宿舍，無聊得很。幾位談友，又忙於課務，不能日來對談。不得已，乃將皮篋裏的興寧山歌檢出來當作唐詩去讀，因此又激起我徵集民歌的念頭。於是便通信各舊日的同學，囑他們代我採集。而滬上同鄉之腹多山歌者——如羅君玉泉李君稚茵等——又復不吝賜敎，因此我的歌本也就日漸增其頁數。十四年五月，自滬患脚氣病回里，途次梅縣，僱二轎夫，年少風流。過山時，竟大吊其嗓子，和山上採新的女郎，對唱其相思之曲。其初女郎的歌詞，句句都輕視轎夫的爲人，但轎夫則『善能取譬』，句句都能當行出色，終於漸唱漸諧，過了一會，那女郎竟前來和他們說起笑話來了。(朋友們，不要誤會。

粵東男女相遇，隨便講講笑話，並不會發生什麽曖昧的事情的。）我因爲轎夫的歌才快捷，所以到了晚間投宿客棧的時候，我便請他們念念山歌，給我抄錄。果然，字字均珠，首首盡玉。其『宛轉附物，怊悵切情』，眞可以令人愛玩拜倒。可惜那個轎夫有點怕我們讀書人的留難。（這自然是舊觀念，因爲從前的八股先生，大抵都是不高興聽山歌的。不但不高興，有時還要對唱山歌的人爲難呢。）不肯將肚子裏的山歌全念給我抄錄。結果，被我錄得的不過二三十首罷了。到興寧後，父親便叫我住在縣公署的西園，恰巧服侍我的小聽差，也是個很歡喜唱山歌的人，——可是他肚子裏的歌量並不算多，——所以每天晚上，我都要請他來念山歌，不想到這種工作，竟被署內的幾個局員發覺。有一位年紀較大的人，便罵我不規矩，說我不應該以大學生的資格，去和下人一塊兒唱山歌。我當時雖不以爲意，仍想再繼續做我錄歌的工作，可是那個小聽差已不好意思再給我念歌了，——也許是怕各位大人不高興他，致他滾蛋。後來這種事情竟被我的四哥聽得了，那位小聽差越是害怕得

不了。好在四哥也是個極愛好平民文學的人，不惟沒有將小聽差革了職，而且還嘉獎了他許多話，說他的聰明好，會唱纏綿哀厲的山歌。自此以後四哥也常常和我討論民歌，並且還替我想了許多採錄山歌的法子。記得有一天晚上他竟穿了便服邀我到一間很小的飯館裏去吃晚飯，我起初還不曉得他的用意，後來飯菜都吃完了，他就叫了一個小夥計吩咐他去請伍某（伍某為興寧城中以唱歌乞錢的人，歌才頗好。）來唱山歌，可惜那天伍某竟不在城內，虧了四哥一番好意，竟沒一點結果。然而即此亦可以看見四哥對於採集歌謠的熱誠了。

十四年的十月，我復自興寧坐船往汕頭。同艙有兩個籐椅工人和一個布商，他們都很喜歡講笑話，唱山歌。當了民船行出新墟（興寧南部的市場）以後，兩岸採樵男女的歌聲，由風送到船艙裏來，他們三人，便一齊起立，站在船頭齊着喉嚨，和那採樵的男女駁歌。我聽了不禁『喜出望外』，乃慢慢底和他們接頭，改變自己的態度，加入他們的談笑團體。夜靜了後便吩咐船夫，再冲清茶，並將朋友送來的

餅果和肉乾拿出一部分來做消夜的東西，他們三人也毫不客氣，所以我也就乘這個機會硬着臉兒，請他們唱歌，結果，竟被我錄得五六十首很好的情歌。

大約自民國十二年至十四年的冬天，我所收集的嘉屬（即梅縣、興寧、五華、平遠、和蕉嶺五縣的地方。）歌謠，已有兩百多篇了。以後更進一步，通信各地客族中的朋友，囑他們將家鄉的歌謠，寄給我看看。雖然收到的成績不算得好，然而我的歌本上所錄的山歌，其產生的範圍，比較從前已寬廣得多了。

以上所說的，都是我個人實地的徵採工作。除此以外，我又常有主意去吃現成的飯，無論什麼歌謠集子，或新或舊，只要和粵歌有點關係，而又已給我知道的，我都曾去買過。可惜我現在尙沒有多大的工夫去詳究，所以還錄起來的還沒有幾多。將來如有機會，還要把牠整理一下。

客家歌謠的整理

1. 小引

整理歌謠，本來是件頂不容易的事，一來要有鑑賞和別擇的能力；二來要有考據和語音等學的智識。北大的歌謠研究會，自民國七年以來，曾拚命做收集的工作，到了現在，據說已有一萬多首的成績；然而一查他們已經整理出來的東西，也不過僅有看見她等三數種罷了。他們會中，很有幾個對於平民文學很有研究的人，然而一提到整理中國民歌的問題，尚感到有種種困難的地方，可見整理歌謠這件事，不是可以隨便說說的。

我個人對於客家歌謠，二年以前，只有欣賞和採集的興趣，至於整理二字從沒有去想過，其實也不敢亂想。自去年寒假，因事到京城住了幾天，偶然和幾個同

鄉，談到本鄉歌謠的問題，不知不覺間，竟把自家收集歌謠經過的事情，說出了一大半。他們聽了，非常高興，勸我一定要快點整理出來，『公諸同好』。他們並替我說了許多關於整理方面的問題，激勸我的好奇的心潮。同時校內幾個好友，又頻頻地促我研究。滬上的同鄉，因爲接到京城同鄉的報告，又寫信來囑我努力。我雖然對於任何方面，都沒有答應過，然而要我絕對的拒却他們的好意，這也是極難爲情的事，事已到此，只得就大着膽兒，作一個嘗試，至於結果的好壞，還得讓勸我的朋友們來幫我負責。

2. 取材

自我有了整理客歌的念頭以後，我格外喜歡拿我這幾年來所收集的歌謠來讀。遇有適合個人脾胃的，就另外給牠鈔在一本稿紙上，算作當選的東西。這種選擇法，純是主觀的，對與不對，連我自己，也不敢說。現在且將我的脾胃的好尙，先

寫在下面：

A，富有文學意味的，

B，能代表一種特殊風俗或生活的，

C，能代表平民的心理的，

D，能表現兒童的眞性的。

我的脾胃的好尙，大概說來，有這四個方面。（專對歌謠而言。）各個方面間，極其平均，並沒有『此軒彼輊』的分別。各種民歌，要想和我的脾胃發生關係，無論如何，須得佔其一面。——能兼佔的更好，——方有話說。所以這四個方面，又可叫牠爲我鑑別歌謠的標準。不過這純是我個人的見解，實在不敢『强人同我』，就是要我說出各種標準具體的理論來，也許不能滿足聽衆的欲望。而其中又以A項尤爲難以立論，因爲歌謠的自身，本來就是方面極多，從文藝欣賞方面去講，『你說他好，就是好；你說他不好，就是不好，你要在這好與不好之間說出種種道理，亦許

能說得很對，但這所謂對，也只是你所說的別人不以爲非，」吧了。（引用劉復的話，見語絲百二十七期，海外民歌序。）我對於我定下的標準，已沒有十分的自信力，所以很希望有喜歡研究歌謠的朋友，能給我指正。

現在就把我所選的歌謠，拿來說說吧。

先言情歌，——客家歌謠中，最大的部分就是情歌，最容易徵集的，也是情歌，所以許多喜歡吃清閒飯的人，都和牠最有緣分，這不但是王、李、梁、黃諸人爲然，就是現在粵東的幾個熱心提倡平民文學的人，實在也莫不同然。我們不信，只要去找劉君信芳的梅縣歌謠集一看，便知分曉。至於說到我這好懶不過人，那就更不用問了。

我對於客家的情歌，已最有緣分，所以我所收穫的情歌，也最有可觀。當我最初打算採歌的時候，本來只想能夠得到一百幾十首的情歌，就夠我欣賞了，不想到後來竟得到有五百餘篇的成績，這是我很高興的一件事。可惜這些情歌，性質非常

蕪雜，有的吐詞太過猥褻，且沒有多大的文學意味，（這類的情歌當另外的歸在一個專集，供學者去研究。）所以不敢入選；有的又太過古典，不敢說牠是眞正的平民文學，所以也把牠擱置；有的又大過庸常，已不能代表民衆的心理或風俗、習慣，又不能有文藝上的意味，所以也不能不一並丟棄。因爲有這種種的緣故，五百餘篇的情歌，經了一番鑑別，便剩了四百篇度。

這四百多篇的情歌中，有的是七言絕體，有的是五句腔體，有的是長短句體，——不過七言絕體，數量最多，——有獨唱、有對唱、有長篇、有短篇。七言絕體，大概說來，都是我個人從平民的嘴裏鈔下來的。——沒有眞僞的問題，——不過也有多少是從劉君的梅縣歌謠集，鍾君的客音情歌集，和李調元的粵風，並及於王、梁、黃、苗諸人所錄的轉鈔過來的。——其中的眞僞問題留待下面再講。五句腔中的借三項一篇，是佛我兄念給我聽的，內容並不見得怎樣的好，不過佛我兄則堅說牠在最能代表長源（在贛南）一帶的情歌風格的。我因爲佛我兄從前確曾在贛

南住了二年，所說的話，當很可靠，所以也就毅然的選入。走盡惠州一篇，係從坊間的刻本上錄出的。唱過街遛度活的人，最喜背唱。內容雖亦不算十分精彩，可是通行的地方則非常之廣，故亦給牠入集。長短句體中，有十思量一篇，本爲興寧某君的作品，（某君現仍健在，不便將眞名寫出。）原無入集的必要，但某君根本就是一個平民文學家，做出來的東西，原來既少普通文人的脂粉俗氣，（但不能說沒有，）而且那篇作品，又已被那嘉屬平民展轉傳唱，字句的改換，聲韻的變化，十幾年來，已同平民嘴裏吐出來的東西，完全一樣了，所以也就索性選牠入集。至於輕身一篇，亦是從坊間刻本上鈔錄來的，內容所述，頗可代表婦女生育前的一切狀況，雖然沒有什麼文彩可說，但亦有入集的必要。長篇的情歌，我現在僅看到有相思病一篇，係坊間的刻本，題目叫做相思山歌，內容所錄，約有四十餘首。各首的性質，有的是敍事，有的是對答，但均有明白的條理，而且各首先後的分配，也極有系統。我以其所具的性質，和其牠情歌並不相似，所以極疑牠不是純粹的平民文

學，就是我的四哥也常常如此的想，但是一考牠的詞句，却又沒有一些斧鑿的痕跡，和模擬的樣子，而且牠的音調也極合自然的拍節。硬說牠不是平民文學，實在太過苛刻。我因為這個緣故，很費了許久的躊躇。後來點讀到十思量那首情歌，才曉得這個問題，實在也是極好解決的。原來這篇東西的原始作者，實在也是個鄉間文人，後來因為被客家平民的鈔錄傳唱，東一飛，西一飛，你一口，我一口，慢慢地溶化，把那艱澀難唱的字句，一天減少一天，到了今日便成了一個『圓滑光潔』『纏綿哀切』的民歌。我們但看牠通行地方的廣大，便可知牠和人民的口沫，實曾起過很強烈的化學作用。

次言生活歌，——生活歌本來是民風中極重要的部分，但因牠的性質不像情歌的容易傳播，不像情歌的容易徵集的緣故，所以我這次對於牠的成績，非常不好，所選入的，不過有十多篇罷了，就中也有幾種不同的體例，現在一並講講罷。A,七言絕體：生活歌中，最常見的也是七言絕體，牠的格調和情歌中的七言絕體，並無

二致。此次所選錄的，沒有多大的問題，可以在這裏討論；B,長短句體：生活歌中的長短句體，極不多見，這次所選取者，只有一歲嬌、嘴唇紅朵朵、菱角子、蘿蔔子和七月七五篇，但牠內容的價值，卻不可小視；C,四字句體。四字句體的生活歌，據我所知，也不甚多。這次選入的僅有養羊和懶尸婦道二篇。懶尸婦道本自坊間的刻本上錄出，和牠同刻的四字句體生活歌，尚有勤儉叔娘一篇，但因內容太無可取，故只得割棄；D,五字句體：五字句體的生活歌，現在所錄得者，只有農民十二月一篇，內容非常完整，不消說，也是十思量一類的變態的民歌。至於七言的長篇，則有過番一篇，本亦自坊間的刻本錄出，內容敍述粵人作客南洋的狀況，清清楚楚，有條有理，自然也是鄉間文人的原作，（坊刻本末，尚刻有『一小先生手著』的字樣，）經過了若干年的平民口沫化，而後才形成民歌的。此外尚有五句腔的乞歌數首，有的是家鄉的朋友寄給我的，有的是從坊間的刻本上鈔下來的，不過都沒有什麼問題可以討論。

再說諷勸歌——諷勸歌是比較容易收集的。就整個的客家歌謠來說，牠所佔的數量，也不算極少。可是這幾年來我對於牠並沒有多大的留心，播種和培植的工作既沒有做夠，所以這次的收成，也就很是不好，所選錄的不過有十數篇罷了。至於牠的內容，則通是七言絕體。就中的八叮囑一篇，是士奇君鈔給我的，與劉君信芳所錄的十叮囑大體相同，但缺少二首，原來的面目，究竟怎樣，還沒有知道。

次舉兒歌來說，——兒歌也是客家最發達的東西，我在本書的第二章，已經說過了。這次所選入的，共有四十多篇，內容都還說得上好，而尤以月光光一母題，爲能表現歌謠流變的情形。我本來想找出幾個母題來，以分辨各地兒歌異同的所在。但到了現在，各處的朋友，還沒有這類的材料寄給我，沒有法子，可以比較客族中各處兒歌的差異。

最後再說雜歌——我在客家歌謠的分類那篇上，已將雜歌的內容稍爲說過，不過那些話都是預定的工作，實際上，現在我所收到的雜歌，也不過僅有十數篇罷

了。就中最多的，就是農諺，從文藝上去講並沒有多大的意味，不過也很可以代表一大部分的農民（指客家）對於天時地利的見解，所以特地給牠入選。至於人名歌則有劉關張、祝英台、英台打扮、鬧龍王、和十二月古人等五篇。地名歌則有十八省和怨糖二篇。此外尚有亡魂一篇，為禮懺時的悼歌。放帳一篇，為結婚時的儀式歌。雖然同是零零碎碎沒有什麼寶貴的價值，但因牠能代表一種風俗，所以也不能不把牠錄上。

附帶要說幾句，選擇歌謠，固可以純憑主觀的好尚，但同時却不能不加之以一種考證的工作，以辨別『同名異質』的山歌之『孰真孰偽』。關於這層，許多研究歌謠的人，都沒有特別標舉出來。不知選擇歌謠而不加點考證，正如爭論物體的重輕，而不用天秤，甲說半斤，乙說十兩，到底是半斤抑是十兩，無從判定。歌謠中，固不少『同名異質』的東西，倘一味依主觀的選擇，結果，往往認假當真，惹人笑話。前幾年，興寧有一位自號樂歌博士的人，因為少時曾經聽過他的老師念過

一篇耕田歌，——聽說是一首極好的農歌，到現在我還沒有採得。但因年載已久，記不清楚。一天他忽然來到我們中學裏，看見我父親新編的宦場况味上，（劇本）有一首新做的方音耕田歌，他一看裏面的詞是：

好弟弟，好哥哥，
出來聽我耕田歌。
人人都話做官好，
吾話唔當使脚鋤。
早造割多兩担穀，
冬造割多十担禾。

番薯堆倒滿棚角，
芋子裝倒兩三籮。
唔曾凍過我賴子，
唔曾餓過我老婆。
人人都話做官好，
吾話唔當使脚鋤。

那位博士，便說這篇東西，就是從前頂著名的耕田歌。並且還加了許多評語，說不是平民的『錦心繡口』，一定唱不出這種又似俗，又似雅，又似平淡，又

似頑豔的絕妙好歌來。後來我的同學們都說他錯了，都把他的博士招牌卸去了，他還不肯承認自己沒有鑑別的能力。其實這篇東西開首二句，便就表現牠不是眞從農民的口中吐出來的。因爲歌中主要的部分，純是敍述農家自適的情志，並不是有意要勸人耕田，所以用不着呼兄呼弟，促人來聽。眞的民歌，乃純任自然，一字一句，有其用處，若不當呼而呼，便是不合自然，不是眞正的民歌。那位樂歌博士，當時竟不加思考，不曉得這個道理，所以竟致連那博士的頭銜都給人取消了。

3. 考訂

考訂歌謠，實在說來，也是很不容易的事。董作賓編訂看見她一書，也曾感到一種麻煩。他說：『攷訂的手續，應該分做四層：一是字，二是詞，三是句，四是段。這四層工夫，首先要限制具有考訂的資格的人才能着手，乾脆一句話，就是非歌謠的同鄉不可。……』誠然，考訂歌謠，眞的非賴借歌謠的同鄉不辦。因爲歌謠

是特殊的方言和特殊的社會的產品，所以不是牠的本地人就不能辨別牠的錯處，不能辨別他的錯處，就認不清牠的好處。

不過我對於這話却非常慚愧，因爲我名義上是客家人，但對於客家的方言，却沒有好好的研究過，所以說到考訂客家歌謠這種工作，實在是沒有資格可以去担任的。然而這番却又這樣的毫不自量的在這裏說考訂的話，眞是好笑。

歌謠中應該考訂的範圍，實在是不說定的，上面所引的四層工作，也不過略言其要者罷了，其他各個方面，如『篇章』『韻脚』『聲調』『節拍』，……須依賴考訂工作的，諒必還是很多。

我這次所曾做過的考訂工作，僅有『字』和『句』兩種。其他各種擬留待將來再幹。

A，字的考訂：客家歌謠，既純用方言組成，所以有許多字音，在字典中一時找不到音義相當的字，要想查出牠的原來的實字來，又是非常麻煩。因爲這個緣故，

所以有許多錄歌的人，（並指坊間的刻歌家。）都常悞以主觀的見解免强去改削，其稍爲曉事的，則杜造新字去替代。到了今日，不獨坊間的刻本，錯雜萬狀，卽文士所選錄的也多表裏失實，大非本來面目。玆舉其顯例如下：

1.客家稱『我』曰"yai"卽是吾字。但現在坊間刻本有的作『涯』，有的作『崖』。而文人所錄的，則多作『儂』如黃公度的結緣：『儂愛今生結眼前。』花上枝：『儂要風吹花上枝』和修和所錄的不念儂：『吃了生心不念儂。』……便是此例。

2.客家稱『不』曰"m"（讀附音），其音義均和蘇州人的『嘸啥』的『嘸』字相同，坊間的刻本，有作，『毋』者，有作『唔』者，——作唔字者最多，——而文人則直改之爲『不』字。如兩般秋雨盦隨筆的柚子：『鴛鴦怎得不相尋。』便是其例。今以『唔』爲標準。（以其在客家較爲普通也。）

3.客家稱『無』曰"mao"本卽『毛』字。但今坊間歌本，多作『茅』字。而文

人則以官話中的『沒』字去替代。如公度的『心中有病沒人知』，便是此例。

4.『樣般』，『何故』也，『怎麼』也。客家稱『怎麼』謂『樣般』，說話和唱歌，都是一樣。但一般文人却改牠爲『怎麼』，『怎得』，在歌詞中，因此不知失了多少的好聲調。如上述的『鴛鴦怎得不相尋』即是其例。

5.客家稱『如此』曰'kan'。坊間歌本有寫作『諫』字者，有寫作『咁』字者，又有寫作『柬』字者。其字源至今尚未考出，暫以『咁』字爲標準。

6.客家稱『挑』曰'k'ai'卽古『核』字，但有許多錄歌的人都改作挑。今概仍核。

（因牠最普通的緣故）

7.粤東詩海所錄的程鄉童子歌和我所錄的菱角子一篇，本來就是同樣的生活歌，但當中有幾個不同的字，我從前很不敢決定『誰眞誰錯』，後來將牠們

兩個對照起來，照着客家的方音一唱，覺得後者較前者『自然輕婉』得多，才曉得，前者實在是被那溫謙山（粵東詩海的編者）改竄過的。現在且將兩種字眼不同的歌寫在下面，以供比較。

程鄉童子歌

牛角子，角灣灣。
大姐嫁在牛角山。
小弟騎牛等大姐，
大姐割禾難得閒
放撇禾鐮拜兩拜，
目汁髮髮流落田。

菱角子

菱角子，角灣灣。
大姊嫁在菱角山。
老妹騎牛等大姊，
大姊割禾唔得閑。
放落禾鐮拜兩拜，
目汁活活落衣帶。

再從方音的協韵上講第一首的『田』，和『山』或『閑』，都不同韵。而第二首的『帶』字和『拜』字，在方音，還算同韵。可見前者實非本來的面

目。

對於字的考訂的實例，爲數頗多，要想一一寫出來討論，非常麻煩，如果朋友們眞的要一閒其詳，可檢閱夾在下面各種歌謠中的小註。這裏恕不多說了。

B,句的考訂：大部分的客家歌謠，對於句的多少，都沒有什麼問題。但有一個特別的例子，却不能不稍爲說說。考客家歌謠中有『竹葉撑船瀟洒子，咿哩喉，遛呀遛等來！』的句子，普通的人都稱牠爲開腔，實在講來就是一種唱歌的引子，或開場白。起頭一句，是可以拿來冠在山歌的頭上去唱的。我從前檢讀修和所錄與歌，如：

思想妹，——
蝴蝶思想也爲花？
蝴蝶思花不思草，
兄思情妹不思家。

妹相思，——
不作風流到幾時？
只見風吹花落地，
不見風吹花上枝。

舊日藕，——
羅帶穿錢舊日銅。
妹是舊人講舊話，
新人講話不相同。

妹同庚，——
同弟一年一月生；
同弟一年一個月，
大門同出路同行。

妹鴛鴦，——
小弟一心專想娘。
紅豆將來吞落肚，
相思暗斷我心腸。

妹金鉤，——
誰說燈心不惹油？
誰說己娘不作笑？
少年正好作風流。

這一類的山歌——首句各作三字的山歌——在粵歌中約十餘首。我因爲牠開頭一句均作三字，在今日的客屬地方，很不常見，極疑牠不是純粹的客家歌謠，後來在興寧的神光山下，聽到婦女在唱：

竹葉撑船瀟洒子，
過台灣，——
飄洋過海係艱難。
郎使竹篙妹使槳，
過樑時節愛緊關。

才曉得客歌當中，實在是有這種『三字頭』的體例，不過還要加上一個帽子能了。修和所以要給牠們脫去帽子的，大概是以爲這個帽子沒有什麼意思，所以給牠去了。不知這種山歌，若是沒有了帽子，便不大好唱。不過這裏所謂帽子的，並不全指『竹葉撑船瀟洒子』那一句。因爲這樣顏色的帽子，僅僅通行在嘉屬的地方，其他各處的客家，也許有別種顏色的帽子。我對於這種山歌，只敢說牠應該有帽子，不敢說牠該有那種顏色的帽子。

4. 詮注

詮注一事，爲整理歌謠的工作中一個最關緊要的問題。眞的民歌，無處不表現其特別的地方的色彩。若是沒有詮注，則其眞的意義除掉少數的牠的同鄉以外，便沒有人能夠懂得，不怕牠有多大的價值，也不能取信於人。上面我已說過，客家的民族比起各省任何民族來，都爲特別，他們的語言，不但和各省的方言，有所不同，就是比起廣東省城的方言來，也不知差異了幾多。所以他們所產生的歌謠，所含的地方的色彩，更是濃厚，要想引牠出來，和世界上一般人見面，更不能不有詳實的注釋。現在且分四部來說。

1. 方音的詮注，——講到歌謠聲音的注釋，自然最好逐句逐字都加之旁注。不過這種工作非常麻煩，實在不容易做，所以許多從事整理歌謠的人，都沒如此的幹過一次。他們平常的注釋法就是先行拿出一種較爲普遍的方言來做標準，而後再在歌謠

中，逐字去查，其與標準語有所出入的，便給牠另外注音，若其與標準語大概相同的，便置之不問。我這次所用的方法，也是如此。我所採用的標準語，就是現在中國比較通行的國語。（或稱官話，）至於用以注音的工具，則以萬國音標（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爲主。但有在音標上無適當的韻母可以去拼音者，則於其下特爲說明。例如：

唔，客音讀如m之附音，（西人所著廣東字典有拼作ung者）萬國音標無此韻母，故即以"m"以注其音。

2. 字義的詮注，——解釋歌謠的字義的工作，比起注音一項來說，似乎稍爲容易一點。不過單述其義，而不探索其意義的來源，則亦沒有多大的用處。茲爲研究上便利起見，特於本書之末，附一客語考源略例，將歌謠中重要的字，一一加以考證，俾有志研究客家方言的人，能多得一種參考。

3. 詞句的詮註，——詮註詞句，亦是整理歌謠的工作中一種非常重要的事。同是一

種事物，一處有一處特別的名詞，一處有一處特別的句法。舉『什麽』一個短句言之，有的地方說『何』，有的地方說『啥』，有的地方說『點解』，有的地方又說『乜嘢』。再舉『妻子』一詞來說，北方說牠爲『妻子』，或『媳婦』，而南人却稱之曰『老婆』，有些地方又說牠爲『女人』，……像這種例子，差不多首首歌謠都碰得到，不有注釋，那能叫他人去欣賞牠的好處呢？我這次對於客家歌謠的注釋，大部分的精神都費在此處。當我注好以後，我並曾拿給幾個北方的朋友去看，問他們看了以後，有沒有不明瞭的地方。不過他們都說沒有，不知他們是眞的沒有呢？抑是對我客氣。

4.譜調的詮註，——歌謠的藝術，大部分都寄託在唱者的聲調和節湊之上。同是一首情歌，若依自然的腔調節拍，善而唱之，則情志纏綿，哀感頑艷，若僅依照字面，以讀詩的口胳，勉强吟哦，便覺『詞貧意拙』，與味索然。所以要講整理歌謠，無論如何，總不能不研究牠的譜調。不過這種工作，比上述三項，都難以下手，所以

到了現在還沒有人去幹過。我本來想把客家的歌謠，每種體調，都給牠加上一個歌譜，已經請定數個朋友給我幫忙。後來再從實際上一想，便又覺得這種工作，我現在還是做不到的。第一客家的歌謠，體調極多，而每種體調的唱法，又因縣而異，甚至每縣之中，又因鄉而異，要想把牠的唱法，用普通符號去記錄出來，除非責成該各鄉的文人不可，而該各鄉的文人，（專指現在的客家而言，）又未必盡能夠依各該地民歌的唱法，而製歌譜，就使能夠，我個人又未必卽能得適當的方法，能使彼樂於從事。第二，樂歌的製譜，本為專門之學，蘊理至深，不能淺嘗。甘為平民歌謠而作歌譜的人，縱然極多，然其作品之是非得失，總不是普通人家，容易分辨的。我對於樂學，素無研究，勉强嘗試，必無好果。不過我總是以為這種工作，是應該鼓吹的。（我現在雖然不能担任這種工作，然而十二分的希望將來對於這個問題，有點貢獻。）現在且將友人鍾君一帆對於搜集民歌所以要製譜的見解，及其所製成的客歌歌譜列在後面，借作我個人對於民歌製譜的一個提議。

「……今日學校之中，皆設樂歌一科，敎以西樂。惟音樂一科，與民族之特性和感情有密切之關係，故學校敎授西樂，而民間總不通行。有識之士乃知販賣式之音樂，不適於用，起而創製國樂。創製國樂，其第一步當然在於搜集民歌，惟搜集民歌，必繫之以譜，若僅有歌詞，而無歌譜，則雖名之爲歌，而實非盡人可得而歌矣。……」

鍾君所言「創製國樂，其第一步當然要搜集民歌，而搜集民歌，又必繫之以譜」之語，含義甚精。吾人如眞不願中國之有眞正能夠代表國民特性的國樂產生，（現在所有京調南曲，決不能說是可以代表中國全民特性的樂歌。）我誠沒有什麼發話可說。要不然，那就非照鍾君的話去幹不可。

鍾君所作的粤歌歌譜共計七篇，玆特擇要轉錄於此。（註：鍾君所製各譜，均依松口唱法。）

月 光 光

D♯調 前半 2/4，後半 4/4

22 2 | 311 | 12 2 | 311
月光 光 秀才郎 騎白 馬 過蓮塘

11 3 | 363 | 63 2 | 62 2
蓮塘 背 種韮菜 韮菜 花 結親 家

22 16 | 66 1 | 23 21 | 66 1
親家 門口 一口 塘 養個 鯉鱈 八尺 長

13 21 | 66 2 | 63 21 | 62 236
長嘅 拿來 煮酒 食 短嘅 拿來 煮分 阿滿子

3 1 3 2 | 20

食裏嘴灣 灣

羊子尾巴

D♯調 前半 3/4 後半 2/4

1 6 2 2 | 3 2 1 1

羊子 尾巴 唱歌 南蛇

1 6 2 | 6 1 1

長竹 篙 打南 蛇

6 6 2 | 6 3 6

短竹 篙 打老 虎

開場白（情歌起板）

B調 $\frac{2}{4}$ 拍

2 33 2 66 | 2 0

吁 哩慨 野 老(呀) 妹

32 366 | 12³ 1³6 1

遛呀 遛等哂 吾正（呀）来

五里亭

G 調 $\frac{2}{4}$

31 33 | 626 2

送郎 送到 五里 亭

3 3 6 2 3 | 1 6 1 0

送到 五里 難捨 情

3 3 6 2 3 | 1 1 6 1̇

再送 五里 情難 捨

情歌

一，籐纏樹

入山看見籐纏樹，
出山卽見樹纏籐；
樹死籐生纏到死，
籐死樹生死也纏。

二，又麼晴

隔遠聽到崩壆聲，
看等冇行又麼行，
一陣日頭一陣水，
你話冇晴又麼晴，

註：壆，讀"po,"（,爲短音記號，以下仿此，）堤道也。崩壆，河堤崩決也。日頭太陽也。水，猶言落雨。麼，讀"mao"「沒有」也。晴，唔射情字。

三，見心肝

久裏唔曾見心肝，
一見心肝心就寬；
一見心肝心歡喜，
唔得心肝粘心肝。

註：唔，讀"m"之附音，不也。

四，有鉛麽？

新打茶壺九寸高，
十人看到九人摩；
人人都話係眞錫，
到底唔知有鉛麽？

註：粵中茶壺多用錫製。錫，暗射惜。惜者，疼愛也。鉛，讀"zen"暗射緣字。

五，總愛錫裏正有鉛

新打茶壺錫包鉛，
你話錫來吾話鉛；
你話鉛來吾話錫，
總愛錫裏正有鉛。

註：吾，讀"yai"用於主格及賓格的時候，均讀『疑』母，收聲於『皆』韻。用於所有格時則收聲於『麻』。正，讀占，總也。

六，切莫浮起痛我心

柑子跌落古井中，
一半浮來一半沈；
你愛沈來沈到底，

切莫浮起痛我心！

註：愛，讀"oai" 作要字解。

我讀作"ya"。

七，害吾費了幾多

拆得寺菴做茶亭，
害吾毀了幾多神；
柑子拿來刻佛像，
緊看緊眞緊桔人。

註：緊，越也，愈也。桔，暗射激。激人謂惹人注意也，惱煞人也。毀神，暗射費神。

八，樣咁香

月光毛火樣咁光？
井裏毛風樣咁涼？
妹子今年十七八，
身上毛花樣咁香？

註：咁，讀"kan"，如此也。樣咁，謂何爲如此也。

九，當初親喙脣

先日同吾魂了魂，
今日丟吾心唔平。
點火來燒牛喙笠，
記得當初親喙脣。

註：魂了魂，謂形魂相依也。

牛喙笠，係竹製，置牛嘴上，所以禁其貪食也。覩，讀"ts-iuy"。

十，嫩嬌蓮

間集種花爲花園，
好花唔得出頭天。
屯得荷池來做屋，
踢壞幾多嫩嬌蓮。

註：園，暗射緣。嫩嬌蓮，又作年青貌美之婦人解。

十一，歷翻渣

先日同吾熱嗟嗟，
布兼當作武彝茶。
一心都想來復水。
誰知今日歷翻渣。

註：布兼，楚也，葉味辛，可作茶食。武彝茶，係閩產，味美價昂。復水，謂再次冲水也。翻渣，亦即復水之意，毛翻渣，謂無可再復也。熱嗟嗟，即親熱之謂。

十二，先日看吾一圓金

先日看吾一圓金，
今日當吾滑眼針。

大風吹倒鴉鵲藪，
樣般跌槎跌咁兒。

註：滑眼針，即沒眼針也。鴉鵲作巢，多以樹枝爲之，客俗呼之爲槎，其巢曰藪，讀作門。樣般即謂何故也。跌槎，唔射得錯，猶言失意也。

十三，枉爲

先日同吾過火坑，
今日同吾雪咁冷。
點火來燒綢疋店，
枉爲蠶子日夜賡。

註：過火坑，謂熱情也。雪咁冷。喻情冷也。日夜賡，謂蠶日夜吐絲作繭也。

十四，嫽花園

唔怕死來唔怕生，
皇帝滿女吾敢連。
殺頭吾喊風吹帽，
坐監吾喊嫽花園

註：滿女，謂最小偏憐女也。連，謂戀愛也。坐監，即入獄也。嫽，玩耍也。讀"liao"

十五，望久長

新買紙扇十八行，
妹今說話好心腸。
聽妹說來紙包起，
割草留根望久長。

十六，想唔開

日頭唔出雲唔開，
妹子唔約吾唔來。
約倒吾來毛話講，
鈍刀破竹削唔開。

註：破竹，即削竹也。削，暗射想。

十七，會變精

水啄線香會變精，
脚踏棉車因爲綠。
打狗逛斷棉車線，
這番惹犬就斷綠。

註：啄，啄落也，滴也。線香，即婦人祀神之香，係用藁末着於竹精而成之物，遇雨滴之，則脫落而僅剩竹精。綠，讀"t'sin"爲紡紗機上之小輪軸，外繞以線，線斷則綠不能轉動。斷讀作"toan"。逛斷，猶言闖斷也。犬，暗射顯字，怒也

，與犬同音。隸，暗射情字。

十八，苦難言

天上落水浸浸鮮，
天井種菜吾花園。
啞子吃着單只筷，
心想成雙苦難言。

註：浸浸鮮，謂澄清也。

十九，暗切

吾唔講來你唔知，
講得米篩成簸箕。
半夜做廚唔點火，
幾多暗切麽人知？

註：米篩，簸箕均爲篩米之器，製法略有不同。暗切，即謂暗中切菜也。切，暗射悽切之切。

二十，莫斷情

松口行上廿露亭，
手拿香燭拜神明。
郎係燒香妹點燭，
保護兩人莫斷情！

註：松口，爲梅縣南方重鎮。

二十一，接相公

門前狗子吠沉沉，

妹在房中聽信音。
脫得繡鞋打赤脚，
慢慢出來接相公。

註：打，露也。打赤脚，謂暴露其赤脚也。

二十二，心花開

千間當舖吾唔開，
情願同妹孩石灰。
左肩抛過右肩轉，
嚙牙踐齒心花開。

註：核，讀"kai"，挑也，擔也。嚙牙踐齒，謂咬牙切齒也。心花開，即開心也。

二十三，心就涼

葵扇撥來圓叮噹，
白扇撥來三角方。
妹子好比扇子樣，
到裏我手心就涼。

二十四，興寧哥子

興寧哥子興寧聲，
興寧聲子硬釘釘。
今番食裏妹嘅口瀾水，
就愛變轉妹嘅聲！

註：按此為梅縣女郎戀愛興寧

男子之作。釘，讀"tay"。口瀨水，即沫也。食口瀨水含有接吻的意思。嘅的也，讀"kie"。

二十五，也還新

新買籮簕簇簇新，
籮簕肚裏白手巾。
手巾肚裏七個字，
『an久唔見也還新。』

註：籮簕，盛禮物之竹籃也。肚裏謂裏頭也。an久，謂任是如何久也。

二十六，唔怕路途長

八月十五看月光，
看等鯉魚騰水上。
鯉魚唔怕長江水，
多情唔怕路途長。

註：騰，讀"təŋ"，謂行止相隨也。

二十七，桔就毛

一條柑樹打九籮，
自從麼今桔咁多。
倒得相來種燈草，
有裏心肝桔就毛。

註：桔與柑，本大同小異，故

粤中常稱桔爲柑。打，結實也，打九籮，謂柑樹所結之實，可盈九籮也。燈草一名燈心。又由心字引申稱曰心肝。桔唔射激字，意見前註。

二十八，借衫

北風下裏吾就驚，
吾今同妹借領衫！
長衣短襖吾唔愛，
總愛妹子黏肉衫！
黏肉衫來黏肉衫，
借給你來吾又冷。
長嘅𠊎曾結紐子，
短嘅𠊎曾湊衫領。

註：此爲男女對答之作，上四句爲唱，下四句爲和。黏肉衫，即裏衣。湊謂接也。𠊎，未也。𠊎曾，未曾也。

二十九，共盤裝

你在介崗吾這崗，
你係日頭吾月光。
你係鷄春吾鴨卵，
唔得打爛共盤裝。

註：介，那也。崗，嶺也。鷄春，謂鷄蛋也。裝，盛也。

三十，妹敢連

郎在介邊吾這邊，
隔河隔岸唔得前。
芒棟探橋你敢過，
你敢過來妹敢連。

註：芒棟，茅梗也。探橋，架橋也。探，讀去聲。

三十一，十思量

一思量！思量妹過七洲洋！
青春年少尋夫主，
山遙水遠路途長。
唉嗳哉！難為苦難當！
二思量！妹在番邦我在唐！
你在番邦有雙對，
我在唐山守空房！
唉嗳哉！青眼到天光！
三思量！問妹薑酒幾時香？
番邦做月好辛苦，
養男育女轉原鄉！
唉嗳哉！難為嫩嬌娘！

四思量！誰人指教你親郎？
你嘅丈夫嫖搭賭，
一定丟妹毛春光！
唉噯哉！你要有主張！

五思量！烏布花紐寄情郎；
做件褂子安花紐，
時時着等罣心腸！
唉噯哉！實在唔敢當！

六思量！做條烏褲過番邦；
做件烏褲嬌嬌着，
嬌嬌着等過想郎。
唉噯哉！你要記等郎！

七思量！妹在番邦少嬲場。
久聞番邦是火地，
山妍水澀如雪霜。
唉噯哉！日夜要沖涼！

八思量！脚踏金磚射錦堂。
泥水也知尋好處，
風流難怪少年郎。
唉噯哉！日夜痛肝腸！

九思量來久久長，
久久望妹轉原鄉！
一日三飧食唔飽，
夜夜枕上念嬌娘！
唉嗳哉！你要轉回唐！

千思量來萬思量，
緊思緊切緊痛腸！
牛郎織女也有相會日，
雲山縹渺獨念郎！
唉嗳哉！妹在番邦好風光！

註：七洲洋，謂南洋也。做

月，謂分娩也，客俗婦女，分娩時，必以薑及酒，和雞肉而食之，命曰食薑酒。搭猶言並也。冲涼，冷水浴也，係南洋華僑習俗。唐，卽謂中國也。安，縫也，結也。按十思量爲興寧某君之作。某君性頗浪漫，嘗與同鄉某婦人發生戀愛。事發，其族人遂送婦人往南洋依其原夫。某君自與婦別後，心殊不快，因作此歌，寓其相思之意。不圖其所寄信，

覺落於某好事者之手，將其山歌揭之汕報，一時傳誦甚盛。十三年冬，余自滬回里，故人士奇，以此歌相示，且爲余述某君作歌之意，謂彼現在雖已老大龍鍾，然猶風雅可親云。玆因此歌已風行梅屬各地，其影響已與其他歌謠相似，故特爲列入粵風之內。

三十二，三更鷄啼

一更鷄啼鷄拍翼，
二更鷄啼鷄拍胸，
三更鷄啼郎過廣，
鷄冠沾得淚花紅。

註：過廣，猶言往廣州也。

三十三，麼琼花

大頭竹筍作三椏，
咁好後生麼置家。
咁好早禾麼入米，
咁好攀枝麼琼花。

註：入米，猶言結實也。

三十四，不上頭

素馨棚下梳横髻，
只爲貪花不上頭。

十月大禾壓入米，
問娘花浪幾時休。

註：素馨爲花名。梳橫髻，未笄也。上頭，謂笄也，花浪者，謂稻花盛多，風吹之，則搖曳成浪也。

三十五，歲晚

歲晚天寒郎未回，
廚中烟冷雪成堆。
竹篙燒火長長炭，
炭到明天半作灰。

註：炭，暗射嘆。灰，暗射灰心之灰。

三十六，鴛鴦怎得不相尋

柚子批皮瓤有心，
小時則劇到如今。
頭髮條條梳到尾，
鴛鴦怎得不相尋。

註：則劇，游戲也。以上五首均見梁晉竹著兩般秋雨盦隨筆。

三十七，問花名

好花一朵路邊生，
花又紅來葉又青。

我也不識妹名姓，
手攀花樹問花名。

三十八，十分嬌

一姊嬌來二姊嬌，
三寸金蓮四寸腰；
買便五六七盒胭脂粉，
釘粉八九十分嬌。

三十九，唔係桂花麼咁香

唔係南風麼咁涼，
唔係葛籐麼咁長。
唔係老情麼咁好，
唔係桂花麼咁香。

四十，捨情唔得

點火來燒蘇茅坪，
五更落月草麼生。
葛藤纏過三坑水，
捨情唔得轉來行。

四十一，因爲你

門前種有花角梨，
影上影下因爲你。◎
鯉魚因爲長江水，
阿哥因爲妹來裏。

註：影，猶言窺探也。

四十二，十九夜月

十九夜月八分光，
七姊下來配六郎。
五更打了四三點，
兩人眠倒共一床。

四十三，掛心頭

早朝行過妹門頭，
見娘照鏡正梳頭；
怎得兄成洗面布，
共娘相識掛心頭。

註：怎得，安得也。

四十四，想妹

想妹一年又一年，
古井燒香唔出烟。
魂魄五更同妹嬲，
醒眼依舊隔重天。

四十五，那條心事來怨吾

二月燕子口銜泥，
一個飛高一個低。
路上相逢麼相問，
那條心事來怨吾。

四十六，都閒緣

石壁種菜難生根，
生疏老妹難兼身。
脚踏棉車打空紡，

輾來輾去都間縩。

註：兼身卽黏身也。縩，紡紗機上之小輪軸也，暗射情。

四十七，走盡惠州

自有唔曾到裏邊，
唔知裏邊末樣天。
聽知嬌嬌人係好，
千山萬水都來跟；
走盡惠州並河源。

走盡惠州並河源，
井裏燒火暗出煙。
新打茶壺得人錫，
仔細看眞係有鉛；
只交人情莫交錢。

只交人情莫交錢，
有緣總愛嫩嬌蓮。
燈草拿來整掃把，
總愛有心慢慢纏；
纏來纏去就團圓。

註：裏邊，猶言這邊也。末樣，怎樣也。跟，謂追尋也。惠州河源，均在廣東東江。掃

把，箕箒也。按此歌爲粵東山歌的別體，客家人稱之爲五句腔。業過街遛者多唱之。過街遛者，以竹板作拍，背誦通行山歌以乞錢者也。

四十八，五里亭

送郎送到五里亭，
送到五里難捨情；
再送五里情難捨，
十分難捨有情人。

四十九，愛回頭

送郎送到浮橋頭，
脚踏浮橋浮對浮。
浮子沈裏還有起，
吾郎去裏愛回頭。

五十，歇一天

送郎送到大龍田，
一朶烏雲在眼前。
保護上天落大水，
留轉吾郎歇一天！

註：大龍田爲興寧縣北市場。

五十一，牛角依然

送郎送到牛角山，
隔山不見儂自還。

今朝行過牛山側，
「牛角」依然灣復灣。

註：牛角山在梅縣境。

五十二，五更鷄

催人出門鷄亂啼，
送人離別水東西。
挽水西流不容易，
從今不養五更鷄。

五十三，更傷梨

買梨莫買蜂咬梨，
心中有病沒人知。
因爲分梨故親切，
誰知親切更傷梨。

註：梨，喑射離。粵中多蜂咬梨，味甚清脆，但梨心常多腐蝕。

五十四，結緣

人人要結後生緣，
儂愛今生結眼前。
一十二時不離別，
郎行郎坐總隨肩。

五十五，花上枝

人道風吹花落地，
儂要風吹花上枝。

親將黃蠟粘花去，
到老終無花落時。

五十六，得郎憐

第一香櫞第二蓮，
第三檳榔個個圓。
第四芙蓉並蒂子，
有緣先要得郎憐。

五十七，莫做無情人

做月要做十二月，
做春要做四時春。
做雨要做連綿雨，
做人莫做無情人。

註：自牛角山至做月，共七首，均據黃公度先生輯錄稿。

五十八，交情

妹愛交情講過來，
只交人情莫交財。
兩人同到九十九，
行路唔得坐轎來。

五十九，共條心

濁水過河唔知深，
唔知阿妹末樣心？
手拿燈草兩頭點，
過後正知共頭心。

註：末樣，何樣也。

六十，情還在

妹子愛轉轉裏來，
轉去你愛見爹哀。
爹哀面前愛講好，
an久唔見情還在。

註：轉，歸也。哀，謂母親也。an久，謂任是如何久也。在，讀"tsuai"，

六十一，命分你

賊你唔聲吾也知，
調羹舖路吾行匙。
八字拿來打鞋底，
抽抽掣掣命分你。

註：調羹，即湯匙也。匙晤射遲。八字，即人之生年月日時之干支也，故當作命解。打鞋底通常則用繩索，抽抽掣掣相縫鞋時之形。分，讀作"puen"，給也。

六十二，返魂

睡目睡到發娘暈，
地下石子話做銀。
死了三日死唔去，

聽倒娘聲又返魂。

六十三，阿妹

天上烏雲浸浸青，
地下阿妹樣咁靚。
行路好比風吹竹，
講話好比二絃聲。

註：靚，謂美而艷也。

六十四，想你

扇子撥來圓厘厘，
吾夫打吾因為你。
前門追到後門去，
目汁唔焦又想你。

註：目汁，眼淚也。焦，乾也。

六十五，我人聲

隔遠聽到我人聲，
唔知我人有幾靚？
手掩花邊石上跌，
但聽聲音有八成。

註：靚，漂亮也，花邊，大龍洋也。

六十六，囑咐吾郎愛用功

井裏讀書禮義深，
見郎唔倒聽聲音。
三十兩銀買管筆，

囑咐吾郎愛用功。

六十七，難捨郎

脚踏欄杆手攀牆，
目汁雙雙難捨郎。
因爲連郎檢兜打，
拳頭脚鞭苦難當。

註：檢，取也。兜，多少也。檢兜打，猶言取人多少之捷辱也。脚鞭，謂蹴腿也。檢字參看附錄客語考源略例第33。

六十八，情難休

松口行上嘉應州，
三條河水闊湫湫。
絲線打結吞落肚，
結頭難解纏難休。

註：纏，暗射情。

六十九，先洽心

山歌唔論好聲音，
總受四句落板深。
連妹唔怕年紀老，
總愛兩人先洽心。

七十，詐唔知

先日見倒笑微微，
今番見倒詐唔知；

對面相逢麼句講，
才嘅言語得罪你？

註：末嘅，謂什麼也，讀"me kie"。

七十一，連妹唔到愛痛心

割草就愛嫩草心，
打魚就愛塘中心。
打魚唔倒愛穿網，
連妹唔到愛痛心！

七十二，吾妹走了

河水汶汶河岸崩，
吾妹走了麼處跟；
吾妹走了麼處問，
朝看日出夜看星。

七十三，三個嬌嬌同陣來

鑼鼓一響廟門開，
三個嬌嬌同陣來；
一個燒香兩個拜，
你係有緣聖筶來。

註：聖筶，爲一種占神之器，用竹或螺蜆之壳爲之，爲數二枚，各分陰陽二面置於神壇社廟之香案上。祀事將終，即取而投之，現雙陽曰笑筶，雙陰

則曰陰靠，俗均惡之。一陰一陽爲聖靠，俗以爲吉。

七十四，共頭燒

急水釣魚難上鈎，
順風行船難轉頭。
好花難得共頭插，
好香難得共頭燒。

七十五，郎在東來妹在西

冬筍必出黏地皮，
郎在東來妹在西。
白紙寫信妹唔識，
口信搭來怕人知

註：必出，謂新芽初放微露而出也。必，苗也。

七十六，過台灣

竹葉撐船瀟洒子，
飄洋過海係艱難。
過台灣——
郎使竹篙妹使槳，
過樑時節愛緊關！

七十七，因爲妹子

因爲妹子激呀狂，
入間倒米倒糠。
手拿飯甕來留飯，

緊是留來淨飯湯。

註：飯籮，盛飯器也。留飯，謂盛飯於飯籮，使去水分，而成乾也。

七十八，難出圈

人人頭戴笠麻圓，
人人心想高過天。
到底總愛天遮等，
跳來跳去難出圈。

註：笠麻，竹笠也。遮，蓋也。

七十九，盡在佢

竹筍尖尖出地皮，
十想八想麼人知。
到底總有春光日，
倒也唔倒盡在佢。

註：想，節也，暗射想念的想。倒，伐也，暗射得到之到。

八十，一樹難開兩樣花

帶裏笠麻莫擎遮，
同裏一儕就一儕。
一壺難張兩樣酒，
一樹難開兩樣花。

註：遮，傘子也。

八十一，輕身

正月連妹妹上身，
二月一過妹熱情。
三月四月妹子面上起有桃紅色，
五月六月變成人。
七月八月妹子低頭偷眼笑，
九月十月就輕身。

註：上身，受孕也。輕身，分娩也。

八十二，妹㕭聲

好久唔曾到里坑，
里坑禾苗蕘蕘青。
里坑禾苗割亞得，
鳥子㕭叫妹㕭聲。

註：里坑，即這坑也。割亞得，謂『割完了』也。亞爲語助詞。（以下仿此）

八十三，花花開

隔遠聽倒吾妹來，
害吾心頭花花開。
行前看到又唔係，
千斤石板𥫗亞來。

註：𥫗，壓也。

八十四，黃昏

黃昏唔唱五更歌，

唱嘅少來聽嘅多。
大姐聽倒還過得。
妹子聽到讓奈何？

註：讓奈何，謂怎奈何也。

八十五，偷蓮

乜話高山唔種田，
乜路遠唔偷蓮。
高山種田食白米，
路遠偷蓮花正鮮。

註：乜，讀"man"，誰也。

八十六，唔得團圓

竹篙打水兩片開，
問娘轉去幾時來。
三籮有穀玉落海，
唔得團圓作一堆。

註：有，讀"pay"，不實也，
中空也。

八十七，上京舉子

上京舉子樣咁狂？
脚踏黃塘問黃塘。
吾係人家大小姐，
樣般聲聲喊叔娘？

上京舉子唔係狂，

唔知黃塘問黃塘。
你係人家大小姐，
樣般胸上二個朥？
註：此亦問答體。黃塘在梅縣城外。朥，謂凸起之乳房也。

八十八，醜人緣

你莫嫌人嫌咁很，
醜人自有醜人緣。
正二月天落春水，
濕柴賣倒高價錢。

八十九，探渡橋

大海中心做只樓，
四邊海水都來潮。
有情朋友來不到，
愛望心肝探渡橋。
註：探，架造也。

九十，難摩你心腸。

手棍帖頭唔端方，
新手蒔田唔在行。
急水劏鷄肝打走
水深難摩你心腸。
註：手棍，謂手臂也。手棍帖頭，即謂曲肱而枕之也。蒔田，插秧也。劏鷄，宰鷄也。

肝打走，謂鷄之心肝被水冲走也。

九十一，借三項

梅花開時菊花黃，
同妹借得兩三項！
一來愛借鴛鴦枕，
二來愛借象牙床！
三來愛借救命方！

心肝阿哥様咁狂，
妹子那有兩三項。
裁縫司務做有鴛鴦枕，
木匠司務做有象牙床。
醫藥先生正有救命方。

心肝阿妹吾麽狂，
妹子身上現有兩三項。
手臂伸出就係鴛鴦枕，
肚上恰似象牙床。
兩人交情就係救命方。

心肝阿哥妹也知，
現今身上麽末好東西。
妹子身上麽末東西好，

父母生我兩塊皮。
心肝既愛就分你。

註：此歌通行贛南。亦問答體也。麼末，沒有什麼也。

九十二，妹係石灰吾係水

石頭咁大打唔開，
打得開來化石灰；
妹係石灰吾係水，
石灰麼水打唔開。

九十三，那個過長情？

汝水泡茶味唔清，
月下紡紗看唔真。
三個妹子做一下，
唔知那個過長情。

註：汝，濁也。

九十四，嫽弄吾

深山大樹赤呆呆，
鷓鴣飛來石上嚌。
阿妹口甜心又苦，
有穀養雞嫽弄吾。

註：呆呆，赤貌。嫽，戲弄也。

九十五，樣咁靚

妹子生得樣咁靚，
日轉紅來夜轉靑；

日裏轉嘅桃紅色，
夜裏轉嘅竹葉青。

九十六，新打戒指

新打戒指五錢重，
壁上吊等偞偞動。
有情阿妹檢去帶，
毛情阿妹你莫動。

註：偞，讀葉。偞偞動，謂光豔閃閃也。

九十七，咁對同

竹筍緊高節節空，
唔曾約妹咁對同。
阿哥好比量天尺，
妹子好比定時鐘。

九十八，想娘

想娘想到發娘癲，
上去問神下問仙。
上去問神六個月，
下去問仙是半年。

九十九，夜來郎

南風唔當北風涼，
親夫唔當夜來郎。
夜來郎子有話講，
親夫一覺到天光。

一百，山歌一唱

山歌一唱嘯嘯條，
胡弦來和九梁簫。
妹子有緣有吾分，
玉石來探八仙橋。

註：嘯嘯條，狀歌時之聲也。

一百零一，相思病

因爲相思得到病，
爺哀面前唔敢聲。
倘係你哥大數到，
搭信喊妹着蔴衫。
聽知阿哥得裏病，
手檢燈籠三夜行。
雙手揭開紅羅帳，
就問阿哥病重輕？
重不重來輕不輕，
難爲妹子有心行。
床前就有矮櫈子，
慢慢坐等講你聽。
日作燒來夜作燕，
心神飄散得驚人。
相思打成票麻症，
毛人捉得脈頭眞。
自己有病自己知，

你愛喊到先生醫。
若係阿哥毛錢使，
妹子就會當衫衣。
阿哥老實話你知，
衣衫唔好當得哩。
衣衫唔係吾做嘅，
爺娘知哩愛罵你。
阿哥唔使咁滋疑，
就當衣衫也唔奇。
衣衫當得贖得轉，
一朝毛郎枉心機！
愛茶愛水你愛聲，

妹今出街當衣衫。
撥起衫尾拭眼汁，
吾郎曉好心就甘。

當鋪門前喊一聲，
就喊先生當衣衫。
先生問你當末嘅，
藍衫烏褲並頭鉗。
先生問你當幾多？
當夠一千三百三。
先生完倒九百九，
少當少贖利錢輕。

妹子就賊光靑衫，
多當幾百分妹添！
搭銀搭票交分妹，
手拿當票着下驚。

十字街頭賊先生，
先生茶儀已百零。
吾哥你係醫得好，
一定同你傳名聲。
嫂嫂來到我小店，
你哥得到什麼病？
棹邊有張學士椅，
坐等慢慢講吾聽！
又燒又熱又顛狂，
三飧茶飯唔想嘗。
日裏作燒夜作渴，
耳聾口啞苦難當。
一講先生就在行，
提起金筆開藥方。
百般藥草都想盡，
半碗水來兩片薑。

妹子出街檢藥方，
行到街上天盲光。

檢到藥方回身轉，
唔得轉來見親郎。
手檢藥子亂忙忙，
一入房間就問郎。
手拿沙包並火炭，
煮好藥子又噴涼。
左手扛等湯口水，
右手扛等良藥湯。
里服靈丹食下去，
吾郎一定命過長！
實實在在話你知，
龍肝鳳膽也難醫。

閻王註裏三更死，
何能等到五更時？
阿哥話事也唔該，
閻王面前講轉來！
閻王面前講唔轉，
目汁雙雙擀唔開！

郎在床上妹床前，
囑咐吾妹兩句言。
你哥都係唔曉好，
百事都愛嫩嬌蓮！
目汁雙雙係痛腸，

風水屋場虧吾郎！
妹子今番歷郎帶，
寒酸日子就難當！
哥哥講等就毛聲，
妹子看到着下驚！
面上走神又走色，
摸倒心頭就滑冷！
十八阿哥你唔知，
咁好後生死得褢！
陽間唔曾生到子，
香爐乜人奉祀你？
大伯阿叔愛增光，

買到棺木分吾郎！
粗布裙衫拿開去，
綾羅綢緞檢來裝！
阿哥死得盲愛埋，
棺材張等愛等吾！
雙手攀等棺材蓋，
你就安樂寃枉吾！
阿哥死得唔該當，
大伯阿叔來燒香。
年紀算來唔係老，
膝頭落地罪難當！
大伯阿叔愛增光，

掃淨廳下擺佛堂！
請到和尙並吹手，
七七修齋做道場。
喇叭一响就吊神，
虧到吾郎一個人！
死到陰間多個鬼，
陽間世上少個人！
買便紙錢買便箱，
窮到紙錢分吾郎！
和尙司務招魂轉，
等你香爐妹來扛！
郎在陰間渺茫茫！

妹在陽間哭斷腸！
紙做靈屋分郎住，
郎斷脚跡妹斷腸！
鄰舍六親係增光，
買到禮物分吾郎。
五牲猪羊來擺祭，
唔當還生食兩兩。
阿哥死得唔該當，
正當後生命唔長！
白屋煢煢你唔住，
情願你去住嶺崗。

大伯阿叔愛增光，

快請先生踏地方！
嶺頭行到嶺尾轉，
九龍崗上葬吾郎。
阿哥死得唔該當，
留倒吾來家難當！
間生唔曾生到子，
里只香爐乜人扛？
鄉舍六親係增光，
送等吾郎上嶺崗。
墳頭叫到墳尾轉，
一句親哥一句郎！
吾哥死得唔該當，

緊想緊眞緊痛腸！
妹子好比香包樣，
毛郎帶等唔親香！
百萬家財當堆泥，
毛裏吾哥坐毛吾！
少年妹子來守寡，
難聽五更鷄公啼！
六月難過當晝心，
守寡難過五更鐘！
正當後生來守寡，
紙船難過海中心！

註：搭信，傳信也。着蔴衫，

謂蒙繞經也。大數到，謂死日至也。蒸，謂發熱而作囈語也。票麻症，感暑病也。捉脈，猶言按脈探病也。曉好，猶言會好也。（第一段）末嘅，什麼也。先生，當舖掌櫃也。搭，並也。光青，布名。在行，謂曉事也。行音杭。天盲光，謂天未光也。沙包，爲一種土製之煎藥器。噴涼，謂以口吹氣，使物散其熱氣而趨於涼也。扛等，舉着也。（以上第二，三，四，段）風水屋場虧吾郎者，猶言吾夫因屋場風水之不吉利，而受吃虧也。滑冷，冰冷也。吹手謂鄉間樂工也。燒香即奉香之意，謂來吊唁也。先生，堪輿家也。此歌有單行本。

一百零二，也閑情

天上就有七姑星，
地下就有風流人。
年輕妹子來守節，
黃金堆棟也閑情！

一百零三，橘壞哩

先日見倒笑微微，
今日見倒詐唔知。
線絹肚裏放柑子，
緣斷正知橘壞哩。

註：用以織布或綢之紗或絲也。暗射情。

一百零四，也甘心

新打戒指燦燦金，
失手墮落海中心。
兩人牽手尋戒指，
雖然會死也甘心。

一百零五，毛導光

妹就發財蓋一廂，
阿哥咁苦毛光幫；
你今好像燈籠火，
緊照緊遠毛導光。

註：光幫，即幫忙也。

一百零六，天地唔勻

妹就發財亂紛紛，
阿哥拆債都唔春。
東出日頭西落水，
樣般天地冇唔勻？

註：拆債唔春，謂償債不了

也。匀，平均也。

一百零七，心唔休

六月一過七月秋，
小溪出水望長流。
鰗鰍生鱗馬生角，
鐵樹開花心唔休。

一百零八，就上天

山歌一唱鬧錚錚，
你就好比孔明燈。
妹就好比油球火，
分你帶等就上天。

註：嶺東風俗，於元月中旬摺紙爲燈，下繫以油球火，漸燃去燈內空氣，即自行昇天，命曰孔明燈。

一百零九，切莫沾濕黏肉衫

妹子孩水頂頂淹，
沾濕羅裙沾濕衫。
沾濕羅裙還過得，
切莫沾濕黏肉衫。

註：頂頂淹，挑水疾行之貌，
頂讀若"t'ay"。

一百一十，搭船下

好久唔曾搭船下，

唔知河裏咁多沙。
咁多阿妹吾唔識，
聯話你哥毛喙碼。

註：喙碼，卽好話頭也。客家稱長於應對者曰好喙碼。

一百十一，一籠鷄

前日與妹一籠鷄，
今日分做兩路啼。
猪肝心肺落鑊煑，
兩付心肝來待吾。

一百十二，何必當初

交情就愛娘歡喜，
斷情就愛郎心甘。
你毛眞心同吾嫐，
何必當初口咁甜。

一百十三，萬事休

松口行上嘉應州，
新舊交情一下丟。
人人話吾咁捨得，
人到中年萬事休。

一百十四，在心中

失手打落花碗公，
兩人名聲徧廣東。
燈心拿來準袂使，

幾多委曲在心中！

一百十五，妹也惱

門前河水浪飄飄，
阿哥戒賭唔戒嫖。
講着戒賭妹歡喜，
你要戒嫖妹也惱。

一百十六，新嬌嬌

新被新帳新嬌嬌，
新船新槳任郎搖。
老妹婚姻有郎份，
好比韓湘施渡橋。

一百十七，妹子要轉

妹子要轉轉別居，
莫來看東又看西；
郎今食着生理飯，
毛間心事來送你。

一百十八，ai嗟嗟

你也唔使ai嗟嗟，
吾也唔使食你茶；
渴裏各會食冷水，
落水吾會大樹下。

註：食，同吃。"ai"去聲，怒也。ai嗟嗟，盛怒也。

一百十九，費心機

三步行來二步企，
步步行來都等你。
等到老妹麼話講，
燈草織布費心機！

一百二十，要提防

五更鷄啼鬧揚揚，
老妹囑郎心莫慌。
打開大門送郎出，
轉頭轉角要提防！

一百二十一，切莫交到半中腰

你要交時就來交，
你莫交到半中腰！

洗衫要洗長江水，
晒衫要晒長竹篙。

一百二十二，今日講着風流事

高嶺頂上一坵田，
因爲毛水做菜園。
今日講到風流事，
唔知冷落兩三年。

一百二十三，正耐行

新做藍衫莫咁藍，
新連老妹莫咁甜；
唔藍唔烏就耐洗，
唔甜唔苦正耐行。

一百二十四，老妹門前我踏低

豆腐毛油好食齋，
老妹門前我踏低；
一日算來過七到，
毛句言語安置吾。

一百二十五，連妹愛連兩三隻

過橋愛過雙板橋，
過到單板焰焰條；
連妹愛連兩三隻，
連到一隻掣掣條。

註：焰焰條，橋之擺動貌。掣掣條，女人撒嬌貌。

一百二十六，妹子担水

妹子担水坑唇企，
看到阿哥笑迷迷。
阿哥問妹笑末嘅？
自家發夢想到你。

註：坑唇，谷口也。企，立也。

一百二十七，熱壞人

長樂行過係興寧，
唔相唔熱咁有情。
半晝上雲天歷日，
唔光唔暗熱壞人。

一百二十八，割菌

話你績苧唔績苧，
佽佽釘釘去割薥。
上晝日頭下晝水，
an好肉色也會爛。

註：佽佽讀"fay"。輕薄浮蕩也。釘，讀若臍，釘釘，爲輕狂貌。佽佽釘釘，謂輕狂放蕩也。割薥，上山採樵也。an好，謂任是如何之好也。

一百二十九，笑脫牙

黃牛過坑角嵯嵯，
十八老妹懶績蔴。

講到績蔴心火起，
講到風流笑脫牙。

一百三十，望花開

初一食齋初二開，
初三佛祖等娘來。
脚踏石巖生嫩筍，
手攀花樹望花開。

一百三十一，有情娘

山歌唱出鬧揚揚，
猪肉唔當猪粉腸，
粉腸唔當夜臘肉，
臘肉唔當有情娘。

一百三十二，阿妹行路

阿妹行路假至誠，
頭顱低下眼割人。
阿哥唔係山老虎，
唔敢落陽亂驚人。

註：陽，平原也。

一百三十三，緊熱人

食酒要食兩三斤，
好酒緊食緊精神。
連妹要連十七八，
緊看緊真緊熱人。

一百三十四，連妹愛連正破瓜

食茶愛食蓋杯茶，
連妹愛連正破瓜；
破瓜妹子連呀倒，
好過洋參燉鴨嫲。

一百三十五，妹子生來笑西西

妹子生來笑西西，
你去高山割蒿椐。
妹子面前凸凸起，
那有阿哥唔想你？

註：凸凸起，謂其乳房隆起也。凸讀"toe"。

一百三十六，逛路來尋妹相思

高山放石落底卑，
只見水流石不移。
蜘蛛結網娘門口，
逛路來尋妹相思。

一百三十七，毛花開

嶺崗頂上一枝梅，
千年萬載麼花開。
柑子來同桔子味，
唔得團圓做一堆。

一百三十八，哭斷腸

實在捨你都唔得，
心中又想轉回鄉。

咁好人情麼攞嬲，
五更相思哭斷腸！

一百三十九，兩相牽

吾送親娘到河邊，
看見河邊水潺潺。
江水茫茫唔見面，
蝴蝶雙雙兩相牽。

一百四十，毛路行

落水落開六個月，
屈指算來麼日晴。
一心都想同妹嬲，
水浸花街麼路行。

一百四十一，各散西東

落水又話落水天，
天晴又話日頭很。
點火來燒黃蜂竇，
各散西東樣得前。

註：樣得前，謂怎得前走也。

一百四十二，領你情

食裏你茶領你情，
茶杯照影影照人。
搭茶搭杯呑落肚，
十分難搭你人情。

一百四十三，托夢來

日頭一出照四海，
山高萬丈照樓臺。
紅豆檢來做枕睡，
好望相思托夢來。

一百四十四，過裏新年

過裏新年轉外家，
路上遇倒相好儕。
早都望等你來嫐，
盲知搭信搭亞差。

一百四十五，今晚出門

今晚出門係毛時，
失脚踏落鷄西裏；

好得老妹轉計好，
開聲嘱狗咬狐狸。

註：鷄西，謂養鷄之地也，棲也。埘也。

一百四十六，想妹日久在心中

想妹日久在心中，
心中毛日得寬容。
寫信又恐妹唔識，
搭聲又恐話唔同。

一百四十七，快快醫好來

十八妹子開藥材，
金字招牌掛出來；
你哥得到相思病，
你愛快快醫好來。

一百四十八，田唔耕

阿妹生來靚係靚，
後尾梳來搭衫領。
阿叔看見心火起，
生理唔做田唔耕。

一百四十九，咁大唔連郎

日頭唔出天唔光，
大暑唔過禾唔黃。
阿妹今年十七八，
樣般咁大唔連郎。

一百五十，唔帶妹

前年戒得鴉片煙，
去年戒得唔賭錢。
今年戒得唔帶妹，
發財單靠哩兩年。

一百五十一，妹子大裏人愛嫽

妹子生得白綠綠，
好比山中沙樹苗。
沙樹大裏人愛倒，
妹子大裏人愛嫽。

一百五十二，半夜拍門

半夜拍門拍唔開，
手撿石頭飛上來。
燈心拿來挑螺肉，
唔得心肝肉出來。

一百五十三，打生打熟妹唔承

新做風車葉穀塵，
打生打熟妹唔承；
情願當堂打呀死，
唔願指出介隻人！

註：風車，為清除劣穀之器。葉，猶言以風力撥除之也。介隻人，謂那個人也。

一百五十四：妹靚

阿妹生來樣㨂靚，
紅珠筆墨寫唔成。
紅珠筆墨寫唔倒，
風水屋場出妹靚。

一百五十五，郎就來

新打茶壺少個蓋，
新做鳥籠少個媒。
阿妹好比鳥媒樣，
隔山一招郎就來。

註：鳥媒，誘捕衆鳥之媒介也。

一百五十六，一對蝴蝶

一對蝴蝶飛落山，
採得芙蓉採牡丹。
百般花木都採過，
唔曾採妹紫荊山。

一百五十七，今晡毛嬲就毛歸

大風吹裏細風吹，
逢倒妹子割藘椐。
失手捉倒妹蕾把，
今晡毛嬲就毛歸。

註：今晡，今晚也。

一百五十八，同妹掛念還有麼

食飽飯子門裏坐，

聽倒海水響河河。
海水也有三潮漲，
同妹掛念還有麼？

一百五十九，妹莫緬

鳥子一叫天光裏，
妹就梳頭郎走裏。
阿哥走得妹莫緬，
日頭落嶺又來裏。

註：緬，焦慮也。

一百六十，恐怕雪上又加霜

扇子撥來圓叮噹，
你夫打你吾痛腸！

一心都想來去救，
恐怕雪上又加霜。

一百六十一，點點滴滴妹承下

妹子相似海棠花，
海棠咁好愛葉遮。
阿哥好比濛霧水，
點點滴來妹承下。

一百六十二，前世婚姻

竹筍尖尖黏泥皮，
不相不識問倒你。
半路檢到婚書帖，
前世婚姻註定裏。

一百六十三，探花

十五十六看月華，
月華照見吾兩儕。
若係月華雲遮黑，
二人相好好探花。

一百六十四，手一招

妹子介邊手一招，
阿哥哩邊雙脚跳。
蝦蟆食着生老蟹，
兩人心頭轉轉蹺。

一百六十五，隔山丟過分妹嘗

手捉柑子橘橘黃，
隔山丟過分妹嘗。
自來連妹各姓女，
共村共舍各祠堂。

一百六十六，搦得一時正一時

高嶺頂上種紅旗，
招兵買馬過廣西。
世亂紛紛同妹嬲，
搦得一時正一時。

一百六十七，畫眉籠

你就發財吾就窮，
你就綵緞吾就寢。
阿哥好比山禾匹，

官敢調你畫眉籠。

註：寢，指貌陋也，讀"siuy"。

山禾匹，死雀也。(sparrow)

一百六十八，對面阿嬌係乜人

日頭橙眼看唔眞，

對面阿嬌係乜人？

係吾嬌嬌轉來嬲，

唔愛冷眼來看人。

註：橙，射也。日頭橙眼，謂太陽光芒過强，而反以礙目光也。

一百六十九，要緊關

郎在山中等妹久，

妹在家中樣咁難？

吾做男人心性急，

風打園門要緊關！

一百七十，交裏情

河裏車子轉鱗鱗，

人人都話同妹交裏情；

十七做官十八死，

枉爲名聲掛朝廷。

一百七十一，阿哥割草妹割菌

新打鐮子兩面烏，

阿哥割草妹割菌。

放得鐮子同妹𨅬，
阿哥麼草妹麼菑。

一百七十二，打野花

嶺崗頂上種絲瓜，
朝朝淋水打野花。
咁好野花麼子結，
咁好妹子別人家。

一百七十三，日頭出二首

日頭出在那邊山，
抽眼上天看朶雲。
有錢買得穿絨織，
單遮偎倆莫遮人。

日頭出在海中心，
細筆寫書字字眞。
細筆寫書成大字，
寫去幾多買紙銀。

註：偎倆，我們倆也。

一百七十四，日落

日落西時日落西，
沙牛引兒隊隊歸。
沙牛引兒入欄裏，
己娘引弟入羅幃。

一百七十五，暗中絲

嫩鴨行遊塘柵上，

嫦娥尙細不曾知。
天旱蜘蛛結夜網，
想晴只在暗中絲！

註：晴，暗射情。絲，暗射思。

一百七十六、梁山伯

古時有個梁山伯，
常共英台在學堂。
同學讀書同結愿，
夜間同宿象牙床。

一百七十七，逢仙不識仙

大石欄江遇着弟，
下塘掘藕遇着蓮。
見兄行過桃源洞，
正是逢仙不識仙。

一百七十八，青青葉

山上青青是嫩葉，
水底青青是嫩苔。
面前有個嫦娥妹，
寬行兩步等兄來！

一百七十九，不出聲

妹去跟人做木匠，
問娘工夫成唔成？
妹有眞心妹就說，
莫作鱇魚不出聲！

一百八十，看後頭

富貴榮華且莫求，
人憑年少作風流。
金玉滿堂閑富貴，
留個聲名着後頭。

一百八十一，南風

南風吹過北風番，
新龍來占舊龍潭；
看娘一似細筦蓆，
借兄眠睡一時間。

一百八十二，望成蓮

路上冲娘問一言，
面生難近妹身邊。
塘基栽竹望成筍，
下塘栽藕望成蓮！

註：冲，猝見也。

一百八十三，暗偷蓮

眞是不恰妹早說，
莫作烏雲蓋日邊。
請媒又怕媒人講。
不如儂兩暗偷蓮。

註：恰，連情也。

一百八十四，壁上插針

壁上插針妹藏口，

深房織布妹藏機。
燈草小姑　紙捲，
問妹留心到幾時？

一百八十五，石上牽牛

石上牽牛沒脚跡，
井水偷担人怎知。
開門耕布關門織，
報娘千萬好藏機。

註：耕布，織布也。

一百八十六，人也疑

兄今囑咐妹相思，
千萬報娘莫說離！

也能占個名頭大，
就是丟兄人也疑。

一百八十七，不念儂

上嶺要娘上到頂。
落嶺要娘落到冲。
報娘千萬莫吃水，
吃了生心不念儂！

一百八十八，是殘花

担水便担上步水，
莫担下步水有砂。
連情便連大屋妹，
連人親婦是殘花。

註：莫，李調元粵風作草，誤

也：莫，不也。大屋妹，大家女也。

一百八十九，離一身

遠處唱歌沒有離，
近處唱歌離一身。
願兄爲水妹爲土，
和來捏作一個人！

一百九十，竹根生筍

竹根生筍各自出，
兄在一邊妹一邊。
衫袖遮口微微笑，
誰知儂兩暗偷蓮。

一百九十一，正好憐

一條江水白漣漣，
兩個鰱魚在兩邊。
鰱魚沒鱗正好吃，
小弟單身正好憐。

一百九十二，好馬行街

好馬行街身不動，
有意偷蓮不用媒。
好田不用多安種，
好吃檳榔不用煨。

註：煨，李調元粵風作灰，悞也。灰中相煨也。

一百九十三，少年時

捲起珠簾放鳳飛，
紗窗門外月娥眉。
陰影石榴不結子，
虛花枉殺少年時。

一百九十四，白石山

爲情每日弟心孤，
白石山高隔路途。
娘在深房高枕睡，
問娘得夢見兄無？

註：以上二十三篇，均採自睢陽修和原輯粵歌。各題歌辭，頗有被彼刪改者，但旣無從校正。

一百九十五，叫日滿

包袱遮子過裏山，
丟得妹子係孤單。
一對鴛鴦失一隻，
讓得吾妹叫日滿。

註：叫，哭也。

一百九十六，様般怪得阿哥焚

妹子生得係斯文，
當門牙齒白過銀。
一身毛隻瑕漆點，

樣般怪得阿哥焚。

一百九十七，六月天光

六月天光唔使被，
蚊子飛入帳肚裏。
聲聲都賊愛妹血，
害郎一夜驚死裏。

一百九十八，遲緣

蚊帳肚裏吊榖燈，
慮約阿哥幾下年；
去年種菜還毛摘，
樣般園分啲遲緣！

註：榖燈，小油燈也，凡吸鴉片者夜行者均喜用之。

一百九十九，阿哥出門

阿哥出門上江西，
大家到去啫啫哩！
妹子食到生理飯，
毛格人工伺候你。

註：啫啫，平安也，格，讀（ka˥），那也。

二百，因爲檯下貴裏心

石上種竹石下陰，
海底絲線鐐你深。
燈心拿來貼樣脚，

因爲檯下費裏心。

註：綠你，暗射情誼。檯下，

暗射台下。

二百零一，相思盡在不言中

多謝吾郎信一封，
自頭到尾看來空。
想是吾郎麼別囑，
相思盡在不言中。

註：洛南某商人，遠賈他方，恐其妻或有外遇。欲作信曉之，苦無以爲言。乃以白紙一方，封而返之。意謂其潔白也。其妻得紙，即作此歌答之。一時傳爲嘉事，故其歌能風行數縣云。

二百零二，有心行

隔遠聽到妹一聲，
算盤筆墨一下釘。
雙手篩茶妹止渴，
難爲細妹有心行。

註：篩，讀"sai"，斟也。

二百零三，就多濃

花鉢肚裏種古松，
久裏唔曾見嬌容。

乜人搭得實信到，
吾天落霧就多濛。

註：濛，暗射蒙，謂叨蒙也。

二百零四，結成癆

因爲妹子結成癆，
三餐食飯愛湯淘。
三日食毛兩合米，
唔知有命帶你毛。

三百零五，同到八十三

十七同到八十三，
六十六年唔曾釘。
棟樑探過三間屋，
乜人沒吾咁長桁。

註：釘，丟也，停止也。桁，亦樑也，暗射行字，

二百零六，新做褂子

新做褂子毛下褀，
做衫司務裁差裏。
勾針密縫連轉去，
就會遮掩有人知。

二百零七，莫見天

路上逢妹路下連，
石頭做枕草做氈。
深山樹林棱羅帳，

遮蓋兩人莫見天。

二百零八，喙莫多

路上逢妹路下坐，

結成交情喙莫多。

結成交情你去講，

霜水淋花死過多。

二百零九，嫩草生

老草割得嫩草生，

妹愛探花趕後生。

過多一年多一歲，

盲比春草年年生。

二百一十，細心蓮

河裏汝水流得鮮，

石頭咁硬碓得棉，

唔怕妹子㖦貞節，

總愛阿哥細心連。

註：碓得棉，謂可以打之至於如棉之軟熟也。

二百十一，半天種菜

半天種菜係難摢，

朝愛淋水晡愛邏。

種倒一園菜必虱，

𠮶去𠮶轉愛黃蘇。

註：摢，算也。難摢，不上算

也。必，作發生解。黃蔴，唔射黃媽。即姓黃的女人也。邏，巡視查察也。

二百十二，五樣靚

妹子生得五樣靚，
畫眉眼來洋琴聲，
牙齒雪白笑水好，
衰鬼行路又啄叮。

註：啄叮，讀"to tiay"，緩而不慌也。衰鬼，謂你這鬼東西也。

二百十三，延延約約到幾時

日頭斜東又斜西，
問妹我事讓般哩？
問妹我事讓般講？
延延約約到幾時。

二百十四，天波羅

鴉片煙筒錫鑲頭，
洋煙上癮妹莫愁；
幾多唔食洋煙嘅，
唔會做倒天波羅。

註：天波羅，不知究有出自否。粵東所謂天波羅者即指寶貴驚人之物。

二百十五，心執懶

蒔田割禾妹唔閒，
虛約阿哥幾下番。
等多兩日事做㕙，◎
嫐到阿哥心就懶。

註：㕙，讀"tiay"完也。

二百十六，上烏晉

牙齒雪白害裏吾，
問你牙粉那裏買？
點火來燒牙粉店，
等你牙齒上烏晉。◎

註：晉，菌也，但在此處則作垢字解。

二百十七，貴阿哥

過了一寮又一寮，
手拗◎桂花來貼坐；
桂樹打◎嘅桂花子，
貴妹連到貴阿哥，

註：拗，折也。打，結也。

二百十八，同到你鬼都會衰

追◎嘅石子堆打堆，
同到你鬼都會衰；
去年同你嫐一擺，◎
生理毛做店毛開。

註：追，擲也。一擺，一次

也。

二百十九，皮錢足錢

皮錢足錢也係錢，
番子秧脚也係田；
你肉我肉也係肉，
樣般你肉咁抵錢。

註：番子秧脚，即秋季播穀發秧之田場也，粵東又常稱之曰秋秧地。皮錢，薄小質粗之錢也。價較足錢便宜。

二百二十，麼人情

天上落水麼人情，
攀遮戴笠啄一身。
唔係你鬼約咁定，
還係屋下嬲嘅人。

二百十一，妹教招

過得石橋過樹橋，
阿哥今年新學嫖；
妹就過大郎過細，
百事還愛妹教招。

註：教招，即謂指教及招呼也。

二百二十二，三十過裏

三十過裏總過tsan，

少年交轉分後生；
行到路上逢到妹，
句句老伯你先行。

註："tsan²"，差也。

二百二十三，好過更

新做背褡毛袖衫，
大風吹來脥下冷；
妹子相像棉長襖，
分吾攬等好過更。

二百二十四，保罕你

妹子住在坑角裏，
哩朶紅花留浪哩；

你今出來堀上住，
幾多親哥保罕你。

註：保罕，謂保護而愛惜之也。

二百二十五，一對鳥子

一對鳥子飛落山，
你就有雙吾打單。
遇到深山角鷂子，
打減一雙一般般。

註：一般般，謂同我一樣之單身也。角鷂子，鷹也。

二百二十六，無菇

人人喊吾同你有，
自都唔會嬲一晡；
自都唔會歇一夜，
冷棚芋子就無菇。

註：無菇，謂無分枝也。但此處却喑射無辜二字。

二百二十七，龍眼打花

龍眼打花椐數椐，
唔當蘭花開一枝；
哩樣阿妹兩三隻，
唔當嬌蓮嬲一時

註：椐，串也。

二百二十八，打單鵰

手拿紙牌六張么，
囑郎戒賭莫戒嫖；
戒賭就有春光日，
戒嫖就會打單鵰。

二百二十九，妹麼秧

你鬼乳菇生得上，
三十毛子心莫慌；
水浸低壢毛田蒔，
乜人敢話妹麼秧。

註：低壢，低窪之田莊也。秧，喑射養育之養。乳菇，奶

也。

二百三十，咁洽家

一條樹子開兩椏，
形情難捱你兩儕；
人人都有相好嘅，
毛你相好咁洽家。

註：捱，作倫比解。洽家，作融洽解。

二百三十 ，莫嫌聲

新買笠麻頂上覡，
嫌我山歌莫嫌聲；
前有兩年羅貴穀，
食用過篘聲過tsan。

註："tsan"，差也，劣也。

二百三十二，心唔服

郎實上屋妹下屋，
枉爲當日咁相熟；
漆樣面上擺貢碗，
有看毛食心唔服。

註：貢碗，爲祭祀時之菜碗，通常不可取食，故又稱看碗。實，在也。

二百三十三，縹緻妹子

縹緻妹子白如芽，

嘴唇好比石榴花；
乳茹好比苗竹筍，
手指嫩過子薑芽。

註：乳茹，奶頭也。

二百三十四，花草多

會唱山歌歌駁歌，
會織綾羅梭駁梭；
妹鋸胡弦哥攙線，
會連妹子花草多。

註：駁，接也。鋸，拉也。
攙，掣也。

二百三十五，分郎騎

你麼月將吾麼時，
擺擺來到賊月期；
白馬跌落湖洋冇，
樣得身淨分郎騎。

註：月將二字，出自何書，余尚未知。此處所言月將者，大概卽指吉日也。湖洋冇，卽低窪之田，以其泥虛爛，故偶然踐之，未有不沒脛沒踝者也。

二百三十六，決辭吾

妹子住在荐嶺排，
害吾行爛一雙鞋；

有心麼心話一句，
等你麼心決辭吾。
二百三十七，妹妹托夢來
扇子撥爛骨還在，
檀香燒了一爐灰。
手攀欄杆啄目睡，
有心妹妹托夢來。
註：啄目睡，謂垂首而睡也。
啄字，蓋象人坐睡或立睡時，
其首若鳥之啄食也。
二百三十八，郎撲門
你也焚來吾也焚，
火烟上天你話雲；
隔壁鵰穀你話雷公叫，
風吹門搭你話郎撲門。
註：門搭，用以鎖門之鉸鏈也。
二百三十九，郎就想妹妹想哥
郎就想妹妹想哥，
兩人咁想樣奈何；
郎就想到唔食飯，
妹就想到頭唔梳。
二百四十，斷情
許猪許羊你在先，

傳消寄信話吾連；
今日講着斷情事，
行到你鬼麼火烟。

鶴子飛下啄蟢蚣，
誰知啄到蜈蚣蟲；
早知你鬼咁多脚，
唔該去惹你惡蟲。

註：蟢蚣，即蚯蚓也。麼火烟，斷炊也。多脚，謂蜈蚣多足也；但此處則作狡猾解。

二百四十一，唔做家

嶺崗頂上種苦瓜，
椏椏杷杷打野花；
唻多野花麼子結，
怪得阿哥唔做家。

二百四十二，踏車

天上有水唔落下，
地下妹子來踏車；
咁嫩嬌蓮來扭水，
黃天晒日頂旨下。

註：踏車，以足踐水車之輪以取水灌田也。扭水，則謂以手扣水車輪，工作較苦。頂，文

持也，讀"tiy"。

二百四十三，有長行

日裏看郎年紀輕，
月下看郎十分靚；
仁義阿哥人好講，
吾郎心事有長行。

二百四十四，開齋

老妹生得喙馬嗜，
白白生生來問吾；
阿哥食裏觀音素，
吾愛害到吾開齋。

二百四十五，門又門

柑子好食皮就酸，
縹緻妹子賊心肝；
錢造使得毛要緊，
約到吾來門又門。

註：錢造，即謂金錢也。門，讀若釜，關也。

二百四十六，躂死人

百句話來都閒情，
唔信你格甜喙人；
你就好比爛鞋様，
爛鞋毛踭躂死人。

註：踭，鞋後端之沿也。躂，拖

也。但此處唔射詑字。詑，欺也，讀"tais"。

二百四十七，看月華

八月十五看月華，
郎出月餅妹出茶；
妹就愛食郎月餅，
郎就愛食妹細茶。

二百四十八，心肝吾肉那實裏

今朝割肉咁新奇，
半斤得到七兩哩；
割肉搭到禾鐮鉄，
心肝吾肉那實裏。

註：禾鐮鉄，猪胰也，那實裏，謂究在何處也。

二百四十九，心就冷

燈草醮雪心就冷，
棉車斷線綠壢行；
貼差門神難轉面，
榕樹脫葉莖死旨？

註：綠，暗射情。莖，暗射今。

二百五十，莫怨吾

前面阿哥眼咁歪，
翻出翻轉來看吾；
援起衫尾分你看，

過後相思莫怨吾。

二五一，子鳥子

門前種竹節節高，
節節也有竹売包。
阿哥還係子鳥子，
還愛妹妹來敎招。

註：子鳥子，小鳥也。

二五二，你愛開路分郎行

上就石壁下就潭，
壢墩壢岸樣般行；
手拿脚鋤交分妹，
你愛開路分郎行！

註：墩，作階地解。

二五三，浪心機

竹筍尖尖黏泥皮，
幾多唔想你唔知；
幾多唔想你唔識，
燈草織布浪心機。

註：浪心機，謂枉費心機也。
想，竹節也，唔射想念之想。

二五四，十只雞公九只啼

羅岡行下甘村街，
十只雞公九只啼；
十只阿哥九只妹，

總係虧到小老弟。

註：羅岡，甘村街，均爲地名，在興寧縣北。

二五五，問唔聲

好言好語問唔聲，
奈下攪到人心冷？
看倒吾來你就走，
看吾燈草麼暕輕。

註：奈，那也。攪，弄也。

二五六，當面講

洋船搭到粵海關，
你哥不久就過番；
妹子有事當面講，
過後搭信正艱難，

二五七，唔開花

急水灘頭洗葛渣，
禁禁沉水石岩下。
妹子有事當面講，
莫作楊梅唔開花。

註：禁禁，像物沉水時之聲。

二五八，汗淋身

送郎送到五里亭，
送等吾郎去上京；
六月天光唔戴笠，

一定吾郎汗淋身。

註：汗淋，唔射翰林。

二五九，共頭眠

還生同你共頭眠，
死裏同你共白坟；
二四八月有劏醮，
紙錢燒到對半分。

註：劏醮，祭墓也。粵人祭墓，必擔鋤頭，以劏除墓上的野草，故轉稱曰劏醮，又曰劏墳。

二六〇，你就鳳凰吾雉鷄

你就介排吾這排，
你就鳳凰吾雉雞；
你嘅鳳凰唔開口，
話我雉雞樣般啼。

二六一，難捨嫩心肝

阿哥出門走四川
贛州搭船到吉安；
百萬家財都捨得，
總係難捨嫩心肝。

二六二，吾麼雙

你就有雙雙打雙，
吾就麼雙單鳥公；

單只燈籠廟裏吊，
神鬼也知吾壓雙。

二六三，盡風流

葵扇好撥合唔秋，
湖鰍下海逰水溜；
十八妹子毛郎帶，
蝴蝶斷線盡風流。

註：逰，讀"tza"，順也，逐也。逰水溜，謂逐水而走也。

秋，緊也。

二六四，會行盤

相思一番又一番，
哩番相思會過關，
毛只嬌蓮來勸解，
碟子鋪路會行盤，

註：碟子，及盤，形樣相似，粵東客人常混稱之，哩番，這番也。故碟子鋪路，不曰行碟，而曰行盤。行盤，本為「死」之別稱。會行盤，謂必死也

二六五，柑子生蟲

久裏唔曾見到你，
末嘅事情講呀知？
臘蔗春尾多一想，

柑子生蟲桔壞哩。

註：春尾，謂發幹也，想，謂節也。甘蔗發幹，卽逐漸增加其節，故有「多一想」之句。但想字在此處唔射思想之「想」。

二六六，因爲衰鬼激到癲

因爲衰鬼激到癲，
手拿書本唔曉揆，
三餐食飯打飯碗，
日裏行路打脚圈。

註：打脚圈，謂交足而行也。

二六七，兩人醒眼

四刃猪肉泡碗湯，
親哥唔食妹唔嘗；
親哥唔睡妹唔睡，
兩人醒眼到天光。

二六八，那頭眠

你愛眠來緊是眠，
放下蚊帳潑淨蚊；
牀頭就有鴛鴦枕，
隨你調揀那頭眠。

二六九，唔落魂

鴉鵲作竇係毛門，

吾今食到妹迷魂；
日裏做事毛安樂，
夜裏睡目唔落魂。

二七〇，唔怕北風

唔知同你有亞毛，
一村講是岩岩條；
水浸禾苗心裏定，
唔怕北風緊來搖。

註：岩岩條，為議論紛紛之貌。

二七一，唔看哩只天

麼火唔食哩筒煙，
麼水唔耕哩丘田；
哩隻妹子連唔到，
起眼唔看哩只天。

二七二，對面介隻我心肝

一條竹子繞繞輭，
對面介隻我心肝；
一身衫褲吾做呧，
紐絆滑得吾會安。

註：安，結也。紐絆，紐扣也。

二七三，唔顧家

先日有錢錢當沙，

今日麼錢占知差；
拆得屋瓦放紙鷂，
情願風流唔顧家。

二七四，脚臂咁白

脚臂㖦白袮咁烏，
連你唔倒唔工夫；
阿哥今年患下本，
三吊六錢畫張符。

註：患，用也。本，本銀也。
患本，謂加用本銀也。

二七五，莫怨天

埋雙妹子唔好連，
連到一定有冤牽；
穿督笠蔴拿來帶，
水啄頭顱莫怨天。

註：督，頂也。笠上最高之端
也。穿督，謂破頂也。

二七六，火烟相近

火烟相近屋相連，
吾今同妹面子前；
一合三筒都借過，
總係上升占唔會。

註：升，唔射身字。上身，交
媾也。

二七七，連你唔倒

連你唔倒我錢在，
留倒我錢做私該；
留倒我錢開當鋪，
領等乎子妹會來。

註：私該，私囊也。

二七八，到哩坑

久裏唔會到哩坑，
鳥子麼叫妹毛聲；
鳥子還實各條樹，
妹子還實各條坑。

二七，九捕你落湖潭

緊是問你問唔聲，
當初唔願你莫行；
今日講着斷情事，
吾會捕你落湖潭。

註：捕，攬也，抱也。

二八〇，講鬼話

新買棉車局局新，
吾今看妹係毛情；
倒米關仙講鬼話，
唔會燒香詐死人。

二八一，駁節衫

妹子着嘅駁節衫，

賺是阿哥心滑冷；
你嘅姻緣有吾分，
剪多一寸做新衫。

註：駁節衫，補綴而成之衫也。賺，誘也。

二八二，別人摸

大路免得人唱歌，
坑裏免得牛食禾；
妹子出來當世界，
乳姑免得別人摸。

註：當世界，接客也。度娼妓式之生活也。

二八三，過後正知錫在心

新打介指鎦裏金，
送分老妹指中心；
雖然物小人情重，
過後正知錫在心。

註：鎦金，鍍金也。錫，暗射惜字。

二八四，張公釣魚

張公釣魚石上坐，
日夜掛念哩條河；
阿哥有心掛念妹，
妹子麼心掛念哥。

二八五，大嘅做月細嘅來

水打石子磊數磊，
大嘅打得細嘅來；
連妹愛連兩子嫂，
大嘅做月細嘅來。

二八六，山歌唔唱心唔開

山歌唔唱心唔開，
大路唔行生綠苔；
脚踏綠苔交交跌，
知得路滑唔該來。

二八七，敢當世界怕那儕

赤脚過河唔怕沙，
敢當世界怕那濟；
你係有心過來嬲，
唔怕兩邊去晒牙。

註：晒牙，嘲笑也。

二八八，一般見妹一般焚

月光肚裏一點雲，
一般見妹一般焚；
五色祥雲蓋天下，
斯文妹子蓋一村。

二八九，聽我聲

新做大屋白炎炎，
一對金雞瓦上行；

係我金雞食我米，
係我心肝聽我聲。

二九〇，浪手工

山歌唔唱留肚中，
好銀唔使留上銅；
十八嬌連唔打扮，
老裏打扮浪手工。

註：浪手工，謂白費手工也。

二九一，日想你來夜想你

日想你來夜想你，
一日想你十二時；
刀痲倒竹盡你剁，
幾多十想你唔知。

註：剁，讀"loai"，削也。
想，節也，唔射想念之想。

二九二，嗦對嗦

久裏唔曾同妹睡，
總話大家背對背；
昨晡同你歇一夜，
起來正和嗦對嗦。

二九三，做夢

昨晡做夢係還奇，
做夢做倒楠等你；
睡到半夜走亞醒，

四只牀角摸交裏。

註：還奇，希奇也。

二九四，唔曾約妹妹來裏

昨晡做夢係間奇，
唔曾燒火水沸哩；
唔曾放米煮倒飯，
唔曾約妹妹來哩。

二九五，風流一年正一年

竹尾唔曾高過天，
風流不過幾十年；
貞節又麼碑坊豎，
風流一年正一年。

二九六，相思因爲妹麼來

阿歌賭博因爲財，
相思因爲妹麼來；
董卓因爲貂蟬死，
山伯因爲祝英台。

二九七，乜人摩

送郎送到青溪河，
囑咐冷水莫吃多。
冷水吃裏肚愛痛，
路頭路尾乜人擵。

註：擵，按也。

二九八，你愛來

送郎送到白沙磊，
前面有人愛險開；
囑哥心頭放大胆，
起更時候你愛來。

二百九十九，冷言語

吾唔講來你唔知，
人人都話吾同你；
食了幾多空肚飯，
聽了幾多冷言語。

三百，爛貨媽

食茶愛食嫩細茶，
自從唔食大紅茶；
連妹愛連人家女，
唔連你嘅爛貨媽。

註：爛貨媽，謂淫蕩過甚之婦人也。

三百〇一，像桃花

妹子生得像桃花，
恰似園中嫩細茶；
您郎好比沸水樣，
分妹一泡開心花。

註：泡，冲也，謂以沸水冲茶也。此處象射抱字。

三百〇二，來團圓

阿妹生得笑連連，
親郎一見開片天；
心中恰似月光樣，
唔得十五來團圓。

三百〇三，滿樹紅

桃子打花滿樹紅，
冷水調鹽慢慢溶；
一心都想同妹嬲，
又怕生疏講唔同。

三百〇四，唱唔成

廣東山歌特出名，
條條山歌有妹名；
條條山歌妹有份，
一條歷妹唱唔成。

註：條條山歌，謂每首山歌也。

三百〇五，妹唔知

錫打戒指係新奇，
面上鎦金送分你；
妹子檢來手上帶；
心裏係銀妹唔知。

註：鎦金，鍍金也。錫，意義見第四篇註。

三百〇六，白手連郎遇清香

新打鐮子兩面光，
講銀講錢唔大方；
妹子唔係毛錢嘅，
白手連郎過清香。

三百〇七，開路分郎行

新摘豆葉皮皮青，
阿哥想妹唔敢聲；
手檢脚鋤分妹使，
你愛開路分郎行。

註：脚鋤，卽種田之鋤頭也。

三百〇八，掛念你

因爲妹子激壞裏，
天晴瓦斂著蓑衣；
百般生意唔想做，
朝日食裏掛念你。

註：斂，不濕也，乾也。

三百〇九，任吾搖

妹子唔使揀吊嬌，
花園鎖等花會凋；
鎖匙跌得唔拈到，
滿園花樹任吾搖。

註：吊嬌，謂刁而寡情也。吳語謂刁險。

三百一十，話吾知

食飽飯子門前企，
樣般細妹又來裏；
細妹總係有心嘅，
你愛加早話吾知。

註：加早，提早也，預早也。

三百十一，準乾糧

妹子好比玉石床，
阿哥一嫐心就涼；
三月行船唔帶米，
等妹言語準乾糧。

註：等：猶言用也。準乾糧，謂當乾糧用也。

三百十二，一陣香

隔夜煮茶茶過涼，
各村妹子情過長；
妹子好比桂花樣，
一陣風來一陣香。

三百十三，帶桃花

先日同上又同下，
唔曉問妹自己差；
里只妹子連唔到，
八字唔曾帶桃花，

註：八字，謂命也。平星要訣一類的書，有所謂桃花運者，

主有喜慶。此處所言之『桃花』，即此意也。

三百十四，遂郎心

妹子生得遂郎心，
廣東一省也難尋；
你嘅姻緣有吾份，
命短十年也甘心。

註：遂心，中意也。

三百十五，就上升

七兩算來麼半斤，
八合算來麼一升；
妹子有心添一合，
郎添一合就上升。

註：升，暗射身字。

三百十六，雲下行

新買草帽百二贏，
心中想妹唔敢聲；
幾多想妹唔敢講，
好比月光雲下行。

三百十七，交得成

妹子下河洗白衫，
一見吾行就開聲；
大聲喊妹細聲應，
這套人情交得成。

三百十八，線難尋

老妹有意郎有心，
鐵尺磨成銹花針；
妹子係針郎係線，
針行三步線難尋。

三百十九，蓋一村

老妹生來係斯文，
好比天上五色雲；
五色祥雲蓋天下，
斯文妹子蓋一村。

三百二十，花手巾

老妹送條花手巾，
朝晨洗面夜洗身；
手巾肚裏七個字，
妹子囑郎莫斷情。

三百二十一，剝你皮

妹子唔使嗽行時，
好比六月花角梨；
三個銅錢買一個，
剝你心肝剝你皮。

註：行時，謂貨物因合銷而高抬其價也。亦謂行市。

三百二十二，謝神明

山上伯公係有靈，

郎就仝妹交到情；
保佑交情交到老，
買魚斫肉謝神明。

註：斫肉，即謂買肉也。

三百二十三，唔曾完

過了一山又一山，
山山也有伯公壇。
哩隻妹子連唔到，
還有老愿唔曾完。

註：老愿，謂有所禱於神明，及事成功而未酬神也。完，酬神也。

三百二十四，雲影月

雲影月光係烏陰，
舊年想你想一冬；
你嘅姻緣有吾份，
同吾一嬲就開心。

註：烏陰，黑暗也。

二百二十五，心肝還在妹身上

唔係肚痛唔係痧，
行裏夜路探裏花；
心肝還在妹身上，
魂魄還在妹屋下。

註：痧，感暑病也。

三百二十六　打流郎

因爲你來激亞狂，
激到吾來打流郎；
阿哥相似過雲雨，
唔知落在那地方。

註：打流郎，謂流離浪蕩之人也。

三百二十七，肚裏空

石榴打花朶朶紅，
芒棟打花一朶絨；
妹子相似紗筒冇
月月開花肚裏空。

註：芒棟，茅也。紗筒，紡紗之竹管也。冇，中空也。

三百二十八，滿山青

春水一落滿山青，
吾今同你莫亂聲；
路上相逢莫多講，
人情留來長久行。

三百二十九，妹愛連

山歌愛唱妹愛連，
有裏吊機愛彈絃。
一世賺錢一世使，
那有兩世在陽間。

註：吊機，樂器，形似胡琴，

惟聲較亮越。

三百三十，攬月光

你想同吾結鴛鴦，
石壁牽牛過快上；
你想同吾成雙對，
你坐上天攬月光。

註：坐，寧可也。攬，玩也。

三百三十一，吾唔驚

你愛斷情吾唔驚，
老情斷得新情行；
總愛新情行得久，
唔怕老情來看輕。

三百三十二，好商量

日頭一出天火光，
就問情人住何方；
「情人住在那只屋？
等吾上下好商量。」

三百三十三，作象棋

阿哥同妹作象棋，
郎通卒子妹通車；
卒子唔曾卒落去，
妹子就喊將來裏。

三百三十四，愛纏你

隔青割禾因肚餓，
相思得病因為你；
蝴蝶飛來花下死，
陰魂不散愛纏你。

註：隔青，謂未黃熟也。

三百三十五，得人惱

番梘洗衫出白泡，
樣般你鬼陳吊嬌；
二吊七錢兩下串，
吊三吊四得人惱。

註：番梘，肥皂也。吊三吊四，又作撒嬌解。

三百三十六，一重天

蓮花一開向上天，
好馬出路唔使鞭。
自古姻緣天註定，
唔怕相隔一重天。

三百三十七，可惜不共鄉

橫雲一扯天大光，
情人可惜不共鄉；
總愛兩人心甘願，
有情唔怕路途長。

三百三十八，慢慢青

田中禾苗慢慢青，

又有赤穀花羅粘，
同妹同到有情嘅，
名聲攬出也心甘。

註：花羅粘，穀名，色赤。
攬，謂播揚也。

三百三十九，都難尋

妹子話事痛郎心，
鮮水過河正知深；
妹子人情天下少，
横直五里都難尋。

三百四十，一點紅

日頭必出一點紅，
你騎白馬吾騎龍；
白馬上山龍下水，
唔知幾時有相逢。

註：必出，初升也。

三百四十一，熱當當

六月裏來熱當當，
熱到心頭唔曉涼；
手拿葵扇分妹撥，
問妹心頭涼唔涼？

三百四十二，十七十八

十七十八花正開，
郎就怕爺妹怕哀；

兩儕都有人管串，
盲敢兩人做一磊。
註：管串，約束也。

三百四十三，妹毛郎

月頭月尾麼月光，
十五十六妹毛郎；
十五十六妹守寡，
塘裏麼水魚難養。

三百四十四，打空篩

茶壺毛酒打空篩，
有穀嘐鷄戲弄吾；
毹子畫花絁產㲉，
鐵線尊髯硬鬚吾。
註：嘐鷄，餵鷄也。絁產㲉，謂絁質之華㲉也。絁，射你字，產㲉：射訕謔二字。客家謂冷嘲熱諷曰訕謔。鬚謂笑辱也。硬鬚吾，謂簡直是辱我也。鐵線尊髯，謂髯硬如鐵絲也。

三百四十五，暗中行

番豆好食泥裏生，
泥裏落根泥裏行；
顯面開花暗結子，
同妹有裏暗中行。

註：番豆，花生也。有裏，謂有交情也。

三百四十六，滿身鬆

好久唔曾發北風，
一發北風滿山動；
好久唔曾見妹面，
一見妹面滿身鬆。

三百四十七，講着交情吾就丟

講講笑笑人人有，
講着交情吾就丟；
血脈留來養身子，
面目留來見朋友。

三百四十八，難開篙

守寡妹子唔好嫖，
嫖得多來命難饒；
有日探花受了孕，
天井撑船難開篙。

註：開篙，唔射開交。開交，猶言了不得也。

三百四十九，毛幾高

哩隻妹子麼幾高，
頭上梳等八字麼，
髻心紮等紅髻索，
有鐵難打裏張刀。

註：紅鬚索，卽用以結髻之紅繩也。裹張刀，此把刀也。

三百五十，唔怕雨來唔怕風

紗紙拿來糊光窗，
唔怕雨來唔怕風；
總愛兩人心甘願，
唔怕名聲蓋廣東。

三百五十一，十八妹子名聲好

猪肝猪肺好名聲，
食就唔當隔心睛；
十八妹子名聲好，
嫐就唔當兩十零。

註：隔心睛，爲猪內中之絕睛者。

三百五十二，正開封

白紙寫信紅紙封，
一封書信寄家中；
妹子十八唔識字，
等哥轉來正開封。

三百五十三，落黃金

天上落水落黃金，
樣般妹子唷麼心；
脫身唔得吾毛話，
口信毛搭唔安心。

三百五十四，下番來

石榴打花慢慢開，
連妹二字慢慢來；
恰似鷂婆釣雞子，
今番唔到下番來。

註：鷂婆，鷹也。

三百五十五、夜路行

連妹唔係好名聲，
撿兒愁激撿兒驚，
吾就撿兒麽目睡，
妹就撿兒夜路行。

註：撿，獲也，受也。撿兒，謂受了許多也。

三百五十六，毛生養

鴉片烟筒尺二長，
食壞吾哥食壞郎；
食壞吾哥還過得，
躭擱妹子麽生養。

三百五十七，唔曾嫖過二婚親

就你嫌吾鬼丁根，
十二三歲嫖到今；
一州一縣嫖亞轉，
唔曾嫖過二婚親。

註：鬼丁根，謂短小而貌不揚

也。二婚親，再醮婦也。

三百五十八，暈癡癡

食裏燒酒暈癡癡，
就愛老酒來灌佢；
酒醉就愛酒來解，
相思就愛妹來醫。

三百五十九，胡椒花

新打戒指胡椒花，
四月過裏係節下；
吾今同妹唔上手，
端起飯碗唔曉飽。

註：節下，謂將近端午節也。

飽，以箸送飯入口也。讀"k'a"。

三百六十，有吾分

冬至一過天就涼，
這山樹木就怕霜；
妹子婚姻有吾份，
天大事情吾担當。

三百六十一，思想妹

思想妹——
蛱蝶思想也爲花；
蛱蝶思花不思草，
兄思情妹不思家。

三百六十二，妹相思

妹相思——

不作風流到幾時？

只見風吹花落地，

不見風吹花上枝。

三百六十三，舊日藕

舊日藕——

羅帶穿錢舊日銅。

妹是舊人講舊話，

新人講話不相同。

三百六十四，山蕉葉

山蕉葉——

比像園蕉葉樣開。

你是男兒辨識字，

虧我女兒白口才。

三百六十五，妹同庚

妹同庚——

同弟一年一月生；

同弟一年一個月，

大門同出路同行。

三百六十六，妹金銀

妹金銀——

見娘娘正動兄心，

眼似芙蓉眉似月，

勝過南海佛觀音。

三百六十七，妹鴛鴦

妹鴛鴦——
小弟一心專想娘。
紅豆將來吞過肚，
相思暗斷我心腸。

三百六十八，妹金勾

妹金勾——
誰說燈心不惹油？
誰說巳娘不作笑？
少年正好作風流。

三百六十九，妹嬌娥

妹嬌娥——
怜兄一個莫怜多。
巳娘莫學鯉魚子，
那河又過別條河。

註：怜，連情也。

三百七十，妹金龍

妹金龍——
日思夜想路難通。
戀歌又沒親人送，
寄書又怕人開封。

三百七十一，寶不丟

寶不丟——

生柴不丟死柴枝；
寧可丟人不丟妹，
丟妹亦不到今時。

三百七十二，妹花顏

妹花顏——
高聲唱歌莫要彈；
莫要胡言亂說話，
不明不白弟難還。

註：彈，李調元粵風作壜，誤也。

三百七十三，要吃檳榔

妹花顏——
要吃檳榔也不難；
檳榔尙在南海縣，
石灰泥甕不曾刨。

三百七十四，是眞絲

妹相思——
妹有眞心弟也知。
蜘蛛結網三江口，
水推不斷是眞絲。

三百七十五，妹眞情

妹眞情——
莫作生心不念兄；
樓上打鐘聲去遠，

怜兄不久枉占名。

註：以上十五篇概自睢陽修和所輯粵歌錄出。細審其內容，似多曾經彼之刪改者。但現在尙因缺乏參考材料，無從校正。

按此類「三字頭」的山歌，唱時必於第一句前冠於一句引子，如情歌第七十六篇，過台灣之「竹葉撐船瀟洒子」一句，便是此例。

三百七十六，四月四

四月四——

吾就上山割豆麗。

四處麼人聲，

兩人起主意。

註：按此爲情歌的變體。相傳有與寧某警察局長者，獲和姦之男女二人。審判時，問誰人先起姦意。女人應聲唱四月四一歌相答。警長察知彼爲和姦，乃輕責而釋之。時人感其風流，故喜傳誦其歌。豆麗，謂豆竿也。客人常以竹

木小枝，插於豆田，使豆緣竿而生長。故稱其竿曰豆麗。麗者，謂附麗也。

三百七十七，放心來

你愛來時儘管來，
莫分兩邊人笑開；
莫分兩邊人笑走，
水流燈草放心來。

註：分，被也。

三百七十八，乜人完

一條大路曲灣灣，
灣灣曲曲伯公壇；
今日講着斷情事，
先前許福乜人完？

註：伯公壇，，土神之廟也。
許福謂在神前祈福也。

三百七十九，牡丹花

黃雲蓋頂紫雲遮，
偏偏同你斯文儕；
黃蜂飛入花園內，
特來採你牡丹花。

三百八十，怨那儕

先日有錢錢當沙，
今日麼錢正知差；

沙包燗茶唔開蓋，
大氣冲天怨邢儕？
註：沙包，用以煑茶之罌器
也。燗，煑也。

三百八十一，夜風吹

講着同妹受裏虧，
半夜出門天光歸；
行了幾多灣山路，
受了幾多夜風吹。

三百八十二，麼邢藏

一打五更天大光，
慢慢搖醒吾親郎。
雙手打門分郎出，
淺屋狹舍麼邢藏。
註：麼邢藏，謂無處可以藏匿
也。

三百八十三，哥會東

新買白紙糊花窗，
唔怕壁背有人冲；
唔怕壁背有人啄，
鐵打獅頭哥會東。
註：冲，偷看也。啄，窺伺
也。獅頭，爲新年之玩具。客
人常以厚紙裱成獅頭之様，下

接以布，飾爲獅身。自新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必擎至各村舞弄。其專事擎獅頭者曰東獅頭。東，猶言撑持也。

三百八十四，過生疏

好久唔曾唱山歌，
鼻孔又塞痰又多；
好久唔曾同妹嬲，
總係同妹過生疏。

三百八十五，佛儅郎

水車行上安貨崗，
水有流下麼流上。
只有男人來開口，
毛來婦人佛儅郎。

註：水車，安貨崗，均地名。在梅縣西北境上。佛儅讀如門當，謂對方不欲交易而强其交易也。

三百八十六，竹葉單

門前種竹竹葉單，
單只畫眉難過山；
十八妹子來守寡，
日裏過得夜裏難。

三百八十七，八字橋

門前探有八字橋，
本姓妹子唔好嫖；
若然眼睹嫽亞倒，
哩下性命就難饒。

註：嫽，戲弄也，調笑也。

三百八十八，連𥿠唔到

連𥿠唔到連嗶嘰，
連到嗶嘰好過𥿠；
嗶嘰盲爛𥿠先爛，
斜布來補𥿠正知。

註：連，縫也，𥿠，嗶嘰，均爲上等衣料。但此處意在雙關。𥿠射你，嗶嘰別嘅。別嘅者別人之謂也。連，縫也。暗射連情之連。

三百八十九，莫露風

麻竹探橋節節空，
妹子同郎莫露風；
燕子銜泥嘴愛穩，
蜘蛛牽線在肚中。

註：麻竹，大竹也，幹大中空。露風，謂洩漏秘密也。

三百九十，難下刀

脚踏碼頭級級高，

想問妹子人又多；
新打剪刀難開口，
石上破魚難下刀。

三百九十一，共棺材

一見阿妹心就開，
定有婚姻天送來；
生同心肝共枕睡，
死裏同妹共棺材。

三百九十二，聽唔眞

隔山唱歌聽唔眞，
各村連妹難兼身；
妹子好比雲下日，

陰陰暗暗熱死人。

三百九十三，一皮青

花缽肚裏一皮青，
吾同你來咁出名。
冷水泡茶唔出味，
食在肚中心唔甘。

三百九十四，也會酸

人情an好毛相干，
an好人情也會斷；
an好紅花也會謝，
an好燒酒也會酸。

註：an好，謂任是如何之好

也。

三百九十五，弄紅娘

一更夢想正思量，
黃昏時候在田場；
同你月下揇等睡，
恰似張生弄紅娘。

註：揇，偎抱也。

三百九十六，少人眠

夢了五更轉牀前，
肚中絲線纏纏綿；
雙手揭開紅羅帳，
鴛鴦枕上少人眠。

三百九十七，半夜三更

半夜三更月正中，
你今在西我在東；
先日有情有話講，
今日路遠信難通。

三百九十八，反心同別人

先日同吾一個人，
你今反心同別人。
晒香過到天落水，
一剎時間就變精。

註：變精，謂香枝外皮脫落而成爲精光之竹籤也。但此處暗

射精怪之精。

三百九十九，唔好丟

爛衫爛褲唔好丟，
留來得苦好遮羞；
同倒新情嚟歷幾，
好在老情冒會丟。

四百，愛花紅

當天許福愛花紅，
看見嬌嬌也難同；
妹子姻緣有吾份，
門前做戲搭安龍。

註：花紅，本指商人之紅息，但此處作香燭解。同，亦言連情也。安龍，謂舉行酬神大典也。

生活歌

一，採茶

二月採茶茶發芽，
姐妹雙雙去採茶；
大姐採多妹採少，
不論多少早還家。

三月採茶是清明，
娘在房中繡手巾；

兩頭繡出茶花朵，
中央繡出採茶人。

四月採茶茶葉黃，
三角田中使牛忙；
使得牛來茶已老，
採得茶來秧又黃。

註：右三首見粵東筆記及嶺南即事。使牛，謂犂田也。粵中婦女多有能操犂田諸事者。

二，家難當

肚餓難過四月荒，
脚倦難上六月崗；
六月割禾麼米煑，
鎖匙難帶家難當！

三，畫眉飛過別人籠

白紙寫信紅紙封，
寄到番邦分相公；
再過三年都麼轉，
畫眉飛過別人籠。

四，大嬌嬌

大嬌嬌來細嬌嬌，
一陣嬌嬌去割燒；
正二月天落春水，

激到嬌嬌乓乓𨂽。

註：燒，柴草也。劏燒，採薪也。乓乓𨂽，疾走貌。𨂽，讀"Pou"，奔也。

五，發上天

發嘅唔會發上天，
窮嘅唔會斷火烟；
隔壁叔公毛嫖賭，
至今還係同吾邊。

註：叔公，叔祖也。同吾邊，謂與我同樣也。

六，水路開

愁末來來切末來，
自家有命就有財；
膝斷就有笢來駁，
船到灘頭水路開。

註：愁末，切末，謂憂愁什麼悲切什麼也。笢讀作獸，竹膚也。駁，接也。切，參看附錄客語考源略例第28。

七，愁得幾時

愁得幾時艱幾時，
放開心事在管佢。
頂起頭顱天咁闊，

命歹唔單吾同你。

註：佢，他也。[illegible]讀"noa" 陽平。命歹謂命運不佳也。狠，忿怒也。讀"k'en"，上聲，參看附錄客語考源略例第36。

八，一歲嬌

一歲嬌，二歲嬌，
三歲斫柴爹娘燒；
四歲學紡棉，五歲學績蔴。
六歲學針指，七歲繡出牡丹花。
八歲食爹飯，九歲當郎家。
十歲抱子抱女轉外家。

九，嘴唇紅朵朵

嘴唇紅朵朵，七歲吃佛果。
講了五十兩，嫁分李四嫂。
一嫁嫁到陰那山，又嫌丈夫山古老。
這樣衰人家，情願嫁過還過好；
又有蝴蝶繡洋傘，又有長衫烏短襖；
又有老鴨燉洋參，又有乳羊燉烏棗。

註：陰那山，在梅縣境內。山古老，謂深山野老也。

十，蘿蔔苗

蘿蔔苗，仇仇浮，
人家養女交豬頭！

猪頭來到娘歡喜，
花轎來到女憂愁！
『女阿女，你莫愁！
阿爹阿娘嫁你大屋大舍大門樓，
上厂金鷄喔喔啼，
下厂金狗唁唁吠，
石榴打花球是球；
也有兩女配一郎，
也有紅花對石榴。』

註：養女交猪頭，謂養育女子以換取猪頭也。爹，父親也。仇仇，輕也，參看附錄客語考源

略例第10。

十一，七月七，
七月七，當裏烏滴滴。
八月八，當裏撥撥跌。
九月九，當裏好蒸酒。
十月十，當裏好收拾。

註：當，當舖也。

十二，養羊

養羊種薑，
利息難當。
羊死薑爛，
本錢折半。

十三，懶尸婦道

懶尸婦道，說起好笑。
半晝抗床，喉三四到。
頭髮龍鬆，冷鍋死灶。
水也唔孩，地也唔掃。
苧也唔績，紗也唔到。
講三講四，左停右嫐。
偷食冶容，唔顧家教。
不理不管，養猪成貓。
老公打裏，問口便叫。
詐走落塘，瓠棚下嫐。
捉起又打，無氣可報。
去投妹家，目汁如尿。
歸不敢歸，嫐不敢嫐。
哀子送回，惹人恥笑。
「想先娶來，用銀用轎。
早知如此，貼錢不要。」

註：懶尸婦道，即好懶婦人也。抗床，起床也。到紗，紡紗也。哀子，母親也。參看附錄客語考源略例第35。

十四，菱角子

菱角子，角灣灣；
大姊嫁在菱角山。

老妹騎牛等大姊，
大姊割禾唔得閑。
放落禾鐮拜兩拜，
目汁活活落衣帶！

註：按粵東詩海載有程鄉童子歌一篇，內容是：『牛角子，角灣灣，大姐嫁在牛角山。小弟騎牛等大姐，大姐割禾難得閑。放撇禾鐮拜兩拜，目汁髮髮流落田。』其用意及組織，均與菱角子相同。但其聲韻則略遜於前者。蓋曾受文人之修改者也。菱角子一篇，本自胡氏梅水匯靈集錄出。據胡氏的小注，"此歌實通行於興寧縣。"但今亦已不常聽見小兒背唱矣。

十五，讀書阿哥

讀書阿哥眞可憐，
學堂好比監房邊；
一日毛人送羹飯，
旺旺噓噓叫到年。

十六，保佑後世變男人

伯公伯婆愛有靈，

保佑後世變男人！
今世分人笞咁多，
後世笞轉別人來。

註：笞，壓迫也。參看附錄客語考源略例第13。

十七，會當家

好行好嬲唔係差，
總愛妹子會當家；
麼油煑到有油菜，
布蕪泡出嫩細茶。

十八，喊衙門

日食裏喊出門，
樣般係鬼養唔馴？
屋家嬌連十七八，
樣般捨得哩羅釵？

十九，難入罌

阿哥賭博常常贏，
又着單翻又着黏；
贏倒有錢唔曉走，
蒜頭特大難入罌。

註：罌讀"ay"，小甕也。特大，過大也。單翻與黏，均爲摘攤之法。番攤分么二三四四門，獨門中者曰著單翻，賠値

三倍，兼搞二門而中者曰著
黏，賠值二倍。

二十，過光彩

賭博有贏又有輸，
恰似門前過水坵；
阿哥好比過光彩，
簷前日子總係有。

註：過水坵，即有水來，有水去的田坵也。過光彩，即簷前所架之彩幕也。簷前，暗射贏錢。

二十一，驚死裏

阿哥賭博博輸裏，
當裏棉襖當棉被；
昨夜北風呫呫叫，
害吾驚都驚死裏。

二十二，你愛慣

哥哥出門你愛慣，
有菜麼菜食飽飯；
唔比家裏妹帶等，
麼裏雞春有鴨蛋。

二十三，黏唔前

合本食到兩筒烟，
妹就惱吾同賊邊；

日裏食飯向開面，
夜裏睡目貼唔前。

　註：合本，不過也。

二十四，又脫圈

食魚食肉幾新鮮，
樣般食到鴉片烟；
稈摺爛鞋你有着，
行麼兩步又脫圈。

二十五，花了裏

人人話吾聽到裏，
誰知做嘅冇生理；
落雨之時來打醮，
水涿龍臺花了裏。

　註：粵東稱中空曰冇，謂空無物也。讀"k'ay"。打醮，是祀神的大典，初打醮時則聚衆祀神，至末日舉行賽會。龍臺，即打醮時紙搭之彩臺也。水涿，猶言雨洒也。

二十六，產轉來

賭博輸得愛想開，
樹葉跌得樹枝在。
等到明年落春水，
佢會慢慢產轉來。

註：產轉來，謂再滋生也。產，讀"tsan"。

二十七，眼溘秋

賭博唔係贏就輸，
輸得切莫怨朋友。
瞎子過橋跌落水，
怨得自家眼溘秋。

註：眼溘秋，合眼也。秋，謂緊也。

二十八，一間只討一文錢

一天只有十二時，
一時只走兩三間。
一間只討一文錢，
蒼天蒼天眞可憐！

二十九，手拿竹籤過街迢

手拿竹籤過街迢，
走盡江湖走盡州。
五湖四海都走過，
像你人情難得有。

註：此爲過街迢的開場白，凡乞兒之唱過街迢者，常先唱此歌。竹籤，卽竹製之拍板，板之一端有齒，唱時伸手搖拍板，其聲頗悅耳。

三十，愛大方

山歌一唱鬧洋洋，
脚踏貴境大地方。
咁多叔叔來看妹，
零錢兩字愛大方。

三十一，正有功

親哥釘錢莫咁重，
釘勝阿妹耍耍動；
親哥有心釘妹使，
慢慢釘來正有功。

註：釘，讀"tay"，丟也，擲也。勝，作到字或得字解释。

「釘勝阿妹耍耍動」謂丟到阿妹一身搦動也。

三十二，兩頭空

親哥釘錢莫㖦重，
釘得重來愛過鋒；
釘得過鋒人檢走，
火筒毛節兩頭空。

註：過鋒，即謂過遠，而不適宜也。

三十三，攪唔成

親哥釘錢儘管釘，
唔愛害吾又停聲；

等到三更人睡盡，
哩套生理攪㕭成。

註：攪㕭成，卽謂弄不成功也。以上四首，均為舞採茶戲的人，乞錢時所唱的歌子，多由扮旦的人唱之。

三十四，新陂墟人賣鷄子

你就話吾唱山歌，
吾唱山歌你愛和。
新陂墟人賣鷄子，
你賺我出讓奈何。

註：賺，誘也，讀“tɐˇŋ”，新陂墟，為興寧西部的市場。「新陂墟人賣鷄子，」為興寧的滑稽故事。大意謂新陂墟上，有賣鷄女人，穿破褲，露其下體，持鷄。蹲於通衢。有好事少年，覩其貌美，亦破其褲，露其下體，就彼買鷄。女人怒其無禮，少年答曰：「你賺我出讓奈何。」此事本極無聊，然頗足借以研究市井無賴的生活。此歌蓋卽城市間的流氓最常唱者也。

三十五，看你衰鬼毛老公

上坵麥子下田種，
看你衰鬼毛老公；
有裏老公看得出，
矢臀又大乳又宗。

註：矢臀，卽臀部也。宗，謂高凸也。亦作耸 。此首爲一般流氓調笑婦女之歌，非情歌也。

三十六，山歌帶有七八千

緊去想到唔自然，
山歌帶有七八千；
長毛三國彙字眼，
風流散誕搭迂賢。
合意那套過新鮮？

合意那套過新鮮？
緊唱大家唔開言；
十分留吾唱得久，
好比餓狗獵鳥邊；
麼水上船合死牽。

麼水上船合死牽，
唔講乜人唔知天；

莫話唱歌唔使本，
人工食用貴得很；
唱首山歌愛多錢！

唱首山歌愛多錢，
「上大人」來「化三千」；
「可知禮也」歷世界，
同胞照看你後生；
到去那裏有沾恩！

註：此篇爲五句腔中的乞歌。長毛，唱本名，即敍述洪秀全起兵抗滿之山歌也。迂賢，謂迂闊也。獵，謂追逐也。上船，逆流行船也。合死牽，謂拚命拉纜索也。上大人，化三千，及可知禮也，爲私塾描紅字中之文句。

三十七，出外香

爛鍋煎油出外香，
貴客難得來過往。
唱歌到來歷世界，
打幫大樹好遮涼；
灶背磨刀愛缸幫。

灶背磨刀愛缸幫，

好花一朵滿園香，
錢財莫管左右使，
只貪歡喜開心腸；
人情永久有來往，

人情永久有來往，
蒸酒唔得酒來娘；
嘴裏唔聲心裏想，
黃蠶圈蔹唔絲藏；
難怪阿哥緬到狂。

難怪阿哥緬到狂，
親哥想妹妹想郎；
朝晨想妹想到暗，
唔得一夜到天光；
盡夜去緬苦難當。

註：香，暗射鄉字。客人家中廚房，其水缸多置在灶背。灶背不置砥石，通常多以水缸之邊沿替代砥石，以磨擦其菜刀。幫，謂磨也。缸幫，謂就水缸之沿而磨其刀也。但此處則暗射光幫二字，光幫者謂叨人之幫忙也。蒸酒來娘者，謂

蒸米釀酒時，米中所發之酵母也。此篇亦爲五句腔中的乞歌，打藉，倚靠也。

二十八、妹愛使排郎使鎗

妹愛使排郎使鎗，
山歌這樣開心腸；
聖裏山歌連氣好，
多賺白銀幾萬兩；
蓋過汀州搭上杭。

蓋過汀州搭上杭，
少年守寡係難當；
一心都想守貞節，
誰知住到花地方；
穀種生芽會作秋。

穀種生芽會作秋，
全妹愛同守寡娘；
錢財兩事毛介意，
只貪歡喜開心腸；
私該帖郎做衣裳。

註：排，兵器，所以禦鎗者也。汀州，上杭，均在閩南。秋，暗射嫁字。私該，私蓄也。

此篇亦爲五句腔中的乞歌。

三十九，捉奸

昨日捉姦唔老成，
壁背唔曉去只人；
窗子賫裏瞟亞出，
一唱山歌楊柳新。

註：窗子賫，謂窗孔也。客家稱洞孔常曰賫。讀來去聲。楊柳新，歌名也。

四十，嫁郎莫嫁讀書郎

嫁郎莫嫁讀書郎，
眠了幾多冷脚牀；
睡到三更思想起，
日汁雙雙掛念郎。
嫁郎愛嫁讀書郎，
白扇搖搖入學堂；
一年下州考兩擺，
半眞半假秀才娘。

註：按此篇爲對答體山歌。擺，次也。

四十一，十月懷胎

正月懷胎如露水，
桃李花開正逢春；

恰似田中浮雲草，
未知何日得生根？

二月懷胎不及時，
手軟脚酸步難移；
頭髻蓬鬆懶梳起，
跌落花針懶向尋。

三月懷胎三月三，
三餐茶飯食兩餐；
三餐茶飯唔想食，
只想楊梅口裏酸。

四月懷胎結楊梅，
楊梅樹下結成胎；
口中只想楊梅食，
肚中孩兒口難開。

五月懷胎分男女，
七孔八竅變成人；
是男是女心中想，
未知何日得相逢。

六月懷胎三伏天，
燒柴煮飯懶向前，

茶飯唔敢多食飽，
食飽恰似上高山。

七月懷胎七月秋，
八幅羅裙掛金鈎；
八幅羅裙長安帶，
羅帶唔敢緊繫腰。

八月懷胎在娘身，
妹子出來羅漢身；
房中檢正身難轉，
又怕損懷孩兒身。

九月懷胎菊花黃，
懷胎娘子面皮黃；
老人懷胎還過得，
後生懷胎苦難當。

十月懷胎年將滿，
肚中孩兒叫開門，
牙齒咬得鐵釘斷，
企在床邊唔敢眠。

註：十月懷胎無甚足述之處。
但因其非常盛行，故並錄之。

四十二、農民十二月

正月是新年，燒香敬祖先。
劏雞開老酒，三牲各一筵。
門前掛利市，紙炮響連天。
村村舞獅子，鑼鼓鬧錚錚。
婦人轉外家，刮板用油煎。
不覺正月半，屋屋賞花燈。
三馬並四六，歡喜萬千千。
光景容易過，酒完米也完。
仍然糴米食，依舊借人錢。
圩圩去賣柴，担子又上肩。

~~~~~~~~~~~~~~~~~~~

二月離壞時，糶穀買豬劏。

銅鼓叮噹響，明傘插[illegible][illegible]。
拖藍戴纓帽，搖扇手捋鬚。
照丁分胙肉，食得笑微微。
不覺驚蟄到，思量種穀時。
把田做秧脚，開圳又作陂。
幾多打担肚，苦楚毛人知！
穀種又唔夠，石灰毛便宜，
蝦糠唔斜貴，毛培禾冇遲。
壓錢壓落借，當衫又當被。
老婆怨老公，老公又打妻。
你看有錢[illegible]，長衫並短衣。
兩脚不黎泥，差奴又喝婢。
~~~~~~~~~~~~~~~~~~~

可惜天唔平，窮人受孤凄！

三月是淸明，相連穀雨至。
大晴割麥子，落水檢牛屎。
出糞打石灰，咬爛大脚臂。
秧有五十日，早禾趕緊蒔。
臨時請人工，亂都亂得死。
一日三餐飯，工錢二十幾。
麥飯唔敢嘗，兩頭尖白米。
煮裏又愛蒸，唔軟唔敢取。
猪肉大碗公，豆腐及木耳。
蜆肉撈蝦公，鹹魚又豆豉。
小菜放多油，唔肥唔歡喜。
額外去奉承，工錢價要起。
今日話都來，明日吊腰去。
日日都蒔田，窮人笑得死。
耕得田多儕，蓄氣又蓄氣！

四月是荒月：小菜都唔足。
毛薯又毛芋，園中又毛粟。
苦爪始打花，茄子正生目。
毛錢糴米煮，飱飱食麥粥。
當裙又當衫，賣柴又賣竹。
好了糧富子，歡喜糶貴穀。

升米銀三分，穀價千五六。
毛愁又毛慮，食魚又食肉。
生借都唔肯，只想謀田屋！

五月是端陽，肚飢日子長。
麥子食完了。穀串未曾黃。
人人說過節，毛錢詑一場。
三牲少鷄奉，秦子橐盤張。
還有臘猪肉，烏釘火炃藏。
打到兩壺酒，豆葉梘大腸。
檢來請祖公，鹽碟並屑薑。
荷子已禁了，鴨子又毛養。

一升三筒米，分做幾飡糧。
長年是荒月，窮人毛春光。

六月割了禾，窮人愁已多。
佈儅糶新穀，五百錢一籮。
灱裏喊唔灱，精了又風過。
毛錢來補會，屈到毛奈何！
債主來取錢，話得囉囉唆。
情願送到屋，孩得背駝駝。
剩到石把穀，唔夠供老婆。
割禾毛飯食，長算受崩波。
七月秋風涼，番禾又好蒔。

初七開芋園，杓蘇匏拖地。
田脣有芋荷，想捉乳猪戌。
走到[illegible]市場，講三又講四。
毛錢唔肯賒，空空送湊敘。
歸家誰肯借，願出四分利。
句句賊大公，百話當打屁。
失禮又討羞，刎得一肚氣！
只檢嶺崗租，一斤兩介二。
掌牛剷草皮，漸漸挨前去！

八月白露流，窮人不使愁。
排來行芋運，飡飡一鍋頭。

芋頭並芋卵，滿鉢又滿甌。
今飡唔食得，下飡又怕噎。
毛裹又刎過，任食唔使儲。
谷八改到完，三日怕人偷。
薯子苗已謝，番豆也好收。
番薯成地壢，穀子滿田坵。
擀倒冷霧豆，賣錢買猪油。
上圩戴笠麻，老實唔怕羞。
縣裏月光餅，好過嘉應州。
買倒兩三個，十五做中秋。
老人受一塊，細子也分兜。

九月是寒露，不敢着熱褲。

買得好棉花，紡紗機細布。
襖嫂並要衣，今還在當舖。
天冷想去贖，毛錢眼顧顧。
簷子正生牙，黃蜂就簷戶。
初九是重陽，登高在何處。
東廂和山嶺，南廟雞靈寺。
昔去神光山，人多難閃路。

十月是立冬，毛人見大虹。
禾子黃心穗，穀串雙打雙。
川田都乾盡，落水好殺冬。
先割黃黏粘，禾粗正當重。

弟弟孩唔起，好在有家兄。
蒸酒發衣糯，晒奶加先譽。
野赤做毛米，担分主人公。
穀種仔細晒，唔奶會生蟲。

十一月大雪，日日風發北，
吹脫兩耳公，脚躚都出血，
唔係炙火窩，怕霜又怕雪。
看人種麥子，吾也心乙乙。
米麥並穀麥，種到冬至節，
麥獵要打深，兩邊開田缺。
月尾冬至節，祠堂多景色，

一姓人都齊，猪羊來祭設，
街上十分穰，早去歸來黑。

十二月大寒，年窮月又盡，
剛剛九個圩，件件算得定。
年到債又到，窮人休老命！
出屋總愛歸，唔歸也寄信。
一下入年價，羅簹親戚敬。
家家踏年粄，茶油糖愛秤。
羅蔔並馬頭，百般都貴盡。
月到三十晡，藥水洗淨身。
婦人在廚下，煮飯愛有剩。
果盒來祀灶，夜卦有人聽。
天光又一年，恭喜各相慶。

註：此歌不知起於何時，道光咸豐間，坊間已有刻本，題曰齊昌節景山歌。我的四哥，頗疑其爲鄉間文人的作品，蓋謂其敘事之條理，大非其他歌謠可比也。吾意此歌縱眞爲文人所作，但經過幾十年全縣平民之演唱，艱澀字句，磨洗已淨，其性質實已與一般民歌無異矣。本篇所錄，係根據與寧

東門外一個老農所唱，（他的名字，可記不清了。）與坊間的刻本，微有不同。甜粄，年糕也。三馬，四六，均指豁拳。醮墳，即祭墓也。打揑肚，謂挨餓也。撈，和也，讀作"lau"。吊腰去，謂詐稱別事而辭去也。蓄氣，憤恨也。生目，發芽也。詫，欺也。荷子，竹製之罟也。佛當，勉强出手也。補會，繳會款也。猪戌，小母猪也。戌，讀聚。湊斂，聚食也。嶺崗租，指牛羊之糞。芋，讀"u"去聲。暗射戌字。和山岩，神光山，鷄靈寺，均地名，在興寧縣地。蓑衣糯，野赤，均穀名。炙火窩，即煨小火爐也。心乙乙，貪心也。穰，衆也。年粄，亦年糕也。藥水洗身，謂以柚樹葉，或艾葉，煎水洗身也，取意避穢。煮飯愛有剩，謂除夕日須多弄幾倍白飯，以備新年初一至初五之食也。粵俗稱之

曰隔年飯。聽夜卦，爲粵東的舊俗。

四十三，過番

人生在世幾十年，
貧富算來總由天；
萬事皆從天注定，
不須强求得自然。
年方二八十多歲，
心肝似海膽似天，
心中欲想生理做，
手頭拮据冇毛錢。
逐日四方遊要嬲，
嫖賭食着都齊全。
父母出口高聲罵，
伯叔兄弟就幫言。
心中思想麼計較，
不免出屋來過番。◎◎
求親託友同伴去，
冇麼銀兩做盤錢；
若麼盤費做新客，
廿願同人做三年。
揀時擇日通身去，
幾多叔侄送茶錢，

爺娘又許衆神福，
祈保身體得安然！
伯叔兄弟來囑咐，
『謹戒嫖賭鴉片煙！
家中父母年紀老，
三年兩載轉唐山！』
辭別伯叔衆兄弟；
房中嬌妻各一天；
夫妻分手情難捨，
眼中流泪似水泉！
包袱傘子隨身帶，
衣箱行李雇人搬。

州城搭船下到府，
要過西陽蓬辣灘，
丙村下去松口過，
三河高陂葛布關，
蔡家園下過到府，
湘子橋頭過東關，
百般樣物都過餉；
直到汕頭海岸邊。
幾多行丁來接客，
同轉行內吃茶烟，
若問船銀該多少，
出口就要十餘元。

汕頭開船到香港，
水路行來有一天；
香港行船有一日，
大海茫茫不見山；
不見鳥雀上下過，
只見白雲在半天。
坐船之人十分苦，
眠倒相似病人般，
三日食毛碗半飯，
青痰口水吐得完。
船到如同天返地，
水浪湧起大過山，

看來行船眞係苦，
人人開口靠上天，
順風行船六七日，
係來行路愛半年。
忽覺行到白石口，
轉眼就係嗜叻番；
看見嗜叻州府大，
生理買賣總一般，
百般貨物都齊整，
地方好過吾唐山。
外洋花園多景緻，

又有唐人又有番。
看見老客講番話，
不識番話啞子般，
世間也有聰明子，
多少番話學得全。
番邦同宗喊苧頓，
朋友相好講交濶，
伙頭名為做麥石，
食飯就是喊馬囉；
番人講話係哈哈，
行路即是講吔囒，
娘惹即係嬌連次，

㷭易就係講花邊；
唐人喊做啊呤嚐，
日速乃係說明天。
番話幾多學不盡，
買賣使鐳當作錢。
唐人來到番邦地，
看到番人鬼亞邊。
咭噒番婆有串鼻，
睦來由鬼毛毛鞭。
耶穌哦囉酒子鬼，
又有紅毛並荷蘭。
番人做官波里圭，

唐人做官呷咇丹。
蜡叻停留三五日，
伙食又要兩三元。
有親之人尋兄弟，
麽親之人番過番。

又聞啞嚌錢好賺，
聽說曰里好種烟，
二埠都是荷蘭地，
去就容易轉就難。
花旗金山大呂宋，
水路行來已十天。

近有丹勢嘛吠呷，
工價徼利難賺錢。
又有嚐吟烏魯孟，
唔當大小吡叻番，
有錢也有生理做，
麽錢之人做錫山；
錫山州府紛紛亂，
幾多强賊搶人錢。
有福之人銀搶走，
毛福之人命相連。
番人行路帶刀斧，
不帶刀斧不是番。

滿山樹木都仝樣，
又有虎豹並猴猿。
低處下陽盡是水，
處處高嶺是石山。
錫山住嘅茅寮屋，
好比唐山廁背邊。
初到番邦看不慣、
時時思想轉唐山。
常聞番邦水土惡，
新客沖涼至緊關；
夜晚沖到八九點，
早晨十點又過難。

天氣寒冷毛被蓋，
凍醒就愛去水邊，
一身作力要捱過，
冷水淋賊一般般。
若係沖涼沖得少，
隨即疾病就發難，
也有病得三五日，
幾多病得幾月間，
又麼銀錢來調治，
幾多冤枉命歸仙！
番邦人情薄如紙，
開口求人都要錢，

新客病重愛茶水，
麼只朋友敢行前，
自己手中麼錢使，
朋友親戚也是閒！
在家說道江湖好，
誰知出屋半朝難！
受盡老客高聲罵，
『冲凉又少做工懶』。
若係新客唔聽話，
老客就喊打籐鞭，
幾多老客思新客，
讓得三百六工滿！

番邦做工多辛苦，
苦過唐山六月天。
早知番片皆如此，
何必時時喊過番？

在家唔知番片事，
到番就會想唐山。
食飯如同鷄搶米，
臭風鹹魚用油煎。
久聞番邦是火地，
煎炒唔怕出火煙，
也有新客唔戒口，

船毒發出痲瘋般，
州府來八千千萬，
如同死猪死狗般！
歷年有嘅春秋節，
何不去看公司山？
新客看見心驚怕，
南方卽是鬼門關；
雖然生死命注定，
有病總要食靈丹；
若然身體醫得好，
也愛酬神謝上天！
等得新客做得脫，

支過頭家幾十元，
倘若錫湖有好處，
少欠分文也要完；
若係錫湖毛好處，
空手些些又一年。
朋友又邀過州府，
就喊頭家出清單。
頭家還要留你做，
『你要賺錢等下年』。
老客開口話新客，
『一年就想發上天，
若係來年有穩當，

就會發財也唔難，
你若做工做得足，
月中聽銀八九元。」

身邊存有銀多少，
朋友兄弟就行前。
朋友又湊來賭博，
兄弟又喊食茶烟。
大家就邀出街上，
遊遊蕩蕩到街前。
頭上戴頂荷蘭帽，
手上帶只金指圈。

手檢扇子搖搖擺，
口裏吃着呂宋煙。
又話來去上茶館，
又話水皮打一番，
一直行到老妓寨，
老妓又留宿一晚。
又有冰糖紅瓜子，
又有細茶鴉片煙。
兩人床上私私說，
又話前生好姻緣。
朋友相談房子嬲，
恰似桃源洞裏仙；

十一點鐘安宿睡，
洞房花燭一般般；
赤肉兼身行雲雨，
好似凡夫得過仙。
一夜夫妻容易過，
花邊做別五六元。
當時都話落廳好，
想起做工難賺錢，
幾多貧人學佢樣，
唔知家中斷火煙，
因為家貧往番地，
有錢唔想轉唐山。

好嫖搞到風流病，
身邊衣服盡當完。
咸痳疕果未曾好，
誰知瘋疽又來纏，
出門三步難移走，
大喊三聲真可憐！
有酒有肉多兄弟，
急難何人肯行前，
日日做工都唔得，
工牌除名出外邊，
人人都話好去走，
麼只朋友敢好言，

身邊銀錢都使盡，
就來乞飯在門前。
有錢之時快活使，
歷錢之時喊王天！

家中書信催人轉，
緊過如同出票般，
心中思想來歸屋，
歷錢想轉又過難！
有錢之時唔想轉，
歷錢唔得轉唐山。
忽覺走裏三五載，

幾多辛苦又毛錢。
又想叔任借盤費，
誰知開口靠人難。
早知歷錢咁辛苦，
唔該嫖賭枉使錢！
花邊找錢九十八，
買把青菜九十錢，
水客帶有乾鹹菜，
來到番邦寶貝邊，
在家係有喫勤儉，
何必飄洋來過番？

註：過番，謂往南洋也。州

城，指嘉應州城也。府，指潮州。西陽，丙村，松口，三河，高陂，葛布關，蔡家圍，均韓江沿岸地。蓬辣灘，爲韓江上游之惡灘，在梅縣南部。湘子橋，在潮州城外，爲韓江流域第一巨橋，相傳爲唐代韓湘所造。東關，潮州之常關也。行，指客棧也。行丁，客棧中之夥計也。番八，實指南洋土八，非謂一般四人也。宇賴，交灣，麥石，馬，嘞吔囒，娘

恙，粦易，啊哈嗜，日速，均爲譯音字，原文如何，不得而知。伙頭，僕役也，用八也。咭嚹，即吉隆坡也。使鐳，謂用銅子也。波里主，即 Police 也，歐人營僱南洋土著中之丁壯爲警尉，故歌中有是稱也。甲必丹，即 Captain 也，歐人賜與華僑，藉以籠絡其心者。臭風鹹魚，謂腐而發臭之鹹魚也。公司山，疑是公墳。打水皮，謂打茶園也。落簾，宿倡

也。此歌疑亦爲鄉間文人的作品，但因其流行之盛，其性質已

諷勸歌

一，頂綱常

天上落水落出狂，
落到大水浸魚塘；
鯰子鱲子走出得，
剩倒鱺子頂綱常。

註：鯰，塘虱；鯪，鱲，鱺，均係魚類，粵多產之。鱺魚形

與一般山歌無異，故特選之入集。

小背多，故俗以爲下品而賤視之。頂綱常，謂出台也。

二，七十八十

七十八十唔知羞，
樣般咁老花唔休；
白撻奇過三到信，
樣般閻王唔勾薄。

註：勾薄，謂開除人籍，而使之死也　客俗謂人死歸土，則蟻聚而齧之。白蟻寄信者，謂白蟻既來催彼速死歸土，以便其行齧也。

三，今嘅年成

今嘅年成係飄搖，
冇做帶挈阿姑嫖；
雞爆殼冇落水，
麻包浮來有嘅漂！

註：爆殼，穀殼也。體輕，故投水則浮。

四，鼓邊挨

廣東有條花花街，
花羅花鼓兩邊排；
有錢買個花鼓打，
毛錢莫到鼓邊挨。

五，八叮囑八首

一囑妹子囑毛差，
囑妹唔好嫁過家！
盡心細看一碗水，
小心服事一盆花！

一囑妹子囑啞完，

嫁夫容易處夫難；
佝係嫁過又唔好，
實在難過一生完。

三囑妹子妹姓黃，
妹係食水妹噴涼；
妹係身屬介頭脈，
妹就依靠介爐香。

四囑妹子愛清香，
莫來一陰想兩陽！
莫來一女嫁兩到，
攪壞名聲苦難當。

五囑妹子愛主裁，
主裁唔倒枉食參。
露水夫妻唔到老，
貧窮也係命安排。

六囑妹子要聽真，
莫來暗中切在身！
命裏該食八合米，
走到隘裏毛安身。

七囑妹子你莫愁，

担竿毛凹顧兩頭！
寒霜凝雪苦過去，
自有春光在後頭。

八嚮妹子心莫慌，
一條秧苗一條秧。
莫望丈夫先富貴，
子孫有用福滿堂。

註：隘裏，謂任何地方也。

六，養到賴子舞採茶

草灰追來散p'iap'ia
對面來介吾阿爺；
門前墊倒龜形地，
養到賴子舞採茶。

註：追，擲而擊之也。"p'ia p'ia"相物散落之聲。龜形地，即謂形似烏龜的墳墓也。賴子，即兒子也。此歌爲某著名採茶戲脚所唱。某家本小康，其父疾其所爲，屢戒之，而某卒不之改。後某因事還家，其父大怒，持草灰擊之，某君即唱此歌以自遣。人以此歌滑稽，故特喜照唱，至今日已成

通行之山歌矣。

七，吊晉兵

今嘅年成亂紛紛，
日間賊來夜間兵；
齊國來同楚國打，
屈到妹子吊晉兵。

註：晉兵：暗射人名晉賓。

此歌卽所以笑晉賓者也。吊晉兵，謂請救兵於晉國也。

八，寫封信子寄分妻

寫封信子寄分妻，
賴子還細乍管佢；
大裏若係唔聽話，
倒杓沸水淋分佢。

兒歌

一，不雀子

不雀子；喙哇哇。
上桃樹，拗桃花；
有喙罵別人，

乜嘢罵自家。

註：拗，折也。

二、火螢蟲

火螢蟲，蝍蝍蟲。
背尾頭，吊燈籠。
燈籠脚下一對馬，
搖搖擺擺拜親家。
親家門口一口塘，
放嘅鯉魚八尺長。
鯉嫲頭，娶學堂，
鯉嫲尾，娶新娘。
娶到新娘矮頓頓，
朝朝抗起乙矢弗。
矢弗乙啞疤，
投妹家；
投個妹家滿廳下。
上廳放嘅新遮子，
下廳放嘅煙筒嫲。

註：頓，讀：[illegible]，頓頓，矮而肥也。抗起，起床也。乙，扣也，咀也。矢弗，肛門也。煙筒，謂煙斗也。鯉嫲，鯉魚也。交，換也。

三、老蟹王

老蟹王，追過塘。
塘中心，一枚針。
塘脚下，一頭馬。
跑去跑轉，跑到姐婆門斷下。
姐婆出來唱隻喏，
姐公出來扛杯茶。
舅娘出來舞矢花，

註：老蟹王，大螃蟹也。門斷，堦也。姐婆，外祖母也。喏，讀"ia"，唱喏，作揖也。姐公，外祖父也。扛杯茶，謂送給一杯茶也。矢，指人之臀也。矢花，謂婦人行時，臀部之擺動也。

四，茸坤丸

茸坤丸，跳脚丸。
跳呀跳，蛇跳。
蛇呀蛇，青龍蛇。
青呀青，長親。
長呀長，巴掌。
巴呀巴，薺巴。
薺呀薺，馬薺。
馬呀馬，白馬。
白呀白，雪白。

雪呀雪，落落雪。
落呀落，長樂。

註：茸坤丸，補丸也。長，長輩也，讀上聲。巴掌，手掌也。薺巴，米粉製成之圓子也。馬薺，草名也。長樂，地名，卽今廣東之五華縣。

五，十八婆婆灶公前

禾匹子，飛上天。
八歲賴子走州縣。
十八婆婆灶公前。

註：禾匹子，卽禾雀也。灶公前，卽謂坐在灶前也。

六，睡呀醒

睡呀醒，⿱不⊖羅餅。
鷄古啼，包猪蹄。
臨天光，泡清湯。
抗亞起，食鷄臂。

註：⿱不⊖羅餅，爲粵東人常食之餅。臨天光，謂天將亮也。抗亞起，謂剛起床也。

七，黃牛子

黃牛子，角灣灣。
樣般食裏咁奸懶？

黃牛子，背駝駝。
樣般食裏，犂唔拖。

八，大學之道

大學之道，
先生扛轎；
在明明德，
先生打鐵。

九，余狗古

官坪余狗古，
畏書如畏虎；
秦王唔燒盡，
害吾今世苦。

十，阿滿子

阿滿子，滿心肝。
惜大來，買豬肝；
阿滿子，滿嬌嬌。
惜大來，買豬腰。

註：阿滿子，最小偏憐之孩子也。

十一，雷公叫

雷公叫，吾好笑；
天落水，吾有嬲。

十二，細妹子

細妹子，多事情。

鰺菩鰶，做媒人；
鯽魚送嫁尾啫啫，
鰕公担籠打鱗親。

註：鰺菩鰶，澗中小魚也。尾啫啫，魚尾撥動貌。打鱗親，傾歌也。

十三，石螺子

石螺子，石板蓋。
雞公礱穀，狗踏碓；
蟾蜍燒火，貓冶茶。

註：碓，舂米器也。冶茶，謂偷茶食也。

十四，月光光一

月光光，耀耀光。
船來等，轎來扛。
扛得姊姊，扛姊丈；
姊倡肚裏有文章；
文章檢出吾看過，花花綠綠秀才郎。

註：丈，讀如昌。

十五，月光光二

月光光，夜夜光。
騎白馬，過蓮塘。
蓮塘背，種韭菜。
韭菜心，菜葉心，

孩担籠子敬觀音。
觀音背，一條蛇，
嚇勝阿婆釣蝦蟆。
蝦蟆頸下一本書，
送分哥哥會讀書。
讀到兩把紅絲線，
送分嫂嫂鎖鞋面。
鎖一雙，鎖二雙，
鎖到年三十晡滑眼針。

註：嚇勝，嚇到也。

十六，月光光三

月光光，夜夜光。

照到河唇樹上光，
樹上一對金玉鴿，
樹下兩個金姑娘。
金姑娘，到那方？
「係到和山邏學堂。
邏得學堂四四方。
中心坐個孔夫子，
兩邊坐嘅讀書郎。」

註：以上三首通行興寧、和山，在興寧縣東北部。邏，遊覽也。讀：lo。

十七，月光光四

月光光，好種薑；
薑萌芽，好種茶；
茶開花，好種瓜；
瓜百子，孫子摘來賣，
賣到三百錢，學打棉；
棉弓斷，學打磚。
磚對節，學打鐵；
鐵生鏥，學剮猪；
猪會走，學打狗；
狗會咬，學打鵰；
鵰會飛，拿支銃子上江西；
江西毛事做，下來背稈掃；
稈掃又太重，情願入泥窿。
泥窿難轉側，情願做狗蝨；
狗蝨會咬人，情願做蒼蠅；
蒼蠅又會飛，百事都在佢。

註：鏥，銹也。節，縫也。磚對節，謂磚對縫而斷也。背稈掃，負箕箒也。

十八，月光光五

月光光，秀才娘。
騎白馬過蓮塘；
蓮塘背，種韭菜；
韭菜花，結親家；

親家門前一口塘，
放嘅鯉魚八尺長；
長嘅拿來交酒食，
短嘅拿來交姑娘。

註：交，換也。

十九，月光光六

月光光慢慢光。
船來等，轎來扛；
一扛扛到河中心，
蝦公老蟹出來拜觀音；
觀音脚下一枝花，
拿分嫂嫂轉妹家。

正月去，二月歸，
歸來羅鴉毛點水。
羅鴉揭水鴨洗菜，
狐狸炒菜燒疤喙。

註：燒謂湯傷也。疤，肉潰也。燒疤喙，謂傷口而至於肉潰也。以上三首通行梅縣。

二十，月光光七

月光光，秀才娘。
騎白馬，過蓮塘；
蓮塘背，種韮菜；
韮菜花，滿地壩。

蓄萱花，滿山紅。
壢子花，嚼棚籠。
有薺績，毛薺籠。
上廳耕布哥愛罵，
下廳耕布嫂愛罵，
莫罵！莫罵！
正月十四愛行嫁。

註：此首通行大埔

二十一，月光光八

月光光，好種薑，
薑必目，好種竹；
竹打花，好種瓜；
瓜盲大，孫子偷來賣；
賣到兩文錢，學打棉；
棉弓斷，學做磚；
磚對節，學打鐵；
鐵生鏽，學刷猪；
猪會走，學打狗；
狗會咬，學打鵰；
鵰會飛，背銃來。

註：必目，發芽也。也，此首
通行平遠。

二十二，月光光九

月光光，秀才郎，

騎白馬，過船場；
船場毛米糶，
餓死大頭貓；
貓供雞，雞生卵；
卵子圓丁丁，
拿分滿姨做點心。

註：供指孵卵也。此首通行福建永定。

二十三，月光公公

月光公公，担担水桶。
水桶耳上一根葱，
拿到廣東。

廣東一包鹽，
拿到縣前。
縣前一只鼓，
打到吉安府

註：此首通行江西，吉安。

二十四，月光董董

月光董董，担担水桶。
水桶半斤重，担到廣東。
廣東買面鑼，打到泰和。
泰和買面鼓，打到汀州府。
汀州府買包鹽，吃到鹽店前。
鹽店前買管筆，做官做到底。

註：此通行江西瑞金。

二十五，月光華華

月光華華，担水煑茶。
煑茶唔好，打死滿嫂。
滿嫂賊嫁，嫁分隣舍。
隣舍失約，嫁分葡苎。
葡苎舀水，嫁分酒甕。
酒甕參糟，嫁分猴哥。
猴哥挨磨，嫁分桌掃。
桌掃掃桌，嫁分棹脚。
桌脚落地，嫁分皇帝。
皇帝命歹，嫁分老娣。
老娣命短，嫁分竹管。
竹管攏空，嫁分鷄公。
鷄公會走，嫁分黃狗。
黃狗哂合，嫁分白石。
白石輾石，嫁分臘鴨。
臘鴨有油，嫁給黃牛。
黃牛唔食草，嫁分四大嫂。

註：合，讀作"ha"，睾丸也。
舀，取也。葡苎，舀水之器也。老娣，弟弟也。

二十六，月光井井

月光井井，

花娘吊頸。
月光華華，
花娘轉家。

二十七，鴨嫲咶嫁

鴨嫲咶嫁，嫁分隣舍。
隣舍啲啄，嫁分木杓。
木杓舀水，嫁分酒甕。
酒甕參糟，嫁分剪刀。
剪刀落地，嫁分皇帝。
皇帝上天，嫁分神仙、
神仙有法，嫁分臘鴨、
臘鴨有油，嫁分黃牛。
黃牛到草，嫁分大嫂。
大嫂命歹，嫁分老娣。
老娣命短，嫁分竹管。
竹管有空，嫁分覡公。
覡公多嗲，嫁分鹹菜。
鹹菜上白，嫁分白石。

註：啲啄，極言其貌之不揚也。到草，即反芻也。

二十八，紡紡車

紡紡車，毛油煎東瓜。
米篩晒粄子，虀子晒柿花。
柿花好剁皮，交頭馬來騎。

馬會走，交頭狗。
狗會吠，交輛碓。
堆好踏，交雙䩡。
䩡好着，交條索。
索會斷，交擔竿。
擔竿繞繞下龍川。
龍川肚裏毛米糞，
餓死一只啞老古。

註：䩡，讀作"ka"，木履也。啞老古，啞子也。碓，舂器也。

二十九，七姑星

七姑星，七姊妹。
打開園門摘韭菜。
摘一皮，留一皮，
留來明朝後日嫁滿姨。
滿姨幾多歲？
『十八歲。』
滿姨幾多箱？
『十八箱。』
滿姨幾多籠？
『十八籠。』

三十，天上落水

天上落水落唔生，

打扮新娘轉妹家。
你嘅遮子毛吾擊，
一條大路毛你行。
官司打到北京城。
北京城來北京城，
會打官司摩出名。

註：此歌尤盛行龍川。遮子，雨傘也。

三十一，白石子

白石子，白珍珠。
打扮哥哥去讀書。
哥哥得到金腰帶，
嫂嫂拈到繡花鞋。
繡花鞋上一枚針，
繡去繡轉繡觀音。
觀音脚下一枝花，
拘去拘轉拘蓮花。
七個婿郎七頭馬。
上廳掃凈來飲酒，
下廳掃凈來跑馬。

三十二，係趣

係趣！係趣！
哥哥弟弟。
跂在笠麻頂上看皇帝。

三十三，點指人王

點指人王，
水浸馬堂。
馬尾一拂，
拂轉那隻。

註：拂，讀『法』，謂搖動也。按此爲捉迷藏時點兵選將之歌。唱時挨字點人，其適値『隻』字者，卽爲當選。

三十四，天上就有七姑星

天上就有七姑星，
地下毛人算得眞；
算得眞，
酒一壺，
肉一斤。

三十五，白紙

白紙糊白壁，
蝦蟆⿰𧾷票半壁，
壁上吊刀刀吊壁。

註：按此爲兒童辨別字音之歌。唱時，必疾而清。其有因疾唱而淆亂字音者，其他兒童必譏之爲貼舌。貼舌者謂舌頭重滯而不靈也。

三十六，補鼓

華龍寺嘅鼓，
打爛布來補；
唔知鼓補布亞布補鼓。

註：此亦兒辨別字音之歌。用意唱法與上篇同。

三十七，滿姑

酸相子，
酸兜兜。
對面介隻吾滿姑。

註：酸兜兜，謂酸不可耐也。

三十八，阿鵠鵠

阿鵠鵠，
阿公孩羅篙。
孩到三圳圩，
齊巴粄子論鉾箕。

註：三圳圩，地名 。論，滿也，論鉾箕，謂齊巴和粄子盈鉾箕也。齊巴，謂木粉所製之大圓子也

三十九、唖唖睡

唖唖睡，
睡裏來摘菜；
摘一皮，

留一皮，
留開一皮天光後日嫁滿姨；
滿姨嫁在棟子背，
鷄公鷄穀狗踏碓。

註：棟子背，地名。

四十，跛脚子

跛脚子，
打草鞋；
吾唔撩你你撩吾。

四十一，羊子尾巴

羊子尾巴，
唱歌南蛇。

長竹篙打南蛇，
短竹篙打老虎。

註：按此爲小孩遊戲之歌。唱法，以年稍長者居首，爲『羊母』。其餘小孩依次排列，各牽前一人之袂，爲『羊子』。另擇一年稍長大者，立於場中，曰『伯公』。戲時，羊母引羊子圍繞伯公而行，齊唱羊子尾巴。

四十二，排人子

排人子，

子排人，
排到那隻係我人？
三月三，
九月九，
排到南山伸出手。

註：按此爲兒童游戲時點兵之歌。戲時先由衆兒童立成一排，並選出年紀較長者二人爲大將。而後由二大將，挨次向一排兒童點兵。點時必唱排人子，挨字點人，至其人適值手字者須伸出其手，即爲當選者。

雜歌

一，放帳

蚊帳放呀下，
養倒賴子中探花。
蚊帳扯呀起，
養倒賴子就中舉。

註：此爲粵東男女結婚時伴娘

爲新人放帳的歌子，名曰四句。粵東舊俗，當伴娘說完四句以後，新婚男女，必給之以紅包。（卽毫銀也，）倘紅包太少，不能愜彼之意，伴娘常更說一惡四句以窮之。如：『蚊帳放呀下，養倒賴子管猪家。蚊帳扯呀起，養倒賴子撿猪屎』便是此例。按此篇極似儀式歌，故列入此類。

二，十八省

山歌一唱鬧台台，
尊兄山歌好口才；
天下亦有十八省，
二首山歌唱出來。

走盡福建去廣東，
江南浙江如文峯，
廣東廣西廣南省，
雲南貴州望天中。

江西四川好地方，
湖南湖北係寒冷，
山東山西甘肅省，

相近彙在北京城。

三，劉關張

山歌一唱鬧揚揚，
桃園結義劉關張，
異姓如同親骨肉，
同打江山共心腸。

講唱三國莫去稱，
周郎十歲能排兵，
十三十四爲大將，
十五十六破曹兵。

前人事情你也知，
誰人廟中去題詩？
誰人殿上開金口，
誰人反關過西岐？

前朝事情我分明，
紂王廟中去題詩，
比干丞相剖心肝，
飛虎反關過西岐。

多多拜上徐茂公，
親親點兵救秦瓊。

今日秦瓊你不救，
枉費瓦岡結弟兄。

四，鬧龍王

問了一場又一場，
誰人過海鬧龍王？
誰人移山來塞海？
誰人燒宮亂茫茫？
唱了一場又一場，
八仙過海鬧龍王，
洞賓移山來塞海，
鐵拐燒宮亂茫茫。

天上出有牛郎星，
相逢織女彩偷情，
玉帝隔開天海水，
二人並無近傢身。
張四姐來七姑星，
下凡匹配董永身，
松陰樹下來相會，
同到官家結成親。

五，英台打扮男人裝

英台打扮男人裝，

就同山伯共書房，
孝順女子日紅娘，
割肉養親奉家娘。

貞節女子羅鳳英，
匹配才郎田子身，
花園分別有三載，
交郎帶信轉囘身。

註：以上四篇——十八省，劉關張，鬧龍王，英台打扮，——均自北大的歌謠周刊錄出，原為鍾君敬文所輯。據鍾君的見解，則十八省為關於地理的山歌，劉關張為關於歷史的山歌，鬧龍王為屬於傳說的山歌，英台打扮為屬於故事的山歌，但均不能自成一類的，故概錄入雜歌之類。

六，亡魂

亡魂恰似一對鵜，
翼子斜斜飛過河；
飛不過河河中死，
大啼三聲沒奈何！

亡魂恰似一籠雞，
共籠吃穀共籠啼；
等到晝邊放籠出，
母在東來子在西。

註：亡魂者禮懺時僧徒勸化死者之山歌也。粵東客人，遇有喪事，必延僧徒來家禮懺。至夜，僧徒常圍繞死者棺柩或靈位，高唱亡魂。命其名曰『繞棺』，或『繞靈』。亡魂歌爲數頗多，但可中多無甚可取者，故不願盡錄。

七，十二月古人

正月裏來是新年，
抱石投江錢玉連；
脫下繡鞋爲古記，
連叫三聲王狀元

二月裏來龍鳳樓，
小姐綵樓抛繡球；
繡球單打呂蒙正，
蒙正頭上逞風流。

三月裏來三月三，

昭君娘娘去和番
回頭看見毛延壽，
懷抱琵琶馬上彈。

四月裏來楊柳長，
自把三關楊六郎。
殺人放火焦光贊，
謀財害命是孟良。

五月裏來是端陽，
磨房生下咬臍郎；
邠州做官劉智遠，

房中挨磨李三娘。

六月裏來熱難當，
漢朝出了楚霸王；
霸王死在烏江上，
韓信功勞在何方？

七月裏來秋風起，
孟姜烈女送寒衣；
萬里長城行不到，
鞋尖脚小步難移。

八月裏來是中秋，
姊妹搖船到九州；
姊妹同賞中秋月，
月華唔出心唔休。

九月裏來是重陽，
匹馬單刀關大王；
行過五關斬六將，
擂鼓三通斬蔡陽。

十月裏來牡丹花，
張公九世不分家。

門前種有千年寶，
和氣團圓共一家。

十一月來又一冬，
孟宗哭竹在山中；
孟宗哭竹終生筍，
郭巨埋兒天賜金。

十二月來又一年，
文公走雪眞可憐；
橋上遇着韓湘子，
『雪擁藍關馬不前。』

註：此篇自坊間的刻本錄出，其八月一首，並未挾有古人名字在內，諒是傳錄錯誤之故，但原文如何，現在尙未考出。

八、好唱祝英台

正月好唱祝英台，
一對鴛鴦雙雙來。
雙手題着文章事，
肚中做出文字來。

二月好唱祝英台，
一對燕子雙雙來；
燕子飛在樑樹上，
公子去了媽子來。

三月好唱祝英台，
一對蝴蝶雙雙來；
蝴蝶飛在娘身上，
將把羅裙撥開來。

四月好唱祝英台，
天上祥雲五色來，
十八小姐回頭看，
倒撥羅裙兩邊開。

五月好唱祝英台，
一對龍船雙雙來，
三十六人跳下水，
一心來看祝英台。

六月好唱祝英台，
日頭一出東邊來，
擎遮唔當雲遮日，
撥扇唔當風吹來。

七月好唱祝英台，
七十四朶蓮花開；
七十童子來拜壽，
一心來拜祝英台。

八月好唱祝英台，
八個仙人下凡來；
八個仙人衆手嬲，
一心要拜祝英台。

九月好唱祝英台，
郎在南京帶信來；
帶有胭脂並水粉，

一心打扮祝英台。

十月好唱祝英台，
一雙白鶴雙雙來；
白鶴飛在樑樹上，
一對鴛鴦交頸來。

十一月唱祝英台，
一對鳳凰雙雙來；
鳳凰飛在花園內，
自古姻緣天送來。

十二月唱祝英台，
一對大船雙雙來；
大船載嘅梁山伯，
小船載嘅祝英台。

註：公子，雄也。媽子，雌也。

九，怨糖

北門行出草鞋崗，
再行五里就大堂；
碗裏毛菜吾夾水，
煎堆怨嘴就怨糖。

註：草鞋崗，大堂，均地名，

在興寧縣北。夾水，謂以箸猗取碗中之水也。暗射地名隔水。怨糖，謂怨恨糖之不足也。怒嘴，謂發泡也。粵人常以米粉和糖水製成圓子，投油鍋煎而乾之，命曰煎堆，若其中攙和之糖質太少，則圓子必發小泡，終則破裂成孔。怨糖，並暗射地名鴛塘。按此卽地名歌也。

十，三月三日

二月三日晴，
簑衣笠麻好上棚；
三月三日雨，
簑衣笠麻壓會死。

註：此農諺也。謂一年雨量之多少，全視三月三日之晴否，晴則雨少，禦雨之簑衣笠麻可置諸樓棚之上，而不必用之也，不晴則反是。

十一，白露雨

白露雨，
有穀做毛米；
白露暘，

有穀麼倉裝。

註：做毛米，謂雖有穀而不能多得米也，意指其穀之不精實。此亦農諺也。

十二，丙寅陽

春丙寅陽，
麼水撒秧；
夏丙寅陽，
旱死禾娘。

註：丙寅陽，謂丙寅日天氣晴朗，可以見日也。此首爲農諺。

十三，端午逢夏至

夏至逢端午，
賣男又賣女。
分龍遇夏至，
有秧唔使蒔。

註：此亦農諺也。謂夏至日恰爲端午日，或分龍日恰爲夏至日，均爲收成不好之兆也。

十四，冬至

冬至在月頭，
有天毛日頭；
冬至在月腰

有米麽柴燒；

冬至在月尾，

掌牛細子唔知歸。

註：月腰，月半也。此首亦爲農諺。謂冬至如在月頭，則是冬多陰，如在月半，則是冬多雨，如在月杪，則天氣溫暖，在外牧牛者不致懼寒而思歸也。細子，童子也。

十五，猪來窮

猪來窮，

狗來富，

野貓來，着麻布。

註：此亦客家諺語。案婁氏田家五行云：『凡六畜自來，可占吉凶。諺云：「猪來窮，狗來富，貓兒來開質庫。」』江盈科雪濤談叢曰：『余邑諺云：「豬來窮來　狗來富來，貓來孝來。」故豬貓二物爲人所忌。』博士張宗聖曰：「諺語正不爾，無足忌。窮家雖穿壁破，故猪來，非猪兆窮也；富家飲饌豐，遺骨多，故狗

來，非狗兆富也，貧家多鼠蟲爲耗，故貓來，孝乃耗之訛，非貓能兆孝也。」」今客家猪來窮一諺，與婁氏江氏所錄大同而小異。但證之『著麻布』一語，則『貓來孝來』之『孝』，又非耗之訛矣。蓋『著麻布』，即謂穿孝服也。

客語考源略例（以本集歌謠所有之字爲限）

麼：客語謂無曰『麼』，讀『mao』。考『無』古讀如模，（古無輕脣）說文：『無，或說規模字。』釋氏書多用南無字，讀如曩謨。梵書入國，繙譯多在東晉，時音猶近古。沙門守其舊音，故仍讀模。但由模又可轉音爲麼也。

吾：客語讀『吾』如『yai』。用於主格及賓格時，均讀疑母，收聲於皆韻，用於所有格時則收聲於麻。考『吾』自稱也。象小兒學語，故小男小女謂之吾子，亦謂之牙子。古時『牙』『吾』同音。廣韻：『吾，象入麻韻。』故『允吾（地名）又稱爲鉛牙。』可知古時實讀『吾』作『yai』也。

嫽：客語謂玩耍曰『嫽』，讀如『liao』。古音尼了切，條韻，謂戲相擾也。嵇康書：『足下若嫽之不置，』隋書：『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並來嫽惱，以亂其心。』均有玩戲之意。

吂：客謂稱未曰『吂』。讀『may』，(如盲)揚雄方言：『沅澧之間，使之而不肯答曰吂，』亦即『未』之意也。客語多此吻。如做事而不肯即做曰『吂做』，催去而不肯即去曰『吂去』。又有『吂愛』，『吂會』，『吂成』，『吂好』，諸稱。

分：客語讀『分』如『puen』。考分音同紛，而紛古讀如豳。周禮：『司凡筵設，莞筵紛純。』鄭司農云：『紛讀爲豳。』蓋以重唇音讀今日之輕唇音字也。

騰：客語謂行止相隨曰『騰』，讀『ten』。說文：『騰，傳也。』所以傳車曰『騰』，傳送曰『騰』。

藪：客語謂鳥巢曰『藪』讀『tiu』。考毛詩國風傳：『藪澤也，禽之府也。』韓

氏說：『禽獸居之曰藪。』考工記注：「鄭司農曰：『藪，讀蜂藪之藪。』」今所在皆以巢代藪，獨客語尚沿用之。

孩：客語謂挑曰『孩』，讀『k'ai』。考廣雅：『孩，揹挑也。』唐韻：『孩胡，改切。』博雅如王懷祖父子不識『孩』字，至今尚爲士林笑話。客家歌謠中『孩』字頗常見。音亦與唐韻『孩』字注音相同。

嫽：客語謂戲弄曰『嫽』，戲人曰『嫽人』，戲打曰『嫽打』，均讀『liao』陽平。考廣雅釋詁：『嫽，嬈也。』說文，『嬈，擾戲也。』衆經音義：『嬈，弄也。』『嫽』訓爲『嬈』，而『嬈』又訓爲弄。今所在稱戲擾曰『弄』，惟客家尙曰『嫽』。

仉：客語謂輕浮曰仉，亦作汎，輕薄少年曰『仉仔』，輕而不平曰『仉擺』，均讀如『fay』。考廣雅：『仉，輕也。』左思魏都賦：『過以汎剽之單慧。』張載注，引方言，『汎，剽輕也。』

必：客語謂分極曰『必』，植物苗芽曰『必芽』，器物裂縫曰『必縫』，生瘡曰『必瘡』。考說文：『必，分極也。』蓋卽八戈二文字之合成字。徐鍇云：『必，分別之極也。』以『分極』轉訓爲『裂』，爲『苗』，爲『生』，本爲可能之事。

拗：客語謂折曰『拗』，折花曰『拗花』，折之使曲曰『拗曲』。讀『au』上聲。考『拗』古音倚絞切，巧韻。陶宗儀輟耕錄：『南方，或謂折花曰拗花唐徽之詩：「試問酒旗歌板地，今朝誰是拗花人。」又古樂府：「拗折楊柳枝。」』可見客語之『拗』，非無所本。

上頭：客語謂女子初笄曰『上頭』。按『上頭』，本爲宋元以前通用之語。陶宗儀輟耕錄：『今世女子笄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

豆麗：客語謂插木杆於豆田，使豆幹繞杆生長曰『麗豆』，其杆曰『豆麗』。按

「麗，古音是詣切，音隸，霽韻。偶也，附也，著也，數也。」左傳：「射麋麗龜」，謂著其背也。易：「日月麗中天，」謂日月附於天也。禮：「君牽牲，已入廟門，麗於碑，」謂繫於碑也。「麗」之訓「附」，訓「著」，訓「繫」，極爲普通。則客語「豆麗」「麗豆」之語，亦極合理論矣。

邏：客語謂巡視，探望，遊觀曰「邏」，女子出閣後，娘家結伴往視，名曰「邏月」。讀「la」，陽平。考說文：「邏，巡也。」玉篇：「邏，遊兵也。」正韻：「邏，遊偵也。」其義皆與客語之「邏」相同。

喙：客語謂口曰「喙」讀「tzuai。」按說文：「喙，口也。從口彖聲。」讀許穢切。莊子秋水篇：「今吾無所開吾喙。」音義云：「喙，許穢反，又昌銳反。」其音與客語讀音相同。

笢：客語謂竹之青皮曰「笢」，讀「mie」入聲。考說文：「笢竹膚也，從竹民聲。」古讀武盡切。音義與客語之「笢」相同。

笮：客謂壓迫曰『笮』，說文：『笮，迫也，在瓦之下棼之上。從竹乍聲。阻厄切。』

僷：客語謂華弈曰『穰僷』，服新衣蹀躞頻行者曰『穰穰僷僷』。『僷』讀『ia』入聲。考說文：『僷，宋衞之間，謂華弈麗曰僷僷。從人葉聲。與涉切。』音義均與客語之『僷』相同。

唱喏：客謂作揖曰『唱喏』。喏讀『ia』。考『喏』本音惹。宋書恩倖傳及性理大全均載有『唱喏』之禮。亦卽謂作揖也。

穰：客語謂衆多曰『穰』讀『iay』入聲。考毛詩周頌傳：『穰穰，衆也。』其義與客語之『穰』相同。

詑：客語謂欺人曰『詑人』。詑轉音如『t'ai'』短聲。說文：『沅州謂欺曰詑，託何切。』

輕身：客語謂懷妊曰『有身』，分娩曰『輕身』。考大雅：『大任有身，』傳曰：

「身，重也。」客語「有身」「輕身」諸義殆卽本此。

鷄西：客語謂鷄棲曰「鷄西」。「西」音如祭。說文：「西，鳥在巢上，或作棲。」引伸謂巢曰西。

晡：客語謂晚曰「晡」，今晚曰「今晡」，昨晚曰「秋晡」。讀「pou」。蓋重脣音也。考「晡」本爲餔之變字。說文：「餔，日加申食時也。因謂日加申時爲餔時，字變作晡。」

舀：客語謂以手取水曰「舀水」讀「tzau」。考廣雅釋詁：「舀，抒也。」王篇：「舀，音翼珠，戈周，以沼三切。」「舀」訓爲抒，而抒可訓爲取。則以手取水曰「舀水」亦無不合。

滿子：客語謂子女之最小者曰「滿子」，愛憐少子曰「惜滿子」。案黃香鐵石窟一徵引何光遠鑑戒錄陳裕詩：「滿子面甜糖脆餅，蕭娘身瘦鬼嫦娥；怪來喚作渾家樂，骨子貓兒盡唱歌。」細釋詩意、「滿子」是謂其子女，「蕭娘」是謂其

妻妾，是則以稚子爲『滿子』，自五代時已然矣。

切：客語謂憂曰『切』。案顏師古匡謬正俗云：『甫田篇：『勞心忉忉。』爾雅音切，切憂也。後之賦者敘憂慘之情，多爲切怛。王仲宣登樓賦：『心悽愴以感發，意忉怛而憯惻。』諸如此類，皆當音切，字與忉字相類。切字從刀七聲，傳寫誤亂，或變爲忉。今之學者諷誦辭賦，皆爲忉怛，不復言切，失之遠矣。』考祭法『濟濟漆漆。』然鄭注讀如朋友切切。論語：『小人長戚戚。』與『漆漆』同聲，是戚亦可轉爲切也。客語謂憂戚曰『切』，卽古義之存於今日者也。

姶人：客語謂婦人與人私通曰『姶人』。字亦作『甲』，皆『狎』字之所轉也。案方言：『媟，狎也。』郭注云：『相親狎也。』郝蘭臯云：『按媟有嬻嫚之意。』故廣雅云：『狎，輕也。』輕，有忽意，故論語：有『狎大人』之句。鄭注云：『狎，慣忽也。』輕，忽，媟，又因狎習而生也。通作『甲』。詩：『能

不我甲。」釋文：「甲，韓詩作狎。」書：「因甲于內亂。」正義引鄭、王，皆以「甲」為「狎」。釋言云：「甲，狎也。」黃香鐵謂「廣韻：「始，烏合切，」烏合二字叶為哈字，猶野合也。音義均合。但非「甲人」之本源耳。

轉家：客語謂回曰「轉」，回家曰「轉家」，自某處回來，曰轉來。考「轉來」本為古語。說文：口部：「回，轉也。」

烏：客語謂黑為「烏」。黃香鐵云：「東坡贈黃照道人詩云：「面臉照人原自赤，眉毛覆眼照來烏。」是固以「烏」為「黑」矣。又案南海鄒特夫遺書云：「日體黑點，非遠鏡莫能見者，」淮南子諸書傳：「日中有烏。」之說，卽謂此物也。而傳聞者往往失實，乃謂「烏」為烏名「日中有烏，」卽日中有烏也。其蔽甚矣。

賡布：客語謂織布曰「賡布」。考「賡」，意與賡續同。爾雅：「賡，續也。」說文：「續，古文從庚貝，作賡，卽續字也。」詩：「西有長庚。」傳云：

『庚，續也。』織布本有綴續之意，故轉稱曰『[illegible]』，亦自流變也。

檢物：客語謂取物曰『檢物』。凡取字皆當以『檢字』代之。案說文：『檢，書署也從木僉聲。』段氏注，引申為檢制，檢校。廣韻五十琰，檢字注，『書檢印窠封題也。』又檢校，俗作撿。撿本音斂。撿下，引說文云：『拱也；』斂下云：『收也。』檢校即有取物之意。杜工部詩：『檢書燒燭短。』是唐人已以手取書為『檢書』矣。

嘅：客語謂枚曰『嘅』，謂箇，或個亦曰『嘅』，讀『ㄍㄟ』。即个字之轉音也，當寫作个。案儀禮大射儀『挾一个』。鄭注云：『个猶枚也。』『特牲饋食，禮姐釋三个。』注：『个，猶枚也。』今國語有『幾個』之稱。亦即若『个』字而轉成者也。漢書刑法志：『負矢五十个，』顏師古云：『个讀若箇。』箇，枚也。說文：『箇，竹枝也。』玉篇：『枚，箇也。』今語謂物數當稱若干『嘅』。蓋古語也。

哀子：客語稱母曰『哀』或作『哀子』。黃香鐵石窟一徵云：『母，曰阿子，讀如哀。』案朱子家禮：『母死稱哀子。』但此所以稱死者也。至於客語之『哀子』，蓋別有所本。考『哀』與愛通。樂記：『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鄭注：『愛或爲哀。』呂覽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高注：『哀，愛也。』釋名：『哀，愛也。』是『哀』『愛』聲義相同，母主慈愛，故有此稱。今世稱人母多曰『尊慈』，自稱曰『家慈』，亦卽『哀子』之類也。

豤：客語謂忿怒曰『豤』。讀『k'ien』。案說文豕部：『豤，豕齧也（此字依段氏所補）從豕艮聲；』又匕部：『艮，很也，從匕目，匕目猶目相匕不相下也。』凡物不相下然後齧，是『豤』卽有忿恨之意，卽有求勝之意。曲禮上：『很毋求勝。』注云：『很，鬩也。』釋文：『很，胡懇反。』『豤』蓋與『很』同意。爾雅：『鬩，很也。』釋文：『孫炎作很，云相很戾。』左傳正義引李巡本，作恨。詩：『兄弟鬩於牆。』傳：『鬩，很也』正義曰；『很者忿爭之

名。』據此則忿怒之稱爲『狠』或『很』，實既由來久矣。

喊人：客語謂呼曰『喊』，呼人曰『喊人』。案法言問神篇：『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是知『喊』字漢時已有矣。

客家歌謠特別方音表（注音用國際音標）

1. 咁： kan 去聲
2. 緊： kin 上聲
3. 吾： yai 平聲
4. 你： ni 平聲
5. 知： ti 平聲
6. 錫： sia 入聲
7. 鉛： zen 平聲
8. 唔： uny 平聲（尾音）
9. 毛： mao 平聲
10. 乜： man 上聲

11 旨：may 平聲
12 釘：tay 平聲
13 吒：kie 去聲
14 核：k'ai 平聲
15 斷：toan 平聲
16 踢：liao 去聲
17 喙：tzoai 去聲
18 末：ma 入聲
19 分：puen 平聲
20 係：hie 去聲
21 有：p'ay 去聲
22 伉：fay 上聲

23 姶：ka 入聲
24 託：tai 入聲
25 蹼：piao 平聲
26 顱：na 平聲
27 賺(誘)tz'e 上聲
28 那：nai 去聲
29 喏：Za 平聲
30 佢：ki 平聲
31 靚：tsiay 平聲
32 嫲：ma 平聲
33 兜：tou 平聲
34 正：tzam 入聲

35 佢偣：tin toy 均去聲

36 壆：po 入聲

37 企：k'i 平聲

38 行：hay 平聲

39 𤸁；k'ien 上聲

40 邏：la 上聲

41 在：tsuai 平聲

客音雙關語

張祖基君所編的諺語格言韻編附有客音雙關俗語一篇。採集雖有所未盡，但亦有和客家歌謠頗發生關係的。故特為轉錄，附諸卷後。 編者識

壁上畫禾，——→高中（高種）。水打秧苗，——→不知那裏人氏（蒔）。半夜出世——→害人（亥人）。啞子彈琴，——→何使聲。駝背上山——→順勢。阿聾打炮——→浪浪散。啞子吃黃蓮，——→苦難言。瞎子檢倒銀，——→無眼看。赤掃啄雞，——→學懸（鶴懸）。火燒眼珠仁，——→着極。雞嫲拖鴨子——→浪蹶。賣糠頭，——→潤皮

（耀皮）。屎換糞，——→調皮（調培）。船載豬糠——→唔係貨。火燒竹筒，——→直報（直破）。啞老報喪，——→筆直。亞聾打鼓，——→不知懂（噇）。沙埧蒔禾，浪養（浪秧）。多指猜拳，——→出六。黃牛過河，——→各顧各（角顧角）。隔鞋搔癢，——→無些意思。蚊雕牛角，——→毛濕隙 。狗吠老虎，——→不知死。宋三老娣，——→送死（宋四）。雷槌打伯公，——→攪神。水浸伯公、——→良辰（涼神）。滑棍打伯公，——→精神。伯公生鬚，——→老神。倒社樹，——→費神（毀神）。伯公背綯牛，——→門神唔倒。甲字出頭，——→紳士（申字）。大字無橫，——→人事好。巴掌生毛 ——→老手。樓上睡目，——→高明（高眠）。市背擺攤子，——→外行。園背竹笋，——→外甥（外生）。油罌無耳，——→安樂（安縩）。蒲鐮耳——→生成。板蓋無栓，——→省城（省成）。猴辣擦，（一名猴總子）——→假事。飯甑糊對聯，——→眞事（蒸字）。半夜鷄啼，——→不知醜（丑）。隔山叫牛，——→難捱（難喔）。蚊蟲生脚，——→無比（無臂）。兩子阿公發齗齗，——→公孫丑（公孫醜）。城隍廟擺攤

子→鬼買。兩個四月，→難捱對。閏五月，→兩節。雙合門，→兩飡（兩閂）。三担牛，→膝頭（七頭）。棺材裏着白衫，→死好（死孝）。棺材裏老鼠，→食死人。棺材裏伸手，→死愛錢。棺材裏着屐，→死好高。稈掃柄，→隨便。爛橐椅，→隨便。半夜跟鷄，→遲焉。井裏撑船，→開交不得（開篙不得）。天井裏撑船，→難開交（篙）。雷公打交，→爭天。兩公婆打交，→少人手。叫化子打爛盌，→大敗。叫化子做太太，→唔曾想到。五更早担枷，→幸苦（星苦）。糞窖內食餅，→難開口。老月曆，→不管事。半夜供子，→摩更（摩羹）。松光火，→大量（大亮）。滿園蘿蔔，→淨頭。保長合藥，→死證。缺口咬虱，→對縫。缺口喊禮，→臭味（就位訛音）鹹菜落甖→多激（多結）。四兩蝦蟆→不是纖解（腥鷄）。矮人騎馬，→摹綜唔倒（摹鬆唔倒）。亞旦做女婿，→無嫌。沙垻追賊，→兩難。燈草織布，→浪心機。虎爪豆，→困人（暈人）。契哥生鬚，→老郎。油酥黃

豆，——→攪爽。菜刀斫老公，——→財主（劏主）。麥桿吹笛，——→小氣。高樹放鷂，——→大賺（大棧）。石壁上打不，——→倒賺（2）。和尚失却木魚，——→無槳（無敲）。沙塨裏湖鰍，——→發飲與。硫磺合藥，——→少銷（少硝）。缸架上睡目，——→棵杓樣。牽牛落甕，——→大把戲。老鼠咬棉紗，——→貫情（含臻）。鈀頭晒衫，——→差矣（叉衣）。雷槌撑碓，——→毛差（毛叉）。三文錢打鎖匙，——→毛差（毛叉）。火燒月曆，——→無日子。冇穀沈水，——→假精。水浸線香，——→變精。下衙告狀，——→無批。伯公墳前痾屎，——→神見。扶棍上山，——→即見（2）。斧頭落屎缸，——→財喜（劏屎）。伯公放屁，——→神氣。爛鍋蓋，——→過氣。羅漢要衣，——→唔使道（唔使套）。蟾蜍不咬人，——→脾氣得人惱。駝背子唱啫，——→起首便益（起首便一）。火燒鷄，——→無找。兩家心願，——→無爭。牛皮鞋，——→硬爭（硬踭）。屎缸門，——→懶答（懶搭）。閹猪𠴱，毛推（2）。合銅花邊，——→使唔行。久雨不晴，——→長樂（長落）。兩人共枕，——→雙頭。脚魚食齋，——→歸

→歸善（龜善）。細子着老人衫、→鉄場（特長）。駛牛不轉角，→大
田。欄河打不，→橫陂 。鯽魚破背，→唔當（魚當）。半夜使钁鋤，→陸
豐。狗合糯米，→毛變。貓拖髆巴，→唔得脫爪 。脚踏犁頭，→欺生（欺
鈺）。濃水角，→間談（間潭）。紙薄做衫，→滿身淨事（字）。十個嶺崗；
→久見。火燒鷄毛，→無氣（或無試）。對門吹笛，→鬥氣 。旁皮魚打
交，→駁喙。枯樹頭，→受補不得（斧不得）。爛仙橋→跌神。覡公師傅的
紅布，→包成（包神）。伯公打豚，→定神。突尾竹，→包倒。陳李濟藥丸，
→包好。落水担竿，→惹重。半夜食黃瓜，→不知頭尾。水上攤蓆，→
難明（難眠）。雪裏埋人，→久後自明（自眠）。棺材肃老虎，→嚇死人。菩
薩跌跛手，→費神（廢神）。高樓館的菩薩，→看人食。水底撈月、→枉費
心機。出錫痘，→大班（大瘢）。飯甑脚下煠茄，→爛熟。蓆底下乾蛩，→
唔刺。背後索荷包，→望後代。沙埧裏嘅死老→晒牙。半崗打失牛，→上嶺

下賴。棉花形，——→緊打緊鬆。石結鶯頭，——→硬斷。火窔上放桶箍，——→烟囱。月下晒硫磺，——→陰消（陰硝）。背上擦痒，——→倒找。（倒爪）戲台上老爺，——→全假。蠶蟲形，——→自家激自家。三盤芋子兩盤水，——→硬燴。銅鑼形，——→一時不打愛上塵。水涿石灰，——→想化來。伯公樹，——→唔曾講到（倒）。火筒無節，——→兩頭空。

註：文中有括弧者，爲雙關語中之直意，其箭頭（——→）所指者，爲暗射意。直意本爲張祖基君的原文所無。余意雙關語中若不註明直意，則不足以使人識其爲雙關，故特爲補入。但仍有數條，此刻尚未明其直意者，只好從闕。

徵集客家歌謠啓事

——客家歌謠研究會啓——

客家歌謠研究會爲幾個愛好客家平民文學的人所組織，成立僅可一年，還沒有什麽成績可說，不過但徵集歌謠的啓事，倒有可以注意之點，故特列爲附錄。

編者識

歌謠是民間的自然文學，是民衆一切情緒，或苦或樂，或喜或怒，所表現出來的唱聲。宇宙間只要有人類，便有他們的歌謠。

歌謠是民衆情感的產兒，從藝術的表現上看，她是一切文學的祖宗；從聲調的自然上看，她是各種樂歌的泉源。要是你有心研究詩賦詞曲的轉變問題，和一切樂歌的源流問題，或者對於文學樂歌，要想盡點創造的責任，那末你就不能不請敎於她，多多的同她親近。

歌謠又是時代和地方的產兒，各處民族思想的結晶。所以從歷史方面看，她是供人研究民俗，語音遞演嬗變的最好的材料。

歌謠又是最能促人感想的東西。『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從敎

育方法上看，她是能供人利用去增進教育效能的。

以上是說一般歌謠的性質和價值。現在再進言客家的歌謠。客家者何？乾脆一句話，客家就是環亘於閩、贛、粵三省交界地和廣西武宣、馬平一帶，以及四川隆昌、榮昌一帶地而居住的特殊民族，也就是比較上可稱最爲純粹的漢族。美人漢廷敦 Huntington 說得好：『客家者中華人民中之精華也。Hakka is the cream of Chinese people（見彼所著 Character of Races）細味斯言，也許知道我不是信口開河的罷。諸君試想，這種特別優異的民族，不消說，當然也有他們特別優異的平民文學。可是因爲有種種的關係，一不幸受了地域的限制，二不幸受了人事的摧殘，在昔雖有『行人採風』的制度，但他們的輶軒，却未能及於客家的地方。明、清以來，學者復因爲要提倡名教的緣故，認男女自由歌唱爲傷風敗俗的根源，把牠懸爲厲禁。其間雖然也有多少的文人如王漁洋、李雨邨、黃公度諸人等，在那裏收集，可是都因爲有旁的阻礙的緣故，未能收穫那完滿的效果。他們所以失敗的原

因，雖然非常複雜，但大體說來，總是以沒有恆久的團體爲最大的原因。他們收集歌謠並沒有具體的計劃，只要在市上見有現成鈔好的稿子，便把她轉錄在自己的集子裏去。沒所謂調查，也沒所謂採訪，而且各自爲戰，不能把同時各地有志採錄民歌的人都結合起來，分部去工作。所以他們的成績也就沒有什麼可觀了。

本會同人鑑於徵集客家民歌的不能單獨進行，所以有客家歌謠研究會的組織。自成立以來由各會員『分道揚鑣』，從事客歌的收集，而南中故舊又復能應其要求，源源賜之以各種材料，僅一年頭，已得到歌謠一千餘篇，這不能不算是一回堪以向故鄉友朋告慰的事。可是客家所儲的歌謠數量，乃是不可勝算的，僅這已經收集的一千餘篇，値不過滄海中一粟的一粟罷了。我們要想把整個的客家歌謠開採出來，還得下番百二分的苦力，而且還要聯合客家內外有心於平民文學的青年，共同向前工作，不然，則東鱗西片，縱然能略窺客家平民文學的消息，也不能知客家民族思想的結晶。根據這層理由，所以我們敢以十二分誠懇的態度，向故鄉的人士公

開的徵集客家歌謠，所願南中的兄弟姊妹，共贊其成，使客家的平民文學能與國內外之學者相接相見。一來可以表白客家的語言，風俗，使外人知其優異之點；二來可以供給文學家以種種材料，使其有特殊的創作產生，一舉而數益兼具，我想故鄉的兄弟姊妹一定樂於答應我們的要求罷。去罷，親愛的兄弟姊妹們，到平民的園地裏去罷！

要想嘗試花上的露珠，
且到平民的園裏去求；
要想嘗試王母的仙桃，
且到平民的園裏去眺。

徵集客家歌謠簡章

A 本會鑑於客家歌謠之富有價值，擬廣爲徵集採訪，編爲叢書，供國內外文學家，語言學家，音韻學家，民俗學家，……之研究。

B 徵集的方法：

1. 由本會會員各就其聞見所及分頭搜集。

2. 囑託客屬各縣官廳，各學校，各教育團體，文學團體，社會調查團體，代爲採集。

3. 由本會會員各囑其客家中交識代爲搜集

C 無論古今的客家民歌，一概收集，但現在已不通行者，當由採集人註明之。

D 採錄時應注意的事：

1. 字蹟宜清楚。

2. 歌謠中所含方言，成語，雙關語，歇後詩，當加以解釋。

3. 歌詞當存本來面目務勿加以潤飾，俗字俗語不宜改爲官話或文言。

4. 通行俗字或有音無字者，務宜以註音字母，或羅馬字母，或國際音

標，或舊式反切之法，注明其音，並詳釋其義。但有因別種情形不能詳註者，其稿務亦寄來，以便請人補註。

5. 歌謠通行之地當註明之，其關於歷史地理，或地方風俗之辭句，當註明其所以。

6. 歌謠之有音律節拍者，最好附注音譜，其爲遊戲者，務宜註明。

7. 錄寄之稿，務書明籍貫姓氏，現在住址，及永久通信處，以便將來叢書編成以後，酌量奉寄或通信討論歌謠問題。

8. 錄成之稿寄交北京清華大學羅香林君轉交本會

E 來稿一時因故未能編入叢書之內者暫存本會，以備將來取用，但有願即予寄還者，自當照辦。

F 本會同時附帶徵集歌謠以外的幾種客家平民的產品，其採錄法與歌謠同：

1. 故事

2. 傳說

3. 方言

4. 歇後語

5. 謎語

6. 雙關語

G 採錄歌謠人如有關於討論歌謠的文章願寄來本會者，無任歡迎之至。

客家歌謠研究會啓

十七年四月

附告——本會通信處暫由北京清華大學羅香林君轉